目錄學

目次

第二卷　歷史篇

第一章　目錄學的起源……五七

第五章 幾個特出的目錄學家……一二〇

第六章 西學輸入與中西合流……一三八

第三卷　方法篇

第四章　編目的方法……一九五

目錄學

第一卷　原理篇

第一章　目錄學的定義

確定了『目錄學』這個名詞的意義，方纔可以限定目錄學這部著作的內容。

先分析而後綜合，先考證而後說明，這是著作家的忠實態度，在這裏自然同樣地使用着。

所以現在先考證那構成這個名詞的幾個文字的本義，先分析那目字錄字學字的內涵，然後綜合起來，說明什麼是『目錄學』，決定如何寫目錄學。

第一節　目是什麼

『目』是什麼?

在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中，據殷虛文字類編，雖沒有目字，但有從目的字。例如

眾　甲骨文作

相　甲骨文作

鐘鼎文已有目字，形式和甲骨文相似。例如：

目　爰目父癸爵作

眉　戍都鼎作

相　寰鼎作

眾　完鬳作

由此可見目字本來祇是人眼外匡內瞳的象形，沒有別的意義。到後來，由象形變指事，纔由眉目的意義生出「節目」「條目」「凡目」「綱目」「書目」等意義來。這大概因爲動物的眼睛都是不止一個，所以把目字代表兩個以上的事件和東西。請看

公羊傳僖公五年：「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春秋繁露：『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

周官天官小宰：『師掌官成以治凡，司掌官法以治目。』

這可見單獨一個事件叫做『凡』，不叫做『目』；必有兩個以上，方纔叫做『目』。再看

禮記學記：『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木的最堅處，形式很像眼睛，所以古人把牠叫做目。木的目不止一個，竹的節亦不止一個，所以古人把紛紜繁多的事物叫做節目。再看

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這是目字最顯明的用例，後來便把這種意義正式叫做條目篇目了。例如

漢書劉向傳：『校中祕書，各有條目。』

漢書藝文志：『向輒條其篇目，』

校書而寫出條目篇目來，便是後來所謂目錄的目了。

第二節　錄是什麼

錄是什麼?

據殷虛書契類纂，雖沒有金旁的錄字，但有彔彔彔等字，這就是錄字的前身。牠的本義只是表示用刀錐在木版或銅片上刻字的形式。古代初有文字，沒有紙筆，有一種專門刻字的人，叫做史；他這種刻字的動作，或叫做『書，』或叫做『錄。』這本是我的臆見，不料古人已有先得我心的。

兒笘錄云：『錄者，彔之或體也。說文彔部；「彔，刻木彔彔也，」刻木必用刀，故或從金。隱十年公羊「春秋錄內而略外，」蓋古人文字著在方策，故謂之錄，即從刻木之義而引申之也。』

小學答問云：『凡言記錄者，籍爲刻木彔彔之錄，古者書契本刻木爲之也。』

所以錄字本來是一個動字，例如

公羊傳隱公十年：『春秋錄內而略外。』

禮記檀弓：『愛之斯錄之矣。』

後來就把錄出來的次第，叫做錄，變成名詞了：

周官職幣曰：『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杜子春曰：『定其錄籍也。』

國語吳語『今大國越錄。』註云：『錄，第也。』

再後纔把錄出來的東西叫做錄，例如

漢書藝文志；『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

梁阮孝緒七錄序：『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

劉向當時不過把『條其篇目，撮其旨意』的『錄』『載在本書，』奏聞皇帝，並不曾把那些『衆錄』別集成書，叫做別錄。後來纔有人從各書中抄集那些『錄』別成一書，因爲不在本書裏，別錄成爲另一書，所以叫做別錄了。因此，我們可知『錄，』就是那些『撮其旨意』的文章了。

第三節　目錄是什麼

目錄是什麼？

合目錄以成詞，大約起於西漢之世。

文選任昉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尚書有靑絲編目錄。』

可見劉向以前已有一書的目錄了。這種目錄是什麼體製，雖不知道，但既須靑絲去編，可知竹簡不在少數了。

漢書敍傳：『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

可見東漢班固已把劉向那些『條其篇目，撮其旨意』的文章叫做目錄了。

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注引別錄：『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

這兩句話今在列子的敍錄中，由此可知『目錄』不單指『條其篇目』的目次，實在包括『撮其旨意』的敍錄而言。我們現在雖然沒有方法看見劉向所校各書目錄的原形——因爲現在殘存的幾篇不一定是原形——不知他是否自稱目錄；但向以前既已有目錄這種東西，向以後他那些『衆錄』又被人稱爲目錄，我們還有什麼方法說牠不叫目錄呢？

最可笑的便是淸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目錄類小序：

『鄭玄有三禮目錄一卷，此名所昉也。』

四庫館裏的編修老爺竟不知目錄之名起於何時，可謂『數典忘祖』了。

第四節　目錄學是什麼

目錄成個名詞，雖已二千年了；目錄學成個名詞，卻不到二百年。據所我知，似乎始於一百四五十年前，——乾隆末年——有一位王鳴盛方纔說出來。請看他的十七史商榷：

『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古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

乾嘉以後，『目錄學』便堂堂皇皇地挂起招牌來了。在從前，是『有其實而無其名』；到這時，便正名爲『目錄學』了。但因爲是新起的名詞，所以有人反對。反對得最厲害的要算章學誠，他的信摭，很顯明地扯着反對的旗幟：

『校讎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爲推見古人大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絕學不傳，千載而後，鄭樵始有窺見，特著校讎之略，而未盡其奧，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讎者，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近人不得其說，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敍例同異，

當考辨者，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眞屬詫聞。且搖曳作態以出之，言或人不解，問伊書止求其義理足矣，目錄無關文義，何必講求？彼則笑而不言。眞是貧兒賣弄家私，不值一笑矣。』

在這裏，我們應該不要忽略了這一位學者的意見。我們要知道，自乾嘉以前，一般學者只承認有目錄這樣東西，不承認目錄這種學問，這種學問只叫做校讎之學，不叫做目錄之學。本來，在晉宋以前，目錄都由校讎而來，先有校讎而後有目錄，所以只有校讎之學而少校讎專門之書，只有目錄之書而少目錄專門之學。到後世，書籍日多，學問日分，目錄之學竟漸脫離校讎學而宣告獨立，這亦是勢所不得不然。但乾嘉時代一般目錄學家只知道注意『篇卷參差，敍例同異』『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當然是不識輕重，逐流忘末，怪不得章學誠要大肆譏訕了。時至今日，所謂『目錄學』又變了一個樣式；不但不注意『淵源流別，』而且不注意『行墨字句，』只是『部次甲乙，著錄名目，』亦居然叫做目錄學；假使章學誠至今尚在，他的驚怪抨擊更不知像什麼樣子了。

所以『目錄學是什麼』這個問題，委實不容易對答。若是崇尚時髦，說一句『講究編製書目

的方法的學問就是目錄學』似乎也可以了。但事實是不會這樣輕易的，學問是不會這樣粗淺的。我們必須根據古義，改正時弊，囊括全體，確定正義。我們認爲既然把『目錄學』稱呼這種學問了，便應該尊重目錄這個名詞的本義；既然目錄的本義是指篇目和敍錄兩樣東西而言，那麼目錄學便應該研究那兩樣東西，包括那兩樣東西才是。現在我姑且把古代目錄學家的意見參合起來，下一個定義：

目錄學者，將羣書『部次甲乙，』『條別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欲人卽類求書，因書究學，』之專門學術也。

若再用白話，說得更詳細點，就應該說：

目錄學這種學術，是把許多亂七八糟的書籍，一一考察牠的性質，分成許多種類，按照一定的次序，放在一定的地方，再編成一種目錄，使得看書的人先查目錄，可以知道書籍的所在，明白書籍的大概，決定應該看什麼書，應該在什麼地方找。這種目錄，不但應該有名目，把書的名稱，著者，册數，出版地點，出版年月，告訴讀者；而且應該有敍錄，把書的主要篇目，內容大

概，著者生平，版本好壞，等等有關係的事情，用極簡明的文字告訴讀者。使得讀者不但知道某書在那一類，某類有什麼書，而且明白某種學術應該讀什麼書，某種書籍值得讀，不值得讀。像這樣，才是目錄學的正軌。若不能辦到這樣，便不是目錄學。

第五節　如何寫目錄學

定義是這樣寫定了，我們將怎樣寫這部書呢？

在這裏，第一，我願意告訴讀者怎樣編目錄，怎樣用目錄，不但爲圖書館的館員說法，而且爲圖書館的讀者說法。第二，我願意把爲什麼要有目錄，目錄有多少樣式，目錄學有什麼目的，目錄學和各種科學有什麼關係，使得讀者明白這許多原理。第三，我願意把目錄學的源流演變，和牠的趨勢說個大概，使得過去的歷史可以留存，將來的發展可以預定。

因此，我把這本著作分成三個部分：一叫原理篇，二叫歷史篇，三叫方法篇。

第二章　目錄學的目的及功用

第一節　眞正的目的

目錄學的目的，是把繁雜的書籍編成簡明的目錄，使得讀者據目錄以尋求書籍，從書籍以研究學問。

有目無錄，不成目錄。目錄編得不好，不成目錄學。目錄學的目的，是要把目錄編得最完備，最明白，最方便，使得讀者人人能用目錄，以求學問。

有書而無目錄，不知讀何書好。有目錄而編得不好，不但不知書在何處，而且不知書是何等的書。所以必須先把目錄學治好，然後才可把目錄編好；必須目錄編得好，書籍才用得着。這就是我們要編這部目錄學的理由。

現代一般所謂目錄學家，只知道著錄書名，分別門類，把目錄學的眞正目的忘記了，把目錄的偉大功用削小了。我們現在要喚醒沉迷，轉變方向，使得目錄學能夠領導一切學術向新的未來世界前進，這是我們的主要任務。

第二節　對於圖書館的功用

當然，目錄的功用，在圖書館最顯著。圖書館若沒有目錄，比沒有鑰匙還更苦。圖書館有目錄，至少有三種用處：

第一採買時，可備查考。假使要買一本書，必須先查一查目錄。看看本圖書館有沒有這一本書；若有了，自然可以不須買；若沒有，就買。但是，同樣的一本書，也許版本不同，內容不同，著者譯者不同，完備的目錄能夠詳細的告訴圖書館員，館員須把名同實不同的書採買。

第二閱覽時，可備稽尋。讀者要借看某一本書，倘使沒有目錄，將不知從何處尋找。他們或者只知道書名而不知作者，或者只知道作者而不知書名，或者只知某種科學大約有某種圖書而不能確知其詳，這都仰賴圖書館員的解答或指示，倘使目錄不詳細，館員亦無法勝任。惟有完備的目錄，方才可以解決繁雜的問題。

第三插架時，可備依循。若無目錄，成千成萬的書籍，應該如何順序插架呢？亂雜無章，自然有書而不得書之用；插架而不作目錄，也不是辦法。惟有把插架的次序和目錄的次序統一，然後一查目錄即可知書在架上何處。

第三節　對於讀者的功用

讀者進圖書館，若沒有目錄或不懂目錄的用法，祇覺得滿目琳琅，不知所擇，縱使想看某書，亦無從取得。所以圖書館必須編好目錄以指導讀者，讀者必須懂得目錄的用法以利用圖書館。

豈但進了圖書館用得着目錄？無論那一個讀者，誰都有幾本書，少的幾十册幾百册，多的乃至幾千册幾萬册，每人都有一個小圖書館。那許多書若是隨便亂放，用起來是不容易一找就得，往往須費很多的時間，實在不經濟。所以無論有書多少，都應編好目錄。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目錄就是讀者的器。目錄對於任何讀者的功用，和對於圖書館一樣。至少也有三種用處。

第四節　對於作者的功用

這裏所謂作者，是指一切學者——如文學家，哲學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而言。今日以前的目錄，最多只能對於讀者盡點指導之責，而對於作者則不能多所幫助。這是因為目錄學沒有進步，並不是目錄本身沒有用處。其實，理想的目錄一定能多多幫助作者，使他可以隨意獲得參考資料。我們不能因今日的目錄不夠作者使用，便說作者和目錄沒有關係。

第五節　對於藏書家的功用

藏書家和圖書館不同，他是不大公開的；但其需要目錄卻是一樣，因為沒有目錄便找不到書，這是不必詳言的。

第二章　目錄的種類

有一書的目錄，有羣書的目錄。有私人藏書家的目錄，有公共圖書館的目錄。有史書的目錄，有方志的目錄。有考訂家的目錄，有彙刻本目錄，有為特種人編的目錄，有鑒賞家的目錄。功用和目的不同，種類和體裁亦跟着不同。

第一節　一書的目錄

最古的目錄只有一書的目錄，他不在一書的前面而是在後面。這是因為古代用刀在竹簡上刻字，刻成一簡，就穿一簡於繩上。積少成多，連成一貫，全書刻成，才刻目錄。所謂「尚書有青絲編目錄」便是。這些目，最初大都只取每篇第一二字，如

論語，第一篇，第一句，是『學而時習之，』便把第一篇叫做『學而第一。』其他各篇仿此。後來，劉向校書覺得這樣太無意義了。才照各篇的內容，各各提出二個可以統括全篇意義的字，來做篇目，例如

荀卿書，第一篇是勸人爲學的文章，便把牠叫做『勸學篇第一。』其他各篇仿此。

一書的目錄像什麼樣子呢？我們且舉劉向的列子目錄做例：

『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

說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這便是一書目錄最古的形式，也是最好的標本。試分析牠的內容，有下列種種；

（1）這一書的篇目及其次第

（2）複本錯簡錯字的說明

（3）作者的生平及其學術

（4）這本書的要旨及其優劣之點

（5）這本書的流傳及其影響

這便是一書的目錄的最初典型，二千年來的目錄學家都不敢超軼這個法則，也沒有比他更完善的體例產生。而且以後著書的人也跟他的榜樣，自己的著述完了時，也寫一個目錄在後面，如論衡便是。鄭玄的三禮目錄也可說是這一類。

第二節　羣書的目錄

羣書的目錄不能像一書的目錄那樣詳細，只能把書名作者篇數版本及其內容大略的記錄出來，牠包羅許多書籍，自成一編，不附在各書之後。最初是『別集衆錄，謂之別錄』並作專門著述；後來才另起爐灶，別立門戶。最初是有目有錄，後來是有目無錄了。（請參看歷史篇）

第三節　私人藏書家的目錄

藏書家的目錄比羣書目錄多了一項收藏地點，編號插架，以便檢尋。這種目錄或依收到的先後為次序，或依經史子集的舊規分類，大都是寫成一本帳簿。要找一本書，須腦中先知他是那一種類，然後去翻那一類的目錄，照着號碼，去尋找書籍。這只是便於收藏，不便於尋檢。

第四節　公共圖書館的目錄

圖書館的目錄不能和藏書家一樣簡單，必須具備那幾個條件：

(1)使得已知書名的人一翻目錄便可尋得該書。

(2)使得欲治某種學科的人可以照着目錄去看書。

(3)使得讀者能先知該書的大概及優劣。

(4)使得已知著者姓名的人可從目錄中翻得該著者的著作。

(5)使得後來收到的書可以隨時加入目錄中。

這是最要緊的條件，此外還不止此，所以圖書館的目錄需有種種不同的樣式，方才可以滿足讀者

的需要。（這點須待第三篇講目錄的編法時詳細敍述。）

第五節　史書的目錄

史書中，漢書最早有目錄，他把七略別錄摘要補充，以時代爲範圍，並及於著者，簡括得很。例如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繼漢書而起的，是隋書經籍志，是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道佛附見內容亦簡括而明瞭。嗣後各史大都有繼作，然其內容體裁概係仿自隋志；明清人補做的，亦非常之多，正史所沒有的，差不多均有補作，體例亦仿自隋志。惟曾樸之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考十卷，係分六藝記傳子兵文翰數術方技

道佛七志爲特出。

第六節　方志的目錄

一地方必有一地方的文獻，一地方亦有一地方的地方誌；大部份地方志中，都有藝文略，寫該地方的著作。最有名的是章實齋的和州志中藝文志，它在目錄學上是非常有貢獻的；可惜只成一部份史紀方面。其餘則大部是一種簿錄格式；其分類亦概係依照四庫分類的，在書名下亦有一篇略的敍述，有的將存沒序出，有的只寫著者，如光緒杭州府志之藝文志：（係吳慶坻主稿）

「藝文　江海之英，湖山之靈，百家濫觴，叢華稡馨，錚塵不辟，臭蠢畸靈，蒐之集之，爲述造型，斗宿煜煜，光芒上經，述藝文志第二十八。

經部

王弼易二繫注　齊太學博士鹽官顧歡景怡撰

易講疏十六卷　梁五經博士錢塘褚仲都撰

集注周易一百卷　梁侍中錢塘朱異彥和撰梁書異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佚此七條所題未知所本舊府志作周易集注今仍乾隆志

……………………

右易類」

此外，又有專爲一地方作藝文志，獨立成書的，最著名的是孫詒讓的溫州經籍志。

第七節　考訂家的目錄

考訂家目錄，就一種書加以詳細的考訂，是否眞著，或僞作？何時出版，何處出版，中間有別人增作否等等？考訂家均一一加以硏述，就書論書，不附主觀；現代存的，如錢曾讀書敏求記，朱彝尊經義考等等均可歸入此類。今舉朱緒曾之開有益齋讀書志易考作例：

「易考二卷，續考二卷，周易篇第萬載李榮陛撰。首列定位圖序卦平較相錯相合右旋四圖雜卦歸乾圖據乾鑿度密義作易，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以繫王命之端，且史記司馬季主，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定爻辭，文王作，非周公雜卦，末章八卦皆不對，虞翻謂大過死象而兩體夬姤，故次姤終夬言君子之決小人也，更取項安世玩辭以訂之，莧陸取吳草廬說文莧山羊之義，陸即道也，孟子言躡跡之道，更取金幼孜北征記，野馬黃羊有道，其寬其直，過于人爲以證之。干西河易

小帖仲氏易時闢其謬。續考乃未定之草，不取先天後天，依經名之爲定，位圖出震圖篇第參取，依費直本但逐卦先經，後傳爲小異。」

第八節　彙刻本書目

彙刻本的書目，將各種叢書彙刻的目錄，列在一起，以便吾人的找尋，其內容簡括明瞭，不以性質分，只以書總名分。今舉顧修的彙刻書目中的一種作略例：

「相臺岳氏本五經　宋岳珂校刻凡九經三傳每卷末有木記曰相臺岳氏刻梓家塾或曰相臺岳氏刻梓荊谿家塾爲長方橢圓亞字諸式具大小篆隸文　國朝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重刻五經每卷各附考證同治十二年金陵書局翻刻　殿本又嘉慶道光間貴陽廣州成都皆有翻刻

周易十卷　王弼　韓康伯註

尚書十三　孔氏傳

毛詩二十卷　鄭氏箋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杜氏註

附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春秋年表一卷

禮記二十卷　　鄭氏註

第九節　爲特種人編之目錄

書籍浩如瀚海，盡讀勢所不能，因此有選擇某某幾種人閱讀用的書籍的目錄，如龍啓瑞經籍舉要以及梁啓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等等均是其分類各家不同，今舉浙江省立圖書館編印之民衆用書舉要一部份爲例：

「國學之部（分工具及方法用書，參考用書，史學哲學思想，思想史及學術史，制度史，技術，文學文字學等九門。

工具及方法用書類

康熙字典　清康熙官修通行本上海同文書局積山書局點石齋書石印本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新字典　陸爾奎等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華大字典　歐陽溥存徐元誥等編　中華書局出版

辭源 陸爾奎等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國語正音字典 趙元任定音 趙鑒編輯 商務印書館出版』

第十節　鑒賞家的書目

鑒賞家的書目，卽是善本書目，如天祿琳瑯書目，卽是最明顯的代表；內容不以性質分類，而以年代版次分類，每代以經史子集爲次。『僅止一種，正如吉光片羽，增重書林；至明朝宋鈔，雖非剞氏之舊，然工蟄精確，亦猶昔人臨書法書以唐臨晉帖爲貴，均從選入』『同一書而兩槧均工，同一刻而兩印各妙者』亦均收入。體例『首舉篇目，次詳考證，次訂鑒藏，次臚缺補，至考訂於鋟刻加詳，與向來志書目者少異』編次者爲于敏中王際華梁國治王杰彭元瑞董誥曹文埴沈初金士松陳孝泳等十八人。現錄其一則於下：

『宋版經部

周易 一函 五冊

上下經六卷，王弼註，繫辭以下三卷，晉韓康伯註，略例一卷，王弼著，唐邢璹註，俱唐陸德明音義：

共十卷。

是書不載刊刻年月，而字法圓活，刻手精整，且於宋光宗以前諱皆缺筆，又每卷末詳記經註音義字數，宋版多此式，其爲南宋刊本無疑。

琴川毛晉藏書類以甲乙爲次，是書於宋本印記之下，復加甲字印，乃宋槧之最佳者。晉元名鳳苞，字子晉，蘇州常熟人，好古博覽，構汲古閣，藏書數萬卷，刻十三經十七史古今百家之書，手自校讎，僮僕皆能鈔書，著述甚富，見蘇州府志。

宋本　甲　朱文一卷　毛晉之印　朱文卷一卷四卷六　毛氏子晉　朱文卷一卷四」

第四章　目錄學與各種科學的關係

第一節　目錄學的基本知識

宋鄭漁仲作校讎略，闡發目錄的用處，不單單在部次甲乙。他說：「學之不專者，爲書之不明也；

書之不明者，爲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章實齋深體此志，對於簿錄式之目錄，極爲攻擊。「古人著錄，不徒爲甲乙部次計；如徒爲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敍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見章著校讎通義卷之一）這種說素，雖有點與學術史相混，並且亦不易與書志書史等分開，但目錄學之難治，目錄之難編，卻是無可疑義的。

圖書是人類知識的結晶，而目錄則是開放人類知識結晶的鑰匙；假設沒有鑰匙，吾人就不容易得其門而入。圖書又如一個偉大的博覽會，其中任何物件都有陳列着，目錄則如博覽會的場地圖。假使我們沒有場地圖來指導，即不容易找到吾人所需要的，雖然輾轉詢問，或許也能找到吾人的目的，但時間的消費，就不可計算；又或如場地圖有錯誤，則亦能使吾人陷入迷途。因此，編目的人，責任是非常的重大，而他的工作又是需要有充分的學識的。

目錄既是開放人類知識的鑰匙，因此，一切人類知識的表現，治目錄的人均須有相當的瞭解。

換言之，一切學術，科學的或非科學的，均是治目錄學的人所必須知道的。亦即一切學術，均是目錄學的基本知識。雖則對於各科學術，並不須要有如何精深的研究，但對於各科的外包內涵最基礎的知識，治目錄學者必須明瞭。最低的限度，對於一科學術，它說明什麼？它屬於何類？它與何科有關係？它包括一些什麼？它在學科上的地位等等，治目錄學者必須毫無疑義的能夠知道。

現在目錄學的內涵，雖已與鄭樵等所說的不同，但在做開放知識的鑰匙一點上，吾人卻不能貿然從事。稍一不愼，就易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的。研究其他科學在乎精，而在目錄學上則在乎博。譬如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對於什麼叫哲學上的認識論，什麼叫實在論？倭鏗（R. Eucken）是什麼時候的人？主張什麼？等等均不知道，不失其爲一自然科學者；但是治目錄學卻必須知道，否則就要鬧成笑話了。我在此地，並非主張治目錄學者應知道人類一切的學問，自非聖人，又何能聞一知百？但知其大概，卻是必需的。

上段我只是指治一般目錄學的人說法，假如治一科一門者，則自然不需要有此種廣泛的知識，如法雲之閱藏知津四十八卷，白雲霽之道藏目錄詳註四卷等等，雖則一個是和尙，一個是道士，

但均不失其在目錄學上之地位。可是，現在卻微有點不同。自從西洋文化傳入中國後，中土憑空地生出了許多非本有的學問；設如今人治目錄學者，對於新興的學科貿然不加注意，仍然傾倒於經史子集四部中，則一生一世不能發現新事物，不能跳出古人已做好的圈中。因此，在現在研究目錄學，舍古人已經指示出的途徑外，尚須自己找途徑；舍明瞭百科的初步知識外，尚須明瞭幾種與目錄學有關的補助科學，及應該研究的幾種基本知識。

目錄學的基本知識，首先被吾人引用到的，就是『校讎學』。『校讎學』是什麼？御覽六百十八引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誤謬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惟此處所謂；僅指校讎二字的意義，原不說校讎僅在審定文字的異同而已。實際上，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其所含的意義，舍比勘文字的異同外，尚含有蒐集圖書，辨別眞僞，考訂誤謬，釐次部類等等手續在內。范希曾所謂：『故細辨夫一字之微，廣極夫古今外內載籍之浩瀚，其事以校勘始，以分類終。明其體用，得其總理，斯稱校讎學。』實卽指廣義的校讎學而言。在這個涵義下，目錄學只是校讎學的一部份。不過，學術愈進步，其分類亦愈精細。今之所謂校讎，往往只指劉氏所說一面。所爲目

錄學之基本知識一種者，亦是指此涵義而言。

原來，目錄學最重要的一部工作，就是分類編目。這在古今中外之目錄學著作，均是着重於此。所謂分類編目，可說是目錄學的靈魂。在這兒，目錄學之需要校讎學，意思就非常明瞭了。

在第一章目錄學的定義中，吾人已經說出目錄學研究的對象，是點什麼？假設不知道校讎學，試問對於著者生平，版本好壞，敍錄等等，又何從而寫作。因此，對於校讎學的知識，是吾人研究目錄學第一種的基本知識。

第二，吾人要討論到的，是圖書館學。目錄學與圖書館學兩者的關係，亦是非常密切的。研究圖書館學的人，必須深徹地明瞭目錄學；同樣，研究目錄學亦必須知道圖書館學。在中國過去，是沒有什麼圖書館學，所謂目錄學，往往就是圖書館學；吾人觀上述范氏之說明，亦可想知一二。所謂圖書館學，指一切有關於圖書館的學科而言。當然，目錄學包括在內。但在目錄學的領域上，例如某種空間，應編製某種目錄，在某種人的需求下，應編製某種圖書目錄等等，設對於圖書館學沒有相當認識的人，就不易善其事。對於這兩者的關係，吾人當在下章詳論。

第三吾人要討論到的關於目錄學的基本知識，就是書史學（Literary History）書志學（Bibliography）與書目學（Catalogue）。在過去這四者關係，往往被人混而爲一，如鄭樵：『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章學誠：『卽類求書，因書究學』等等，都未免將上述四者混而爲一。固然，目錄學亦包括書史書志書目的一部份，但其中究尙有不同點。這四者研究的對象雖同爲『書』，但其功用宗旨則均不同。『書史』是指研究學術的發展，討論著者的思想，『書志』是泛錄書籍的目錄，記載圖書的歷史或表著圖書的內容，而并不限定於一家一室之藏書。『書目』是紀錄某處所藏書，不論詳細與否者均是。福開森（J. Ferguson）說：『書目者，列舉一實地圖書館或藏書的內容，而并不計及藏書的多少。書志則凡世上所有的某種書籍均記述之，不論其藏於何處；除出書籍本身的特點外，并紀及其內容。書史則討論從來關於某問題的著作，推究著者同其所發表的意見，而并不討論其所賴以表見的書籍。』從上所論，可見這三者各有其一己的目的與功用。而目錄學則對於這三方面均須加以討論，雖則其所討論到的，不能如其本身之詳細。目錄學者對於這三者，均須有豐富的知識，深澈的了解。

在目錄學的定義中，吾人已可覩到目錄學所要討論到的，有些什麼。所謂敍錄篇目等等，分則變成書目書志等，合則成爲目錄學。最顯明的例，如閱藏知津，可說是書志，商務印書館圖書彙報，可說是書目，而劉向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則其中包括書史的一部份。因此，這四者的關係，吾人可圖表如下。

目錄學
書史
書志
書目

從上表，吾人可知書志書目書史有一部份在目錄學的範圍內；但其本身卻仍能獨立成爲一單獨的集團。再可以說，前者是綜合的藝術，而後三者則是分析的藝術。

第二節 目錄學的補助科學

上節吾人所提出的，是目錄學的基本知識，換句話說，亦可說是組織目錄學的幾種因子。此節所要討論的，則是目錄學的補助科學，換句話說，是與目錄學成立有關聯的幾篩科學。

佔目錄學上補助科學第一個位置的，就是論理學，亦即就是邏輯。這兩者關係，初看似乎不相關聯，但仔細一考察，可知目錄學的成立，於論理學的運用，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原來，論理學最重大的效用，是訓練我們的腦筋系統化，科學化。換言之，亦即是使吾人腦筋有組織的能力，有分析的能力。那末就可以知道，這對於目錄學的成立，關係是如何重大的了。中國一向就有目錄的知識了，爲什麼到現在目錄學才成立，這就因爲中國一向缺之論理學的訓練。目錄學上最大而又最要的一點，就是編目時不要左扞右格，前矛後盾；每一部書能歸入他的『絕對位置，』這就非有精細而系統的頭腦莫辦。因此，吾人認論理學是目錄學一種重要的補助科學，在理論上是非常精當的。

次之，就是歷史學。歷史學最大的一點，是告訴吾人以進化及演變的觀念；并且又告訴吾人以因果的關係。目錄學上討論分目的標準與規程時，就不得不着重在歷史的觀念上。例如如何從六藝而變為七略？從七略而變為四部？從四部又變而為王氏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假如沒有歷史的觀念，吾人即不能明瞭其中變遷的因果。又如吾人做敍錄時，如不知道著者當時的環境，當時的思想，吾人亦即無從着手。類此諸觀念，在目錄學上的地位均是非常重要，而其成立，又均係特乎歷史學的觀念。由此，可見目錄學之有待乎歷史學的補助，地位是非常之多的。

歷史學之所以成為目錄學的補助科學，為治目錄學者所必須研究的，舍上述諸點外，尚有一點，那就是文化史的關係。歷史的內涵，是非常廣大的，大概分起來，可分為通史與文化史二部。文化史所研究的，包括一切社會活動在內，目錄學的演變，亦即變成為文化史的一部落。所謂目錄學的演變，實無異於人類知識的演變；而人類知識的演變，與當時種種文化的丕變，又互相為因果。因此，治目錄學者，對於文化史的演變，又是不可少的知識。其他如印刷術的進步，對於目錄學的發達，關係又是非常密切，在文化史上亦已敍述到。

最後的補助科學，被吾人所討論到的，是檢字法。檢字法之成立，只是在中國字的領域內。而它究能成為一種目錄學否則亦在疑似之間；然其對於吾人，不失為一重要的知識，則是確定的事實；而其成為目錄學的補助科學，亦是無可疑義之結論。原來，中國字因為其組織法的特殊，始終沒有一定的排列法。即如康熙字典係從梅氏字彙而來，而其排列，亦有不同之點。其他說文等排列法之不能普及，又是必然。近年來，關於檢字法的研究，已有七十七種之多。因為在各方面上去觀察，漢字的排列如何？影響均是非常重大的。在目錄學上尤其是顯明。因為著者目錄，書名目錄等等，如沒有適當的排字法，在檢查上不知要發生幾多麻煩；因此，在討論目錄學的過程中，檢字法亦是一種重要的對象。至於何者始成為良善的檢字法？在現在各種方法中，以何者為最善？吾人將於第三卷特設一章詳論之。

第三節　目錄學有關的科學

所謂「目錄學有關的科學」者，指該種科學在討論目錄學中，應被吾人注意到；但既非目錄學的基本知識，亦非目錄學的補助科學，只是有關聯的科學而已，如同社會學之與心理學的關係

一樣。

在第一節中，吾人說任何人類知識的表現，治目錄學者均須有相當的明瞭；在此地吾人將進一步討論何者與目錄學的關係比較關切；不但編目分類時須加注意，就是研究時亦須加以注意。

首先吾人所討論到的，就是教育學與目錄學的關係。進步的目錄，不但告訴讀者，某書在那一類，某類有什麼書，并且告訴讀者，某種學術應該讀什麼書，某種書籍値得讀，値不得讀。在這方面，就與教育學的宗旨相同。著者以爲圖書館是社會教育的一部份，而目錄學則是使圖書館變爲社會教育的一種原動力。圖書館之所以成爲活的，亦即在乎目錄能予人以便利。因此，在研究目錄學中，應隨時注意到教育，着重在教育。不要使目錄學變成爲一種裝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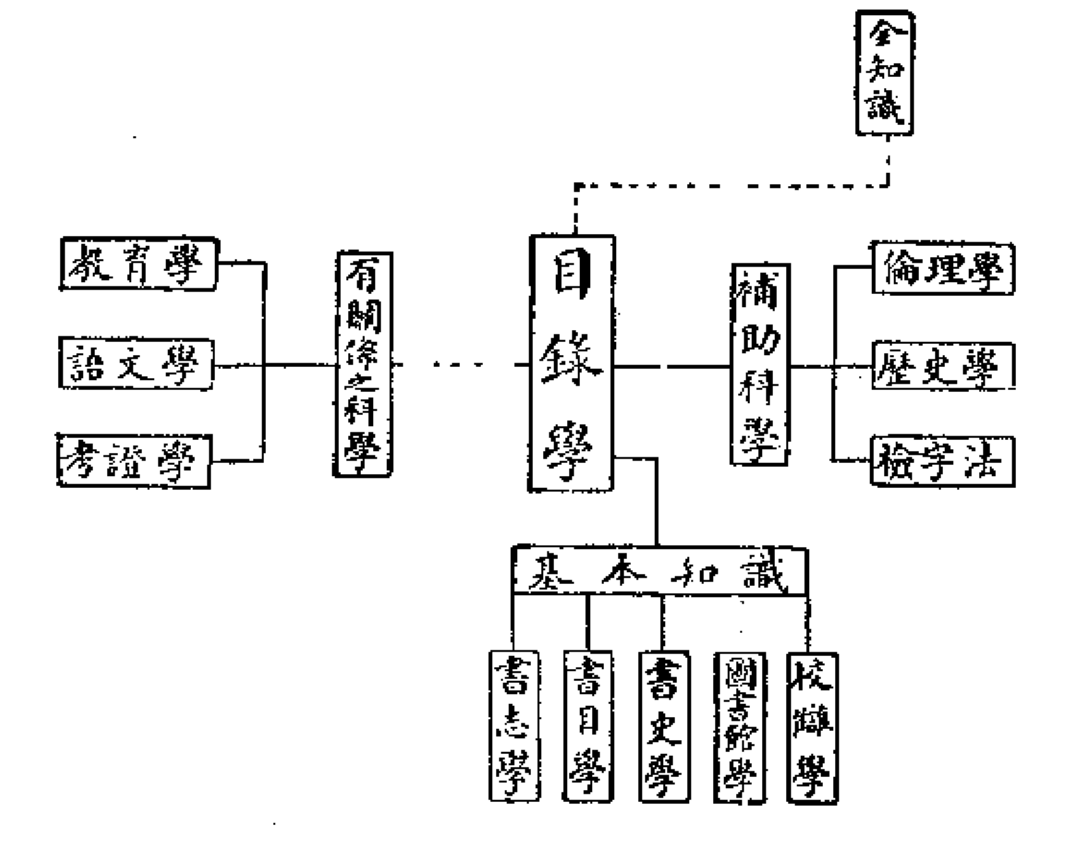
語文學與目錄學的關係，亦是非常重要的。在機械能力縮短人類時間觀念與空間觀念的現在，只懂本國文字已不能研究任何學術了。目錄學雖係中國本有的學問，但自西洋文化傳入後，其內涵已經有了顯明的變動；何況東西文化在極度交輸的今日，如不明瞭二三種外國文，又何從而編目？又何從而分類？至於字母的排列等等，又均是語文學上的問題，因此，研究目錄學，對於語文學

亦須加以相當的研究。

在此地有一點須加以聲明的，就是知道外國文，亦可說是編目錄時所必須有的知識，爲什麼不在討論補助科學時討論？在這一點上，吾人要知道，懂幾種外國文，雖然是目錄學者所必須要的知識，但它與目錄學的成立卻並沒有直接的影響；它只是目錄學者一種工具而已。因此吾人將它歸入本節去討論。

考證學與目錄學亦是有相當關聯的。吾人編目時，如對於某書，不能眞確地明瞭其是否某人所作？或者不明瞭其是何人所作，在這種處境下，考證學就有非常重大的用處。例如，漢武帝內傳相傳是班固所作，吾人編目錄時，假使相信此說，將他列入漢人小說類，將使後者對於當時臣下之能如此亦裸裸的誹謗君上，發生懷疑。又如古詩十九首，設相信傳說，以爲是漢代人所作，編目時列入；則後之閱者，對於詩的進化，亦將以爲奇跡。類此者不知道有多少。——此則必須有賴於考證學。關於此點，姚際恆的古今僞書考日本島田翰的古文舊書考等等，均是有用的書籍。

綜上所述，吾人可將目錄學與各種科學的關係圖如下表。


全知識
目錄學
教育學
語文學
考證學
有關係之科學
補助科學
倫理學
歷史學
檢字法
基本知識
書志學
書目學
書史學
圖書館學
校讎學

第五章　目錄學與圖書館

在上章已約略提起過目錄學與圖書館學的關係。在圖書館中，最繁重而複雜的一部工作，就是分類編目；而目錄學效用最易表現出的場合，即是圖書館。因此，兩者的關係是非常密切而互行。圖書館如沒有目錄學，如盲人騎瞎馬，結果將不知所云。在下面，吾人將這關係，略為敘述一下。

第一節　圖書館是什麼

圖書館是什麼？

古代對於圖書館的觀念，當然隨時代而失去效力；現在所謂圖書館，吾人可用下列的字句去回答。

圖書館者，是教育之一部，以科學的方法，蒐集有益的圖書，幷隨着大家知識的需求以最經濟的時間，供自由使用的地方。（見女子書店圖書館學）

從上述的涵義中，吾人可知道，現在圖書館，其中一個特色，就是能隨着大家知識的需求，以最

經濟的時間，供自由使用。在這兒，吾人想稍加以一點解釋。

圖書館在今日已變成爲社會教育的利器，假設館中有什麼書？外面人不知道；閱者需要那幾種書？館中不能很快的回答；又如閱者研究某種學科，不知道館中有幾種關於某科的書等等，則圖書館，實際上仍不過是一種藏書樓而已。以最少的勞力得着最大的酬報，在圖書館中同樣須被應用到。要想達到此種目的，目錄學就是唯一的器具。

第二節　目錄是圖書館的代表

在過去有一般人，以爲圖書館中的編目錄，未免太耗費金錢，就延時日；在他們以爲祇要幾個有學識有經驗的辦事員，熟知圖書館中的藏書，知道圖書館中的辦法，便可以回答閱者的詢問，遊刃有餘了。這種說法到現在尚有一部份圖書館如此。要知道館員有什麼力量能夠記憶所有的藏書？即使能夠如此，日後解職以後，新來的館員又何以能勝任？由此可知，圖書館最好的代表，只有目錄。

每一閱者，跑進圖書館去，都逃不出下列幾個問題：

一、館中有某書嗎？

二、館中有某人所編著的某書嗎？

三、館中有某人的各種著作品嗎？

四、館中有關於某科某事的書嗎？

五、某書在什麼地方？

六、館中有關於某事的書目和傳記嗎？

七、某類的書有那幾種參考科目？

八、某書有幾册，有幾頁，什麼地方出版，何時出版。

九、某書有譯本或注釋本嗎？

上列種種問題，如有完善的目錄，就可以很簡明的回答閱者。至於目錄對於圖書館的功用，閱者可翻閱本卷第二章第二節。

第三節　圖書館需要那幾種目錄

圖書館需要那幾種目錄?

在上面討論目錄的種類時，已經舉出了許多種的目錄。圖書館中當然不需有這許多種。據一般人的說法，圖書館中所應該編置的，至少有下列五種：

一、書名目錄　每一本書，必有一個書名；我人找書的時候，大半是靠書名去找的。在閱者問某本書的時候，有書名目錄，就可立時知道了。

二、人名目錄　亦卽就是著者目錄。每一本書，必有一著作人，不問其是人名或團體名，做一種或者做數種，每一著者每一種書必須給他一個地位。使閱者知道某人所著的某種書有否，並且使閱者知道某著者所著的別種書。

三、類名目錄（卽標題目錄）　吾人到圖書館中去，並不一定要看某書，或者某人的著作；只要看關於某種的書籍，那就需要有類名目錄了。但在這裏有一點須加以注意，所謂『類名』與分類表上的『類目』是不同的。例如：分類表上有『其他』，『雜類』等等名稱，但在類名目錄中就不能應用了。因此，圖書館中尙須要有『類名表』的規定。類名表是根據檢書人的需要，將書籍的

內容，根着分類的名稱而編成。而類名目錄中的主名標題，即係根據於此。

四、分析目錄　圖書館中不但有單行本，並且還有叢書。叢書的內容，往往包括各方面，包含許多著作在內，假若不一一分析編目，檢書人就無從着手。因此必須要有分析目錄以濟其窮。即使是單行本的書，內容複雜的，亦須要用分析目錄。如楊杏佛講演集，中國今日之重要問題等等，或則一本書包括許多內容，或則包括許多著者。在這種書中，亦必須有分析目錄，因爲有此才能使圖書館內各書的內容，充分地在目錄內表現出來。總之要使『地無棄材』才好。

五、分類目錄　本目錄在圖書館方面，有兩種功用：對外的功用，可以使閱者找到某大類的書籍，不但同類的書，排在一起，即是各類相近的書，也排在相近的地方。如各圖書館以十類分置的目錄，就屬於此。對內，可以減少管理的手續，有人亦叫做排架目錄：如某種書籍已經借出，在排架目錄中一檢即可知道了。因此，可以說是書架的縮形。

第四節　圖書館需要那種形式的目錄

圖書館需要那種形式的目錄？卡片式還是册頁式？現在一般進步的圖書館，一般圖書館學者

都是採用卡片式的目錄。當然，卡片式的目錄，任何方面都比册頁式便利。例如圖書館中年年置備書籍，册頁式目錄年年卽須增訂；又如某書失落，某書在册頁中卽須塗除等等麻煩。在卡片式的目錄卽可免除，又如在經濟方面，卡片式亦較册頁式爲省。但著者以爲圖書館目錄固然應當以卡片式爲主；但册頁式目錄亦間有置備的必要。例如精本書，絕版書，善本書等等，在著者就以爲必須有册頁式的目錄以說明。而流通圖書館之需要置備册頁式的目錄，理由亦是非常明顯。

圖書館不但爲一般人求知識的地方，亦是專門學者研究的場所；不單是適應於特殊人的應用，並且須適合一般人的應用。在這個觀念下，我認爲册頁式的目錄就須置備。原來，在圖書館的分類常識未普及於民衆以前，一般人的進圖書館，並不能充分利用卡片，可以說，他們在踏進圖書館以前對於要閱何書，可說毫無決定。胸中本無觀念，影像何由而生。對於卡片既乏常識，對於書籍又無影像，又何從而『閱覽』。如置備有册頁式目錄，在『亂翻』之下，或許能發現寶藏。這理論在通俗圖書館鄉村圖書館等地方，尤其是眞確。企圖鄉人的來館借書，如沒有先給他以影像，是不可能的。現在都市中有許多大圖書館，只成爲城市人的裝飾品，此或是一因。

所以著者在本節中主張，圖書館中的目錄固然應以卡片爲主，但亦應間以冊頁式目錄，如四庫全書就必須用冊頁式目錄。而鄉村圖書館，通俗圖書館，流通圖書館，在現在則反應以冊頁式的目錄爲主。

第五節　目錄卡如何排列

在採用冊頁式的目錄的圖書館中，其排列的方式，大都係根據類別而排列。如杭州兩浙鹽務中學的圖書目錄，係根據王雲五氏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編製，而其排列，即係根據類號。排列如下：

目　次

000	總　類
010	目錄學,書目
020	圖書館學
028	讀書指南
029.6	校勘學
030	百科全書
040	叢書叢輯
±041.9	中國學術史
070	新聞學
100	哲　學
101	哲學功用
102	哲學概論
104	哲學論文
109	哲學史
++110	中國哲學
++110.9	中國哲學史
++111	易　經
++112	儒家哲學

〇〇〇 總類

〇一〇 目錄學，書目

$\frac{+010.1}{1133}$ 書目答問 二冊 張之洞

〇二〇 圖書館學

$\frac{020}{3474}$ 圖學ABC 一冊 沈學植

〇二八 讀書指南

$\frac{028}{8733}$ 修學指導 一冊 鄭宗海

〇三〇 百科全書

$\frac{030}{0046}$ 新文化辭書 一冊 唐敬杲

〇四〇 叢書叢輯

$\frac{\pm 041}{1000}$ 玉海 一二〇冊 王應麟

〇七〇 新聞學

$\frac{070}{2831}$ 新聞學 一冊 徐寶璜

上列的排列法是非常簡單的，只要根據原有的次序就得了。但是採用卡片式的目錄，就沒有這樣簡單。

上面吾人已知圖書館必須備的目錄有五種，除分類目錄的卡片，依類次排列外，其餘四種，均須有一定的排列。每部書的卡片，至少有人名書名類名三張。此外如有分析卡，則每書又要增加幾張，這種種卡片，均須有一定的方法，將他排列起來，以便檢查。最便利而最簡單的排列法大都主張用字典式。

西文書籍的字典式排列，以ABCDE爲序次，是毫無問題的，但在中國字就要發生問題了。如採用康熙字典的排列法，則檢字既已麻煩，部別尤其不一定。近代檢字法的風起，可說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在現今比較爲合理幷爲大多數的圖書館所採用的，爲杜定友氏之漢字排字法，及王雲五氏之四角號碼檢字法。據著者採用的結果，以王氏的方法爲較便利，吾人將於討論檢字法中詳論之。

第六章　目錄的派別與目錄學的派別

第一節　目錄與目錄學

目錄與目錄學的分別，在第一章已經論到。關於這兩者在此地分述的原故，就是前者着重在體例，而後者則着重在類例。不過如要一一詳述，此處不可能亦不必要；只須提綱鉤玄，找出一大略的影像來就夠了。

所謂『類例』與『體例』之分，只是為吾人研究的便利起見，原來的目錄學家對於兩點並沒有顯明的分別的。如鄭樵的藝文略，在『類例』上屬於『七略』一類，而在『體例』上卽與『七略』背馳。所謂『派別』原非一定不變的。

第二節　目錄的派別

1. 組成目錄的三原子

中國過去的目錄，綜合其組成的原子，可分為三種：

一、篇目　考一書之源流的，叫做篇目。漢志：『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意旨，錄而奏之，』其目的在乎『綱紀羣籍，部屬甲乙。』

二、敍錄　卽解題，用以考一人之源流的，性質與列傳相近。

三、小序　用以考一家的源流，其目的在乎辨章學術的得失，如劉向之輯略，許善心之類例均是。

上列三項，目錄學家的意見均不一致：有的以爲只須要『篇目』足矣，有的卻以爲須要三者齊備。因此，從其所表現上，吾人可分爲下列三派。

2. 三者俱全的

三者俱全的，卽是在部類之後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的。如劉向父子之七略別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及崇文總目敍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均是。章氏校讎通義敍：『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語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蓋將目錄書，視爲學術史的。故原道篇又云：『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惟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卽此數語窺之，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

私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

對於目錄上應有此三方面的理論，最簡明的，是四庫提要上的崇文總目提要一段話：「原本於每條之下，具有論說，逮南宋時，鄭樵作通志，始謂其文繁無用，紹興中，遂從而去其序釋。……唐書於作者姓名，不見紀傳者，尚間有註文以資考核，後來得略見古書之崖略，實緣於此，不可謂之繁文。……宋人官私書目，存於今者四家，晁氏陳氏二目，諸家藉爲考證之資，而尤袤遂初堂書目及此書，則若存若亡，幾於湮滅，是亦有說無說之明證矣。」

3. 有小序而無解題的

關於這類的書，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等書。章氏校讎通義：「漢志最重學術源流，似有得於太史敍傳，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之意，此敍述著錄，所以有關於明道之要，而非後世僅志部目者之所及也。」章氏對於目錄學最大的貢獻，就是在乎「復興」劉氏之義例；他之所以竭力稱揚「班志」，亦是因爲「劉氏七略亡矣，其義略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注而已。」

章氏以爲目錄學最大的目標，是在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因此，對於目錄，是贊成應採漢

志的辦法，其言曰：『藝文一志，實爲學術之宗，明道之要。而列傳之與表裏發明，此則用史翼經之明驗也。而後人著錄，乃用之爲甲乙計數而已矣，則校讎失職之故也。』

關於上面二種目錄，非有『書無不讀，學無不通』之人才，是不能勝任的；否則，必遭『割析文義，淺薄不經』之譏。章氏所謂：『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語此。』因此後人的目錄大部採用下列一種體例。

4. 祇著書名者

因爲『敍錄』『小序』的不易動手，因此後人的目錄體例，大部採用本方式。如唐書經籍志，通志藝文略，遂初堂書目等均是。

關於祇有『書名』的目錄，大約起於舊唐書經籍志。鎮海張壽榮八史經籍志序：『自班志以來，四部中隨類詮繫，以小序發明。煚等撰集，循例無改，而舊志（舊唐書經籍志）意主簡略，盡行汰删；但以各書著錄……』舊唐書經籍志序：『煚等四部目及釋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名，卷軸繁多，今并略之。但紀篇部。』至鄭漁仲作通志，因以崇文總目敍釋爲繁文，遂只著書名。其後因其

便利，各家書目大都採用此種格式。

關於這方面的理論，吾人亦可略引幾家說素，最透澈詳明的，就是鄭氏自己的話：「古之編書，但標類而已，未嘗注解，其無注者人之姓名耳，蓋經入經類，何必更言經，史入史類，何必更言史，但隨其凡目，則其書自顯，惟隋志于疑晦者釋之，無疑晦者則以類舉。」「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也；據標類自見，何用更爲之說？且爲之說也，已是繁矣，何用一一說焉？至於無說者，或後書與前書不殊者，則强爲之說，使人意怠。且太平廣記者，乃太平御覽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事，奈何崇文之目，所說不及此意。但以謂博採羣書，以類分門。凡是類書，皆可以類分門，不知御覽之與廣記又何異。」「蓋以『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鄭氏的類例方法，删敍錄與小序，雖被四庫提要譏作「海濱寒畯，不能窺中祕之全，無以窺乎其上，遂惡其害已而去之，此陳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然其類例的次序，實在能副『類例既分，學術自明』的意義。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實卽是受了鄭氏之影響的。

對於上列三派，吾人究竟應採取何種方式，現在可以不必加以斷然的結論。新式圖書館中，當

然有應採取的方法，而在私人的藏書目中，則是要看他對於所藏書籍的心得而斷定的。在書志書史書目分列的現在，又何須加以討論呢！

第二節　目錄學的派別

目錄學的派別，換言之，即是『類例』的派別。

綜合以前的目錄，吾人可以將他分爲二種：

1. 班固藝文志一派

班志的一派，着重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如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許善心七林，王堯臣崇文總目，鄭樵藝文志，尤袤遂初堂書目，祁承㸁澹生堂書目，孫星衍祠堂書目，章學誠和州志藝文志等等均是。其分類法的特點，將留在下卷第一章中去討論。今錄其體列於下：

六藝略	諸子略	詩賦略	兵書略	數術略	方技略
易	儒				
書	道	屈賦之屬	兵權謀	天文	醫經

詩	陰陽				
禮	法	陸賦之屬	兵形勢	曆譜	經方
樂	名				
春秋	墨	荀賦之屬	兵陰陽	五行	房中
論語	縱橫	雜賦	兵技巧	蓍龜	
孝經	雜	歌詩		雜占	神僊
小學	農			形法	
	小說				

2. 隋書經籍志

隋書的一派，是後世四部法的權威；後世各朝正史的藝文志，及各家的補志以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張之洞書目答問，各公私家藏書目等等，大都均採用此種分類法；至其體例如何？吾人亦在下卷討論。今錄其體例於下：

經
- 易
- 書
- 詩
- 禮
- 樂
- 春秋
- 孝經

史
- 正史
- 古史
- 雜史
- 霸史
- 起居注
- 舊事篇
- 職官篇
- 儀注篇
- 刑法篇
- 雜傳
- 地理

子
- 儒
- 道
- 法
- 名
- 墨
- 縱橫
- 雜
- 農
- 小說
- 兵
- 天文

集
- 楚辭
- 別集
- 總集

道經

佛經

論語　譜系編　曆數
緯書　簿錄篇　五行
小學　　　　　醫方

第四節　目錄學家的派別

目錄學家的派別有幾種？以繆荃孫之說法較廣泛，洪亮吉之說法較狹隘。今引兩家說法如下：

繆氏古學彙刊序目：『自劉班志藝文，而後人得考天府之儲存，自晁陳傳書目，而學者藉見私家之著述，海內流傳，或鈔或刻，不下百數十種，然亦分爲兩派：一則宋刊明鈔，分別行款，記刻書之年月，考前賢之圖記，此賞鑑家也。一則包括四部，交通九流，蓄重本以備校讎，鈔新帙以備瀏覽，此收藏家也。』

洪氏北江詩話：『得一書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版片，注其錯僞，是謂校讎家，如盧學士文弨，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塘吳氏之瓶花

齋，崐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鑑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烏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于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最求其善價，眼別眞贋，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玉樓，胡州之施漢英諸書賈是也。」

上列二家說素，均有所偏，吾人假如混合觀之，就可知道目錄學家的派別了。

第二卷　歷史篇

第一章　目錄學的起源

第一節　目錄的起源

在第一卷中吾人討論定義時，對於『目錄』二字之連成爲一名詞，已約略加以敍述。據考證的結果，『目錄』二字之被人最初使用，是西漢末年，劉向做七略時。但實際『目錄』之成立，必定比西漢時還要推前幾世紀，在人類知道組織時，就已經有了『目錄』了。

人類有了組織與分析的觀念後，必然地發生『目錄』的觀念。目錄的本來意義，原只不過作爲『備查』之用，在有了『書』這個名詞後，或者就已經有了『目錄』這一樣東西了。

最初的目錄是怎樣的形式？吾人在今日已無法考證出來。相傳的『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以三五八九爲名，或許已經有了目錄的形式。馮默菴說：『古人著書皆有目錄。是他人作者，故云撰若

千卷目錄幾卷。即一人所作目錄，亦或在後，徐常侍所校說文，其明證也。」此言容或確實。

目錄的觀念，與分類的觀念往往同時演進。有了分類的意識後，必然地發生目錄的形式，目錄的最簡單的功用，就在乎分別類次。文獻通考：「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灋以逆官府之治，八則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世系，辨昭穆。……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小行人掌五物者，（謂國札喪凶荒師役福事戕禍共五者）及其萬名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從此，吾人可知這時己有約略的分類了目錄在這時必然的己被應用到。

第二節　目錄學的起原

目錄的用處，原只不過是「分別類次，」後來，時代愈演進，學術亦愈發達；於是，目錄不單在乎「分別類次，」並須着重在「條別異同。」目錄的功用擴大到如此，就漸漸踏上了「目錄學」的境界了。

春秋戰國是中國學術的昌明時代，各科學術在這時都有顯明的發展。目錄學在這時亦有為

應用而發生。它的歷殊，吾人尙可以找到。

隋書經籍志序：「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為綱紀。體制湮沒，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疑卽古之制也。」吾人如說目錄學昉乎史官，是不致陷入於多大謬誤的。

鄭漁仲通志校讎略：「古人編書，必有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襲。」所謂「源流，」所謂「沿襲，」均是「史」的觀念。故最初的目錄學書籍漢書藝文志就着重在「探原。」

第三節　最初的目錄學

最早的目錄學專書傳留於今的，是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他是根據別錄七略而編的。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說：「班固因七略而志藝文。」但在這二書以前，吾人尙可以找出較遠的遺跡。

莊子天下篇：「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所謂「聞其風而說之，」實在就是後世目錄學所謂「條別源流。」他把當時的學術界分為：「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愼到，」「關尹老聃」「莊周」「惠施」等七派；以今人之

言，實只有五派，莊周併入老聃爲道家，宋鈃尹文併入墨翟爲墨家。這開後世學術界分類的先聲。

本來，學術的淵源，與目錄學的淵源，在表面上看起來，是絕對不同的兩件事；但其骨子裏，卻仍有相通的所在。後世目錄學的分類，大概不能脫離學術的分類而獨立。因此吾人在討論目錄學的起原時，對於學術的淵源，亦不得不加以一概括的敍述。

莊子時他的七分類，到了司馬談著六家要旨時，已正式標爲陰陽儒墨名法之分，劉氏七略中，即變爲十家。這其中的演變，無不合於當時的環境。所謂『六藝』，所謂『九流』，實際上均是當時目錄學的最好的工具。

現代的各種分類法，最合理的就是以自然的法則而分類，換言之，就是根據學術的類別而分類；當時的分類法亦是如此。目錄學的靈魂，是立在分類法的上面。吾人討論目錄學的起原，而推演到學術的派別，討論最初的目錄學，而推演到最初的學術分類的天下篇，在理論上是一貫的。

第四節　漢書藝文志

最初的目錄學書籍，是漢書藝文志。劉氏父子的別錄七略，現在已無余本。因此，吾人在這兒將

漢書藝文志的種種，略爲敍述一下。

漢書藝文志不但是最初的目錄學書，並且亦是史籍中有目錄學書的最古的最偉大的一本。沈曾植漢書藝文志舉例序：「漢志者歷代史家志經籍目錄家次著錄者之祖也。」其後除隋書經籍志稍能與之頡頏外，其餘只是「形同胥錄」而已！

藝文志序：「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從上列自序中，吾人從歷史方面，可發現下面幾個事實：

一、因書而有目錄　劉氏父子之從事于目錄學，因爲這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藏。』有這許多書，假使沒有一本目錄，於找尋書籍時，豈不太麻煩。

二、劉向只集其成　七略之成書，並不是劉向一人的工作，他只不過『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而已。而班志又只『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並且『其每所條奏，及篇敍有與總凡不同者』的地方，蓋因『轉寫脫誤，年代久遠。』故也。

三、不單『編目』並且『校讎』　在『書缺簡脫，禮壞樂崩』的狀態下，非有仔細而精深的校勘不爲功。因此，開後世敍錄，小序之先聲所謂『輯略，』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

四、一書曰『敍錄，』衆書曰『別錄』　阮孝緒七錄序：『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卽今之別錄是也。』如今存之管子敍錄，晏子敍錄是。至於別錄，約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相等。

班志的體例，在分類上，亦有下列幾點値得注意：

一、類別能適應書籍　中國從前爲什麼是七分法四分法，而現在須十分法？因爲分類最重要的一個原則，是在乎能適應當時的著作界。班志雖只六分，而對於當時的著作書籍，大都已能包括在內。

二、分類根據於義　分類法在第二個原則，就是分類應根據著作者的『義』如高僧傳，入歷史類傳記門，不如入宗教類。班志之分類即係根據於此；而其優於四分法，亦是在此。雖間有謬誤，亦可原諒。

三、有『別出』與『互見』　一本書每每包括兩方面，班志即能注意於此。如孔子三朝七篇，既見於六藝略禮中之大戴禮（按即志中之『記百三十一篇』）又別見於六藝略中之論語。（師古註，『大戴禮有其一篇』誤。沈欽韓曰『今大戴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小閒七篇』即是。）

四、類名尚能表示特出的意義　類名應有顯明特出的意義，亦是分類法上一個原則。班志如删去輯略，而附入之作爲各略之『敍錄，』蓋輯略並未能表示出一顯明的特性故也。

五、分類甚爲精密　圖書的分類，一如學術的分類，應力求其細密。班志如兵書略下又分權謀形勢等子目，及雅琴趙氏七篇等等，均能不以全蓋偏。

至於其不能滿吾人之意的，亦有下列幾點，可加以討論。

一、序次不一律　班志於書目的次序的排列，並沒有一定的系統。如諸子略道家下，列子八篇下註云：『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何列子書反在莊子後？又如墨家中之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中之隨巢子胡非子，均爲墨子弟子，何序次反在墨子前？類此者尚有許多。此種種，吾人均不能了解者。

二、重篇省否不一律　如諸子略省重篇，而六藝略不省，記百三十一篇，內有孔子三朝記七篇；又別見於論語；而於諸子略中則不然。（見班氏自註）

三、對於當時之書籍人否不一律　班志有人以爲一本於劉氏七略，故劉氏無者，如劉歆之洪範五行傳，焦贛易林等數書，均無，然此數書豈不與楊雄之太玄法言樂箴同？何後者又加入於儒家中？

上列諸點，似爲吹毛求疵，然於吾人研究上，亦不無稍微益處。總之，班志自有其偉大之點，如金榜所說「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一樣。但亦不能一味瞎諛。關於其與劉志之不同處，及其與後世目錄學的關係吾人當於下章再行敍述。

第二章　從七略到四部

第一節　中國古昔的幾種分類法

中國古昔的分類法，從劉歆七略，以至孫星衍的祠堂書目，其類別只有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五種；而歸納起來考求其淵源，實又僅止二種，卽七分法與四分法是。

七分法開始於七略，其後如鄭漁仲通志藝文略（十二分法）繆荃孫藝風堂書目（九分法）等等，均入此類。

四分法由鄭默中經開其端，以後有四部四庫等名，張之洞之書目答問，卽係根據此法而加以變通的。

目錄細種分類法當否，我人姑且不論，現在吾人所要加以研究的，是這種分類法在歷史上的變遷怎樣？換言之，即是其演進的痕跡怎樣？

第二節　劉歆之七略與班固之藝文志

七略即是：一，輯略；二，六藝略；三，諸子略；四，詩賦略；五，兵書略；六，數術略；七，方技略。這書大約開始於紀元前二十六年，即漢成帝河平三年，成於紀元前六年，即漢哀帝建平元年，中間經過二十年的時間。當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在漢成帝河平三年秋八月，（見成帝紀，）而劉向校中祕書與子歆同受詔，亦在這年（成帝紀；）劉向卒於漢成帝綏和二年，即紀元前七年，翌年，劉歆（注山海經表已更名秀，）並因故出守於外可見奏七略時，是在向卒後之第一年。故應劭曰：『劉向為孝成皇帝校書二十餘年。』

關於七略的體裁，只有一部份留傳至現在，所賴以考見的即是班固藝文志，其不同的最大點，是前者有輯略，而後者沒有；六略仍是相同的。鄭漁仲曰：『班固藝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雖疏而不濫，若班氏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略，未見其失也。』會稽章宗源隋經籍志考證七略項下：『愚按班固

因七略而志藝文，其與歆異者，特注其出入，使後人可以考劉氏原本。」章太炎曰：「凡藝文志所錄書目，及其子注，非班氏省出新入，皆劉氏原本。」

關於七略與班志的不同點，據章宗源的考證，其體例與歸類均有不同的處所。而其所引文，亦間有不同處。如七略作「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書以決斷，斷者，心之證也。」（見初學記文部及御覽學部。）而班志則作「詩以正言，義之用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爲便於敍述起見，分段說明之：

一、班志無而七略有者　如鄒子終始之解題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土德次之；（見章書引文選注）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見同上引長門賦注）及雅琴趙氏等解題。類此種種，漢志皆未取。顏師古注用七略以補班志的，尚有許多。如易服氏二篇，師古注曰：「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等等。又如七略作晏子春秋而班志作晏子等類。

二、班志注較七略簡者　如淮南道訓二篇，別錄有「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

著二十篇，淮南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著曰淮南九師言。』班志則簡爲『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又鄒奭子十二篇七略：『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若雕龍文，故曰雕龍。』而班志則簡作『齊人，號曰雕龍奭』等等。

三、歸類不同者　如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七略本在兵權謀家中，班氏歸入禮類；班志兵書略較七略省十家（即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及司馬法）二百九十一篇，加入蹴鞠二十五篇(見自注)，蹴鞠七略本在雜家者等等。

四、班志新入者　如書入劉向稽疑，小學入楊雄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儒入楊雄所敍三十八篇等等，均係班固新加入者。

關於七略與班志的優劣，論者不一；如鄭漁仲：『問有七略所無而班氏雜出者，則躐矣。楊雄所作之書，劉氏蓋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玄法言樂箴三書合爲一總，謂之楊雄所敍三十八篇，入於儒家類。按儒家舊有五十二種，固新出一種，則楊雄之三書也。且太玄易類也，法言諸子也，樂箴雜家也，奈何合而爲一家！是知班固胸中元無倫類。』近人孫益葊則以爲班氏之刪輯略是非常合

理的；『歆之七略，繼父而作，則輯略者，亦必語多扼要，有不可節刪者，吾嘗求班氏所以删要之故，而不能得其解。及今思之，知史家作志異於專家目錄者在此；專家目錄於一書也，不憚反覆推詳，若史家者，其於此書之義理，祇示人以崖略，在於要言而不煩。是故以劉氏之輯略，雖提綱挈要，猶取其至要之言，其餘則毅然刪之而無所顧惜。』這兩者之言，均有很充足的理由。實際，七略班志的分類，亦尚有可議的地方。

章實齋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善法具舉，本末兼該，部次相從，有倫有脊，使求書者可以即器而明道，會偏而得全，則任宏之校兵書，李國柱之校方技，庶幾近之。其他四略，未能稱是。故劉略班志不免遺人以口實也。夫兵書略中，孫吳諸書與方技略中內外諸經，即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謂形而上之道也。兵書略中形勢陰陽技巧三條與方技略中經方房中神仙三條，皆著法術名數，所謂形而下之器也。任李二家部次先後，體用分明，能使不知其學者，觀其部錄，亦可瞭然而窺其統要，此專官守書之明效也。』（見補校漢藝文志。）

吾人觀上述各家之言，再較以上章所論，對於七略班志當可明其優劣點了。

第三節　魏中經與晉中經

中國的分類法的另一大系統，就是四分法。

四分法創始於魏祕書郎鄭默，荀勗因之。隋經籍志：『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晉書鄭默傳：『默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有別矣。」』所謂『朱紫有別矣，』即是分門別類的意思。後來荀勗又根據中經而作晉中經十四卷。晉書荀勗傳：『勗領祕書監，與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

關於中經四部的名稱，據隋志所載：『一曰甲部，紀六藝卽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共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至其體例，則『但錄題及言，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這種方法，對於學術的障礙極大。後世學術之所以渾沌不明，未必不是荀勗之過。

荀勗之四分法，爲什麼採用甲乙丙丁之名以爲次，而不用其他的專門名稱？吾人姑引劉國鈞

的話來說明：『勗既認一切書籍，可歸入四類，何以不爲四部各立一名，而乃用此無意義之甲乙丙丁四字，當必有說；今其書不傳，義例不可得而見，或者此四部之名，非用以稱書籍之部類者，而僅爲書目紀錄上之一種順次，故同部者未必即同種類。不然，何以荀勗能別史書於春秋，乃使汲冢書與詩賦及圖讚同部乎？（按此說有誤，說見下。）況隋志稱李充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是勗之原書必有篇名以標明門類。（按此說亦有誤）所謂甲乙丙丁云者，祇次第之名，非部類之稱，殆於斯可見。迨李充既删其篇名，則其目錄中當不復有類目，而次第之序乃混於類目之稱。嗣後官修目錄，除梁文德殿五部目錄，術數之書，自爲一部外，均沿襲李充之制，其荀簡自不難推知。然即魏晉間四部之制，其性質固與後世迥殊也。』

荀氏的甲乙丙丁四部，只是次第之名，吾人以爲在理論上較能立足。然此地有一點，吾人尚不能完全贊同。按李充之時，與隋志之成，相隔不遠。李充總沒衆篇之名，或許亦有人尚能看到原書，隋志著錄時，何以無一語之說明？即曰：『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云云的肯定，直接的語氣。此吾人對於劉氏之說不能苟同者一。按圖讚之與詩賦同列，於四分法中已盡人如此而汲

冢書之所以列在丁部者，或許因爲汲冢書的發現，已在中經告竣時，亦未可知。故即歸入最後。此吾人所不能苟同者二。

荀氏的分類法，甲部所載，即班志中之六藝略，乙部即班志之諸子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丁部則班志之詩賦略，而丙部則係由班志六藝略之春秋擴大而成的。後世的經史子集，即係淵源于此。其分類的出發點，是着重在體裁方面，後來主體的分類法，大都逃不出這個圈子。其最大的影響，即是將兵書，數術，方技的歸入乙類，與諸子略合併，後來「子」部的混亂不清，蓋莫不作俑于此。

同時以四部分類的目錄，尚有邱深之撰晉義熙以來新集目錄三卷，謝靈運宋元嘉八年四部目錄四卷，王儉宋元徽元年四部書目錄四卷，殷鈞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錄四卷，劉遵梁東宮四部目錄四卷，劉孝標梁文德殿四部目錄四卷等等，可惜到現在一部也不傳。吾人所藉以考見的四部目錄，最早的是隋經籍志。關於四部目錄的討論，亦留待於後。

第四節　七志與七錄

與四部法同時的，亦尚有七分法。所謂七分法，即是王儉之七志，與阮孝緒之七錄。

王儉之七志，是依據劉歆七略而做的。南齊書王儉傳：『儉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隋經籍志序：『元徽元年（宋廢帝年號，紀元四七三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按即宋元徽元年四部書目錄。）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紀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爲典則。』因此，王志實際上是分爲九類的。經典志即劉之六藝略，諸子志即諸子略，文翰志即詩賦略，軍書志即兵書略，陰陽志即數術略，術藝志即方技略，圖譜志則爲王氏所新加，也是它的一大特長。通志圖譜略：『劉氏七略，收書不收圖，惟任宏校兵書一類，有書有圖，宋齊之間，王儉作七志，六志收書，一志專收圖譜。』

阮孝緒之七錄十二卷，雖同分爲七，體裁則與七志大異。隋志序：『普通（梁武帝年號，五二〇—五二六）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採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

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義理，淺薄不經。」

七錄的分法，對於七志，是一大進步；如將經典志之史記雜傳，別出而爲紀傳錄；而將軍書改爲兵志，與子部合併歸入子兵錄，將圖譜分入各類，而增入道錄，佛錄，均是比較有意義的改革。其將道佛另立，尤合於當時的環境。而將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創一名曰「僞史」（見史通）雖是主觀，卻亦可佩！

王氏七志之將史記雜傳合於春秋類，而編入於經典志，本欠妥當，並且書籍甚多，實有另列之必要。依七略詩賦另列之例，增一史傳，於義理兩方面，均屬妥當。這改革影響於後世者甚深。隋書經籍志的分類，顯然的是受了阮錄的影響。而將「散闕而歸部錄，雜譜而歸記注，」似乎亦較圖譜另列爲善。至於其他諸種改革，我人可看他自己的解釋。（見廣弘明集）「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於名猶顯。」「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故改爲陰陽，方技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爲術藝。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技之要顯。故依劉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故合術技之稱，以

名一錄。自此以上，皆內篇也。」至佛道之書，則屬外篇。此種以佛道列爲外篇，不以之與內篇同列；及以經典爲六藝之總名，均因時代背景的影響，吾人可不必加以議論的。

第五節　隋書經籍志

四部的起原，雖是始於鄭默荀勗，然經史子集之成立，則始於隋志。經史子集的名稱，是否能成立，吾人姑且不談；但是其分類法一直能而唐而宋元明各史而至四庫全書。其淵源不可謂不遠，其流派不可謂不廣；後代不論是公家目錄或私家目錄，除出少數例外，大都採用四分法，則其中當然有其存在之原因的。

隋書經籍志之採用「經史子集」，據其自言，亦係淵源於劉班的。序「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採，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又每類之敍錄下：「班固列六藝爲九種，或以緯書解經，合爲十種。」「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十三種，別爲史部。」「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技之略，今合而敍之爲十四種，謂之子部。」「班固有詩賦略，凡五

種，今引而伸之，合爲三種，謂之集部。』『道佛者，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俗士爲之，不通其指，多離以迂怪假託變幻亂於世，斯所以爲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誣也。故錄其大綱，附於四部之末。』隋志自言，『附於四部之末』可見其爲『經史子集』分類之祖，歐陽修言起於唐志，實未加深考之言。

關於隋志分類的不當，前人論之者已甚多，吾人在此可再不必加以詳論。實際上，如說隋志淵源於班志，尚不如說依據阮錄較妥。其最不同的一點，只在將阮錄之子兵錄術技錄合併成爲一子類而已。其餘三部均同，其性質只名有不同而已。

隋志不但大類係根據阮錄，則其小類亦大都採用阮錄，沒有多大變更。其所異者：經部：阮錄只分九類，而隋志則增加緯書一類；緯書阮錄本在術技類，隋志則因緯以證經，改列入經類。又阮錄論語在孝經前，隋志則改在孝經後，並以爾雅，五經總義附之。（班志在孝經類。）史部：舊事篇職官篇雜傳篇簿錄篇諸篇，隋志與阮錄相同；阮錄之國史，隋志改爲正史古史二門，雜史爲隋志所獨創，以記，『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的書，如周書古文瑣語春秋前傳等類；霸史即阮錄中之僞史，本在法

的。隋志的體裁所以能作爲後人之範本者，其分類法的簡明固然是一大原因，而其體例的簡明，亦是一重要的因素。

第六節　通志藝文略

分類法到了鄭樵的通志藝文略，是一個大進步。他的十二分類法，在現在吾人編目時，價值亦沒有失去。至其理論吾人可引他自己的話。

『學之不專者，爲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爲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能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亡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以今之書校古之書，百無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書籍之亡，由類例之法不分也；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例，雖亡而不能亡也。』（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類書猶將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例不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耳。』（同上）『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盛。讖緯之學，盛於東都，音韻之書，傳於江左。傳註起於漢魏，義疏成於隋唐。覩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

或舊無其書而有其學者，是爲新，非古道也。」故「一類之書，當集在一起，不可有所間也」「經入經類，何必更言經史入史類，何必更言史？但錄其凡目，則其書自顯。」

鄭樵因爲「類例既分，學術自明。」又以「七略所分，自爲苟簡；四庫所部，無乃荒唐。」故此，他的分類非常細密，凡總類十二，爲經類，禮類，樂類，小學，史類，諸子，天文，五行，藝術，醫方，類書，文類，五行，一類至分爲三十門，其中雖間亦有誤，但在分類史上，不可不算是一大進步。章氏所謂「鄭樵生千載以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魯魚亥豕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列，疏通倫類，參其得失之故，而爲之校讎，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也。」

鄭氏的經類禮類樂類小學類，卽係隋志之經部，史類卽隋志之史部，諸子類天文類五行類藝術類醫方類係分析隋志子部而成。文類卽隋志之集部。隋志中別錄佛道，則編入於子類。圖譜則別入於圖譜略。

對於其他在目錄學上的貢獻，容留在幾個特出的目錄學家中去討論。

第七節　四庫全書與書目答問

四部分類法，自隋志以後，一切正史的書目，都採用取則，然其中間有疏略不完備處，到了清代編製四庫全書時，四分法才臻完備的境界。到了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出四部法又得了一步的改進。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大門，爲部凡四，即經史子集是。部之下爲類，經部類十，史部類十五，子部十四，集部類五。類之下又有屬，共屬六十五。今將其分類表備舉於下：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易類	正史	儒	楚辭
書類	編年	兵	別集
詩類	紀事本末	法	總集
禮類(分六屬)	別史	農	詩文評
春秋	雜史	醫	詞曲(分五屬)
孝經	詔令奏議(分二屬)	天文算法(分二屬)	
五經總義	傳記(分五屬)	術數(分七屬)	

四書　　　　史鈔　　　　藝術（分四屬）
樂小學（分三屬）　載記　　　　譜錄（分三屬）
　　　　時令　　　　雜家（分六屬）
　　　　地理（分九屬）　類書
　　　　職官（分二屬）　小說（分五屬）
　　　　政書（分六屬）　釋
　　　　目錄（分二屬）　道
　　　　史評

關於四庫全書分類法之不當，討論的已非常之多；此處，吾人只將重要幾點用簡略的說明。

一、是儒家的分類法　換言之，卽是基於衞道的觀念。隋志序的開首，就告訴吾人以尊經的主張了。四庫之將道釋列入子類，並嚴定去取，均可說是基於本觀念以上；又如集部有別集又有詞曲，史部有正史有別史有載記，傳記之內有聖賢有別錄等等均是。觀倪燦之明史藝文志序自明。

二、是御用的分類法　四庫之編集，如其說是表章學術，不如說是汰除異己，消滅反動，其爲政治的作用，甚爲明顯。因此，其分類法亦以此點爲依歸，所謂『敦崇風教，釐正典籍。』因人之德行而採及之，或因其人之附逆而削及之等等；均基於此種觀念下。

三、分類以書籍的多寡而定　如劉氏七略中之兵書術數方技三類，均因書少而合入諸子；而六藝則擴充爲經史二部等等，均因爲書多而擴充。

四、分類以體以義不一律　四庫史部十五類，從正史到詔令，均是以體分；而自傳記到史評，則以義分；如同性質之書而列入於不同之門類，又如集部之總集與楚辭分家，詞曲分於別集等等，均屬自亂其體例。一方言：『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一方又說：『著述各有體裁，學問亦各有派別，朱子晦菴大全集，皆六經之旨也，而既爲詩文，不得不列爲集。』類此種種，不勝枚舉。

五、類書列入子類之不妥　鄭漁仲：『類書者，謂總衆類，不可分也；若可分之書，當入別類。且如天文有類書，自當列天文類，職官有類書，自當入職官類。豈可以爲類書，而總入類書乎？』提要既知類書無類可歸，而仍列入子類，使雜著與專著不分，亦屬大誤。

上列諸點，只就其大略而言，至其歸類之錯誤，尤屬舉不勝舉；然其詳細的條目，亦大有過前人處。

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刊於光緒元年，較之四庫之成書，（乾隆四十七年）已相隔九十四年；因此，張書雖大致採用四庫分類法，然已有大不同點。如將叢書另列一門，詞曲分入總別集門，均爲有意義之改革。至其與四庫分類法之異點，吾人可分下列幾點說明。

一、經部只分正經正注，（包括合刻本分刻本）別朝經注經說經本考證，小學三類；每類又各分幾屬，較之四庫簡略。

二、史部分十四門，較之四庫多古史，譜錄，金石三門，而少史鈔，時令，目錄（按即譜錄），職官四種。

三、子部分十三門，較四庫多一周秦諸子，而少一譜錄（按入史部。）

四、集部較四庫少一詞曲，餘均同。

上述只就其類別不同處，加以敍述，至其理由，可以參閱原書的註解，此處姑不具論。

第八節　章學誠和州志藝文略與孫星衍祠堂書目

七略的體例，自提要告成後，已沒有人加以引用，只有章學誠與孫星衍二氏，能不被當時的勢力包圍住，而迴溯到『考鏡淵流，辨章學術』這條路上去；不得不引起吾人的佩服。

章氏之和州志藝文略，現所見者，只是殘稿，不能使吾人知其分類法，究竟是怎樣？但從其所說，吾人當可知道是依據七略的。『聞以部次治書籍，未以書籍亂部次者也。……唐人四部之書，乃為後世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綱記矣！蓋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有七略之遺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觀此，吾人對於章氏的意見，當不難知道的。

孫氏之祠堂書目七卷，內篇四卷，外篇三卷；以學有淵源者為內，詞有枝葉者為外。分經學，小學，諸子，天文，地理，醫律，史學，金石，類書，詞賦，書畫，說部等十二類。關於內篇與外篇之分，尚缺乏有嚴格的區別。如將唐宋之後之經學著述，大都放在外篇中，均未免太主觀；又如佛經之見於道家筆記之列於雜家，均欠有真確性的。

第九節　七略四部演變表

	輯略	六藝
劉歆七略	輯略（1）	六藝（2）：1. 易　2. 書　3. 詩　4. 禮　5. 樂　7. 論語　8. 孝經　9. 小學
班固漢書藝文志	分見各家敍錄	六藝（1）：子目共上
荀勗四部		甲部一
王儉七志	條例九首	經典記一
阮孝緒七錄		經典錄內篇一：1. 易　2. 尙書　3. 詩　4. 禮　5. 樂　7. 論語　8. 孝經
隋書經籍志	小序按在部類後	經部第一：1. 易　2. 書　3. 詩　4. 禮　5. 樂　7. 孝經　8. 論語　9. 小學
通志藝文略		經類第一　禮類第二　樂類第三　（經類）　小學類第四
四庫全書		經部一（細目概不錄）

6. 春秋	
	丙部三
9. 小學 6. 春秋	紀傳錄內篇二 1. 國史 2. 注曆 3. 舊事 4. 職官 5. 儀典 6. 法制 7. 僞史
(阮錄內之術技中緯讖類分入各家) 6. 春秋	史部第二 1. 正史 2. 古史 5. 起居注 6. 舊事 7. 職官 8. 儀注 9. 刑法 4. 霸史
(經類)	史類第五
	史部二

	諸子（3） 1.儒 2.道 3.陰陽 4.法 5.名 6.墨 7.縱橫
	諸子（2） （子目共上）
	乙部二
	諸子志二
8.雜傳 9.鬼神 10.土地 11.譜狀 12.簿錄	子兵錄内 篇三 1.儒 2.道 3.陰陽 4.法 5.名 6.墨
10.雜傳 （入道佛） 11.土地 12.譜系 13.簿錄 3.雜史	子部三 1.儒 2.道 3.法 4.名 5.墨 6.縱橫 7.雜
	諸子類第六
	子部三

8.雜 9.農 10.小說	兵書(5) 1.兵權謀 2.兵形勢 3.兵陰陽 4.兵技巧	數術(6) 1.天文 2.曆譜 3.五行 4.蓍龜
	兵書(4) 子目共上	數術(5)
	軍書志三	陰陽志五
7.縱橫 8.雜 9.農 10.小說 11.兵		術技錄內篇五 1.天文 2.緯讖 3.曆算
8.農 9.小說 10.兵		11.天文 12.曆數 13.五行
		天文類第七 五行類第八

5.雜占 6.形法	方技(7) 1.醫經 2.經方 3.房中 4.神仙			詩賦(4) 1.屈賦 2.陸賦 3.荀賦 4.雜賦 5.歌詩	
	方技(6)(子目共上)			詩賦(3)(子目共上)	
				丁部四	
	術藝志六	道附見	佛附見	文翰志三	圖譜志七
4.五行 5.卜筮 6.雜占 7.形法	8.醫經 9.經方 10.雜藝	仙道錄外篇二	佛法錄外篇一	文集錄內篇四 1.屈賦 2.別集 3.總集 4.雜	
	14.醫方	道經	佛經附見四部末	集部四 1.楚辭 2.別集 3.總集	
	藝術類第九 醫方類第十 類書類第十一	(諸子略)		文類第十二	圖譜略(另有)

第三章　佛經目錄

第一節　佛經目錄的特色

我國學者一向便被儒家經典束縛得不能動彈，甚至眼睛也被牠蒙蔽得變成鼠目寸光了！在目錄學史上，二千年來，幾乎毫無進步，始終不能打破「七略」「四部」的規模，始終不能超脫劉向荀勗的羈勒，前一章已經詳細敍過了。那些所謂學者，師心自用，目空一切，不知中國以外，尙有世界，儒家以外，尙有學術，所以不能採人的長，補己的短，以致整個文化，大體毫無進步，而有許多精微學術，反因被儒家排斥而失傳了，說來眞很痛心。

就事論事，目錄學史中，最値得我們佩服的，乃是佛經目錄。牠所用的方法，比普通目錄優勝的，至少有五點：

一、歷史觀念很發達　每一部書的傳譯淵源，譯人小傳，譯書時間，譯書地點，都記載得詳詳細細。

二、辨別眞僞很嚴格　凡是可以懷疑的書，都仔細考證，明白辨別。

三、比較異同很詳審　一部書有數種譯本的，都詳細列舉，比較牠們的異同得失。在一叢書中抽譯一二部，或在一部書裏抽譯一二篇而另題書名的，都一一根究牠的出處，分別注明，使得學者不致迷惑。

四、搜採遺逸很勤勞　雖是已佚的書，亦必保存牠的名目，以候採訪，使得學者可以按照某時代的目錄而知道那部書是何時遺逸了。

五、分類極複雜而很周備　或照著譯時代分，或照書的性質分。性質裏面，或照書的涵義內容分，例如既分「經」「律」「論」，又分「大乘」「小乘」。或照書的形式分，例如一譯多譯，一卷多卷。同一目錄中，各種分類並用；同是一書，而依牠類別的不同，交錯互見，常常數十次，使得學者便於檢查。

假如讀者不信，請一看僧佑法經長房道宣諸僧的作品，便不能不鄙薄七略漢志新簿七錄實在太簡單，而且不能不嘆惜此後各種目錄太沒長進了。

第二節　佛經目錄的創始——綜理衆經目錄

佛經有目錄，可以說是道安創始的，書名叫做綜理衆經目錄。慧皎高僧傳：「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名，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道安這書雖已失傳，但似已被僧佑全部採入。讀佑書可以想見安書，好像讀漢志可以想見七略一樣。安書的內容大概如左：

本錄第一　以譯人年代爲次序，自漢安世高至西晉末法立。

失譯錄第二　不知譯人姓名的，入這類。

涼土異經錄第三
關中異經錄第四　}亦沒有譯人姓名，但能知譯書地點的。

古異錄第五　這大約是從大部經書裏摘譯單篇的。

疑經錄第六　這是經過道安鑑別，認爲僞造的經。

注經及雜經志錄第七　都是道安所注羣經及其他關於佛學的著述。

道安這書雖止一卷，卻有四種長處：

一、經以年代爲次　使讀者得知這種學術發展的史蹟及諸家的派別。

二、失譯的另成一部。

三、摘譯的另成一部　這二點都照書的性質去分別，使得眉目很淸楚。

四、嚴定眞僞的分別　使讀者知所去取。

五、注解的書，別自成部，不和本經混合。

在道安前後，亦有些做一部份的目錄的，但都沒有道安那樣偉大，牠們的體裁，可分爲二：

一、專錄一人或一派的書目　第一部是聶道眞的衆經錄，道眞是晉懷帝時人，比道安早五十年。他的師竺法護譯經二百餘部，自己又譯了數部，所以撰成一部目錄。因此我們亦可以說：始撰佛經一家目錄的，是道眞；始撰佛經諸家目錄的，是道安。道安以後，有菩提流支錄，釋靈裕譯經錄等，也是專錄一家的。

二、專錄一朝代或一地方的書目　道安弟子僧叡受學鳩摩羅什，撰次什譯諸經爲二秦錄。這

是以朝代爲限的。道安再傳弟子道流創衆經錄，分魏，吳，晉，河西四卷，道祖續成，這是以地方爲限的。這兩家都是續補道安的。此後如宋齊錄，梁衆經目錄，魏衆經目錄，齊衆經目錄，都是專錄一代的。如始興錄，廬山錄，華林佛殿衆經錄，都是專錄一地的。

這二種都是屬於部分的整理的。

繼道安之後，做全部的整理的，東晉有支敏度的經論都錄，北魏有李廓的魏衆經目錄。廓書且係奉敕撰的。敕撰的佛經目錄自此書始。

以上所述的各書，都僅分年代，不分教乘。直至齊武帝時，王宗撰衆經目錄，才分別大乘小乘。

以上所述各書，現在都已失傳。留傳至現代的，以梁僧祐出三藏集記爲最古。

第三節　現存最古的一部佛經目錄——三藏集記

三藏集記成於南齊建武中，僧佑私撰，道安『接爲新錄，兼廣訪別目括正異同。』他的書大體可分四部分，除第二部分係踵襲道安，有所損益外，其餘都是自己創造的。『一、撰緣記；二、詮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詮，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經；列傳述，

則伊人之風可見。」他的特點有五：

一、敍述佛典來歷及繙譯方法　先敍印度佛經結集傳授源流，次敍三藏八藏等名稱，次論胡漢譯經音義，雖頗有疏謬，但實開啓了這方面研究的端緒。

二、新立「異出」一部　一經而有數譯本的，完全列舉，以備比較，這種方法，是他獨創。

三、新立「抄經」一部　節抄的本子，不和原書同列。

四、廣搜經序　雖似散漫無紀，但可保存許多寶貴資料，使學者雖未見原書而可從序中想見其大略。

五、詳述列傳　列傳別爲數卷，詳述諸僧生平，使讀者未讀其書，先知其人。

但他亦有短處：

一、大乘小乘不分。

二、經和律雖已分，經和論卻未分列。

三、抄經雖已另錄，但道安時所抄都仍附本錄。

四、傳記之書有時雜在經中，不曾別立部門。

五、雖能保存資料的原形，而未曾加以細工的組織。

大略說來，若把道安比劉向，劉歆，則僧祐可比班固；但他們都不能像劉向別錄一樣，把各書各撰提要，這便是他們最大的缺點了。

僧祐以後，著佛經目錄的，越發注重分類，比較頗有價值的一部，便是上文已經提到的李廓的魏衆經目錄：他分一、大乘經律；二、大乘論；三、大乘經子註；四、大乘未譯經論；五、小乘經律；六、小乘論；七、有目未得經。八、非眞經；九、非眞論；十、全非經，愚人妄稱。他有特長四點：（一）大小乘分類；（二）經律與論分類；（三）未譯經論，別存其目；（四）有目未見書的，亦存其目。（五）把僞書分爲「非眞」「全非經」兩類。

又一部是梁天監十七年寶唱奉敕撰的梁衆經目錄，他分大乘經，小乘經，先譯異經，禪經，戒律，疑經，注經，數論，義記，隨筆別名，隨事共名，譬喩佛名，神呪等類。諸經以一卷多卷分類，沒有意義。「論」未另立一類。禪經以下，分析太繁，沒有系統。異譯的經，本應別立一類，他卻不分。這便是他的最大缺

點。

以上兩錄都已失傳了。

第四節　分類最精的佛經目錄——隋衆經目錄

現存佛錄中，最講嚴有法度的，莫如隋開皇十四年僧法經等的大隋衆經目錄。這書由兩類分類縱剖橫斷組織而成。

一曰由書的內容本質分類

- 大乘
  - 修多羅藏（卽經）
  - 毘尼藏（卽律）
  - 阿毘曇藏（卽論）
- 小乘
  - 修多羅藏
  - 毘尼藏
  - 阿毘曇藏
- 抄集錄
  - 西域聖賢
  - 此方諸德

- 傳記錄
  - 西域聖賢
  - 此方諸德
- 著述錄
  - 西域諸賢
  - 此方諸德

這種分類，是最科學的，最適用的，既把「經」「律」「論」明白分開，又把「大乘」「小乘」各列一錄，又把三藏以外的書分爲抄集，傳記，著述三種，而每種又分西域與中國兩類，這樣便把一切佛書都囊括無遺了。

二曰由書的流傳情狀分類

- 著錄
  - 一譯——只有一譯本的
  - 異譯——有二次以上譯本的
  - 失譯——不知譯人姓名的
- 存目
  - 別生——節本別題的
  - 疑惑——來歷不明可疑的

（僞妄——決定爲僞書的）

這種分類法專用於經律論三藏，他們自己有了如下的說明：

「一譯——並是原本一譯，其間非不分摘卷品，別譯獨行，而大本無虧，故宜定錄。

異譯——或全本別翻，或割品殊譯，然而世變風移，質文迭舉，既無梵本校讎，自宜俱入定錄。

失譯——雖復遺落譯人時事，而古錄備有，且義理無違，亦爲定錄。

別生——並是後人隨自意好，於大本內抄出別行，或持僞句，便爲卷部，緣此趣末歲廣，妖濫日繁，今宜攝入，以敦根本。

疑惑——多以題注參差，衆錄致惑，文理複雜，眞僞未分，事須更詳，且附疑惑。

僞妄——或首掠金言，而末申謠讖，或初論世術，而後託法詞，或引陰陽吉凶，或明鬼神禍福，諸如此類，僞妄灼然，今宜祕寢，以救世患。」

他們便把這個目錄做標準，把眞的書寫定入藏，別生及疑惑僞妄的書屏棄不錄，仍著其目。和後世校寫四庫全書的方法一模一樣。

隋代除了法經這部目錄以外，還有二部尙存的，一部是仁壽二年彥琮的衆經目錄，一部是開寶十七年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前書和法經的體例差不多，祇多了「闕本」一門。後書首三卷是年表，次九卷歷記自後漢迄隋所譯經典，以年代及譯人先後爲次，每人先列其譯著之書，而末附以小傳，又二卷才是大小乘入藏目，最末卷是自序傳。除了年表很有用，且是獨創體例外，其餘不免『瓦玉雜陳，眞僞難分』之譏。

綜觀以上各種佛經目錄，可以分爲兩派：一派專注重分類及辨眞僞，自僧祐李廓起至隋法經而集其大成；一派則專注重年代及譯人，竺道祖以後凡以朝代冠錄名的都是，至隋費長房而集其大成。

第五節　空前絕後的偉大名著——大唐內典錄和開元釋教錄

能集法經費長房兩大派的所長而去其所短，更做有系統而且合理的組織的偉大名著，是唐麟德元年道宣所撰的大唐內典錄和開元十八年智昇所撰的開元釋教錄。

大唐內典錄分爲十錄，他的義例如下：

歷代衆經傳譯所從錄第一，照時代先後分，『代別出經，及人述作，無非通法，並入經收，故隨經出。』

歷代翻本單重譯有無錄第二，分大乘經，律，論，小乘經，律，論，因『前後異出，人代不同，又遭離亂，道俗波迸。今總計會，故有單重，緣敍莫知，故傳失譯。』

歷代衆經分乘入藏錄第三，因『經部繁多，綱要備列，從帙入藏，以類相從，故分大小二乘，顯單重兩譯。』末附賢聖集傳。

歷代衆經舉要轉讀錄第四，因『轉讀尋翫，務在要博，繁本重義，非曰被時，故隨部撮舉，簡取通道，自餘重本，存而未暇。』

歷代衆經有目闕本錄第五，因『統檢羣錄，校本則無，隨方別出，未能通遍，故別題顯訪之。』

歷代道俗述作注解錄第六，因『注述聖言，用通未悟，前已雜顯，未足申明，今別題錄，使尋覽易曉。』

歷代諸經支派陳化錄第七，因『別生諸經，曲順時俗，未通廣本，且接初心，一四句偈，未可輕削

故也。」

歷代所出疑僞經論錄第八，謂「正法深遠，凡愚未達，隨俗下化，有悖眞宗，若不標顯，玉石斯濫。」

歷代衆經錄目始終序第九，謂「經錄代出，須識其源。」

歷代衆經應感興敬錄第十，謂「經翻東夏，應感徵祥，而有蒙祐增信，故使傳持惟遠。」

道宣這部大著，比較前此各書，至少有下列四點特長：

一、傳譯所從錄，把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全部攝入。但長房則務炫博而眞僞雜收，道宣則務求眞而考證極審。又，一經而有數譯本的，皆注「初出」「第二出」「第三出」等字樣，使讀者一望而知傳譯次第。又某經初見於某錄，亦一一注明，使讀者既知各書淵源，又可因此求得各錄面目。

二、道宣這書裏：「單重傳譯有無」「分乘入藏」「支派陳化」「疑僞經論」四篇，把法經的隋衆經目錄全部攝入。但法經於每類之下，皆分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惑僞妄六門，其後三門既擯不著錄，而仍與前三門同廁於一卷中，未免擾亂讀者耳目。道宣則各自爲篇，不相雜廁，在組織上

最爲合理。又，別生一項，法經絕對排斥，道宣相對保存；疑惑僞妄，法經分而爲二，道宣合而爲一：這都是道宣比法經優長之點。

三、法經不記闕本，道宣創立「有目闕本」一錄，且明言預備將來便於採訪。這種「抱殘守缺」的態度，是目錄學家所應有的。

四、道宣這書中最有價值的創作，尤在「衆經舉要轉讀錄」一篇。因爲佛典太多，加以同本異譯，摘品別行，益覺繁雜。道宣把異譯別行諸經，各擇一最善之本做代表，這是極有益於讀者的。因爲目錄學者本是備一般學者的顧問的。

智昇的開元釋教錄，大體依倣大唐內典錄，但對於經論分類愈加精密。蓋學術愈發達，則派別愈細分。前此各錄，僅以大小乘經律論分類，至智昇則於大小乘經論更加解剖，依其派別而分類。這是他的第一長處。例如大乘論分釋經，集義兩部，蓋依原書性質而分，最合論理。又如大乘經分五部，五部外的單譯本又別自爲類；小乘經分四含，四含外的單譯本又別自爲類，這都因部帙太繁，姑且畫分以便省覽，在學理上並非有絕對正確根據。但就目錄學的立場來說，則取便檢查亦正是此學

中一重要條件。智昇創此二例，其功自不可沒；且以後編佛經目錄，亦竟未能出其範圍了。

第二點，子注的特別詳細，亦是這書的特長。自道安著錄，已有子注，但有如漢志，略著數字而已。以後各家，子注字數，逐漸增多。至智昇道錄，則有長至數百字的，儼然成了提要的雛形。以識鑒論，智昇固然不如道宣，所以往往有宣已斥爲僞書而昇仍濫收的。但昇既後起，宗法道宣，而用功又很勤，他把許多考證資料留給我們，組織又更加綿密，在佛經目錄學中，確實是再好沒有了。

現在且把智昇的書的全部組織做成一表：

- 開元釋教錄
  - 正錄——總集羣經錄
  - 別錄——別分乘藏錄
    - 有譯有本錄
    - 有譯無本錄
    - 支派別行錄
    - 刪略繁重錄
    - 補闕拾遺錄

- 疑惑再詳錄
- 僞妄亂眞錄
- 大乘入藏錄
- 小乘入藏錄

再把此書有譯有本錄的細目錄下，以見牠依派別分類的仔細：

- （一）菩薩三藏錄（卽大乘）
  - 菩薩契經藏（卽大乘經）
    - 般若經新舊譯
    - 寶積經新舊譯
    - 大乘經新舊譯
    - 華嚴經新舊譯
    - 涅槃經新舊譯
    - 五大部外諸重譯經
    - 大乘經單譯

有譯有本錄

- 菩薩調伏經（卽大乘律）
- 菩薩對法藏（卽大乘論）
  - 大乘釋經論
  - 大乘集義論
- （二）聲聞三藏錄（卽小乘）
  - 聲聞契經藏（卽小乘經）
    - 根本四阿含經
    - 長阿含中別譯經
    - 中阿含中別譯經
    - 增壹阿含中別譯經
    - 雜阿含中別譯經
    - 四含外諸重譯經
    - 小乘經單譯
  - 聲聞調伏藏（卽小乘律）
    - 正調伏藏
    - 調伏眷屬藏

聲聞對法藏（即小乘論）
- 有部根本身足論
- 有部及餘支派論

（三）聖賢傳記錄
- 梵本翻譯集傳
- 此方撰述集傳

第六節　盛極而衰的佛錄

開元以後，貞元間，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錄，全抄智昇原書，不易一字，祇增後起數譯家而已。

有宋一代，因為道家盛行，佛教衰落，僅有祥符釋教錄，景祐釋教錄二書，現皆已佚，無從評述。

元代因為崇尚喇嘛教，修輯大藏經，所以有王古的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及慶吉祥奉敕撰的至元法寶勘同二書，都依元大藏經原目為次序。

王古的書純屬「提要」體裁，對於各經論教理的內容，傳譯的淵源，譯本的分合同異，一一論列，文簡而意賅，實在是佛經目錄中一部空前絕後的書，不但前此沒有，直至今日亦還沒有同樣的第二部書。

慶吉祥的書，以漢文藏文兩大藏對照，勘其同異，『各乘方言，精加辯質，』『科題總目，號列羣函，標次藏乘，互明時代。』這是佛學界一件極重大的事情，雖說偏重於校讎而略於目錄。

明末有智旭作閱藏知津，頗師王古之意，欲用提要體裁。但祇抄寫各經論的篇目，不能挈全書綱領，俾學者得知梗概，所以比較王古的書差得遠了。

閱藏知津以後，還沒有比牠適用的佛錄，所以把牠的綱領寫在這裏，以見近代佛錄的一般分類法。

- 經藏
  - 大乘經
    - 華嚴部
    - 方等部
      - 顯說
      - 密呪
        - 經
        - 儀軌
    - 般若部
    - 法華部
    - 涅槃部
  - 小乘經

閱藏知津

- 律藏
  - 大乘律
  - 小乘律
- 論藏
  - 大乘論
    - 釋經論
      - 西土
      - 此方
    - 宗經論
      - 西土
      - 此方
    - 諸論釋
      - 西土
      - 此方
  - 小乘論
- 懺儀
- 淨土
- 台宗

雜藏
- 西土撰述
- 此方撰述
  - 禪宗
  - 賢首宗
  - 慈恩宗
  - 密宗
  - 律宗
  - 纂集
  - 傳記
  - 護教
  - 音義
  - 目錄
  - 序讚詩歌
  - 應收入藏此土撰述

第七節 結論

綜觀本章各節，可以得到三種觀念：

一、某一種學術盛行時，這一種學術的目錄一定跟着完善；時代過去了，這種學術衰頹了，這種目錄也就無精打彩了。佛學盛於隋唐，佛錄亦以隋唐所編爲最好，這是合於公理的。

二、每一種目錄必須由該種學術專家自己編纂，分類方才得當，提要方才得體，假如越俎代庖，或由一人包辦一切，則所編的目錄一定不會妥當合用。

三、佛書一向獨立於四部四庫之外，大藏經儼然與四庫全書立於對抗的地位，而且比他早數百年出世，而且深入民間；儒家儘管排斥佛教，而佛教依然盛行，佛書依然不朽；這足見一般目錄學家拘守四部，不齒佛道的無聊，且不合理。時至今日，仍有迂腐的人，說中國很少宗教書，杜威十分法宗教一門不合中國之用云云，眞是可笑極了。（本節大部分祖述梁任公師說）

第四章 道藏目錄

第一節　最早的道書篇目

道書與佛書，一向被中國士大夫認為異端外道，不與儒家並列。如阮孝緒之七錄將佛道作為外篇，隋書經籍志將道佛附見，均是一統的觀念。

道教目錄與佛教目錄對比起來，顯然是表現出渺小，但其分類方法，卻亦能如與佛經的精密。

道書篇目之最早見於書本上的，是葛洪抱朴子內篇遐覽篇。

遐覽篇並非是一種目錄體，他只是一種道教書籍的總編。開頭說：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消二天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錄在其中，免此壟畝，不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主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祕，不知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

文中說：

「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又遠勝于不見矣。」

道教目錄之所以不能有如佛教之廣大精深，最大的原因，固然是因爲佛教的書籍，係由外來，在中土所有分類中，不能容納有道一家目錄的必要；而道書則出產於中土，儒家的目錄中亦間可採入，故不能成一家言。而上所引的「不用多也」的觀念，亦有影響及之。

遐覽篇的道書篇目，並未分類，亦未有著述人，看其書名有「經」「圖」「符」「記」「法」五種：「經」如混成經二卷，玄生經二卷等等，玄錄二卷亦可入此。「圖」如守形圖坐七圖等等，「符」如自來符金光符等等，「記」如玉彌記膿成記等等，「法」如採神藥法作祕法等等。趙大白囊中要亦可入此。

第二節　雲笈七籤

最早的道藏書籍的分目，要算宋眞宗時岳州張君房撰的雲笈七籤。雲笈七籤其本身雖不是目錄書，然其分類的方法，開後世一切道藏分目之祖。下節所述的道藏目錄的分類，卽係根據於此的。

何謂「雲笈七籤」？吾人引他自己的話。

『七部者，今因正一經次，一者洞眞部，二者洞玄部，三者洞神部，四者太淸部，五者太平部，六者太玄部，七者正一部。』

『道門大論云三洞者，洞言通也，通玄達妙，其統有三，故云三洞。第一洞眞，第二洞玄，第三洞神，乃三景之玄旨，八會之靈章，鳳篆龍書，金編玉字，修服者因玆入悟，硏習者得以還源。』

『洞眞者，靈祕不雜，故得名眞；洞玄者生天立地，功用不滯，故得名玄；洞神者召制鬼神，其功不測，故得名神。』

『洞眞之教，以教主天寶君爲跡，以混洞太無元高上玉皇之氣爲本；（上教）洞玄之教，以教主靈寶君爲跡，以赤無太無元無上玉虛之氣爲本；（中教也）洞神之教以教王神寶君爲跡，以寘寂玄通元無上玉虛之氣爲本也。（初教）』

四輔者：『第一太淸者，太一爲宗；第二太平者三一爲宗；第三太玄者重玄爲宗；第四正一者眞一爲宗。』

合三洞與四輔，卽成爲七部。這是道教書籍的七個大類。

七個大類中上三類每類各分十二目今亦引本文:

「十二部者,第一本文,第二神符,第三玉訣,第四靈圖,第五譜錄,第六戒律,第七威儀,第八方法,第九衆術,第十記傳,第十一讚頌,第十二表奏。」

「本文者,卽三元八會之書,長行元起之說,其例是也。」

「神符者,卽龍章鳳篆之文,靈跡符書之書是也。」

「玉訣者如何上釋柱下之文,玉訣解金書之例是也。」

「靈圖者,如含景五帝之像,圖局三一之形,其例是也。」

「譜,緖也;錄記也。緖記聖人以爲教法,亦是緖其元起使物錄持也。」

「戒律者,如六情大惡之例是也。」

「威儀者,如齋法典戒請經軌儀之例是也。」

「方法者,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之一是也。」

「衆術者,如變丹錬石,化形隱景之例是也。」

「記傳者，如道君本業，皇人往行之例是也。」

「讚頌者，如五眞新頌，九天舊章之例是也。」

「表奏者，如六齋啓願，三會謁請之例是也。」

道藏的每一洞有十二部，三洞即有三十六部。「大乘具有三十六部，中乘具有二十四部，小乘唯十二部，何者，以大得兼小故也。」

這每類的十二子目，不但其意義非常精確，且富於系統性，較之阮錄的將道教分爲四種，細粗不知相差多少；其由本文而至表奏，中間均有一貫的理論，對於此點，可閱原書第六卷論十二部。

關於道家目錄之以部名，其中亦含有精意。「通言部者，以部類爲義，亦以部別爲名，謂別其義類，以相從也。無方釋義，十二互通，從通制別，意如前釋。然十二部內，惟本文有通相別向，以十二部皆是文字，爲得理之本道，名爲本文，本文猶是經之異名。十二部既通名爲經，是通相本文也，於通相文內，則出一部是五篇眞文有生天立地之能，是一切法本爲別相本文也。不可言十二部皆是玉訣，別出一部，是別相玉訣也。錄部例然。……」

上文所謂『別出』『通相』意念，均是合乎類別原理的。後來一切道家目錄都依此爲依歸，實在因其本身已是非常完備的原故。

第三節 道藏目錄

根據雲笈七籤的分部法應用到道藏目錄中去的，據吾人所知，最早的是明天啓間白雲霽（號在虛子）撰的道藏目錄。

四庫提要謂：『以道藏之文，分門編次，大綱分三洞四輔十二類。三洞者，一洞眞部，元始天尊所流演，是謂大乘藏法；二洞元部，太上老君所流演，是爲中乘中法；三個神部，亦出太上老君，是爲小乘初法。四輔者，其一太元部，洞眞之輔也；二太平部，洞元之輔也；三太清部，洞神之輔也；四正一部，三洞三輔所會歸也。所分七部，與雲笈七籤一一相合。蓋歷代道家之舊目，其七部子目，則各分本文，神符，玉訣，靈圖，譜錄，戒律，威儀，方法，衆術，記傳，讚頌，表奏十二類，其書則以千字文爲次，以一字當一函，函各具其卷數。自天字至羣字爲舊藏之目，自英字至將字爲明人新續之目，每條各有解題，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之例。所列諸書，多捃摭以足卷帙。如劉牧易數鈎隱圖遺論九事，張理易象圖說內外

篇，雷思齊易外別傳（案此本俞琬之書雲峯誤以爲思齊書）易筮通變易圖通變舊皆入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舊入地理類，楊雄太玄經，邵子皇極經世，鮑雲龍天原發微舊皆入儒家類，墨子舊入墨家類，素問，靈樞經八十一難，孫思邈千金方，葛洪肘後備急方，急救仙方，仙傳外科祕方，寇宗奭本草衍義舊皆入醫家類，公孫龍子尹文子舊入名家類。韓非子舊入法家類，孫子舊入兵家類，鬼谷子舊入縱橫家類，鬻子，鶡冠子，淮南子，子華子，劉子，馬總意林舊皆入雜家類，錄異記江淮異人錄舊皆入小說家類，黃帝宅經，龍首經，金匱，玉衡經，元女經，通占大象歷星經，靈棋經舊皆入術數家類，陶宏景華陽隱居集，邵子擊壤集，吳筠宗元集舊皆入別集類。雖配題或有未安，門目或有改易，然總無以爲道家言者，今一概收載殊爲牽強。蓋二氏之書，往往假借附會以自尊其教，不足深詰，雲霽所註，不能甚詳，而亦頗具崖略，考道家之源委，茲編亦其總匯也。」

白書的編類，有許多固然是附會得可笑，如四庫提要所說，然其中亦間有理由；如將黃帝宅經等三書，在術數家類可，在道教內要何嘗不可？又如將葛洪所著書列入道家，在道家的立場上，亦何嘗是不應當？

四庫提要謂七部子目各分爲本文等十二門類，是微有錯誤。三部——洞眞洞元洞神，固然是分爲十二門類，然其餘四部則並不分爲十二類，只分號而已。

白書的解題，有許多將卷的細目寫出，如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卷之十一

「卷一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卷二玉宸大通品，卷三天地八維安鎮國祚品，卷四永延劫運保世昇平品，卷五消魔國君王侯世土災祥品，卷六太乙神變五福護國誅兵品，卷七顯瑞符應品，卷八清微金科品，卷九禹餘玉律品，卷十大赤靈文品。」

有的則將書的註者及其內容寫出，如：

「元始說先天道德經，卷一之五 宋息齋李嘉謀注

此經元妙神眞，道五千祕言，當與太上道德經互參，方明有無之妙，道德自然與夫生之徒，大有三七穴，水火之妙，蓋先天之學，甚於理系一之外。」，

有的則將一書之價值寫出，如

「大洞玉經 二卷 有符

若能行持經中符咒，精神混煉，存神日新，返老還童，長生久視，書考神仙通鑑，並列仙傳記內，行持大洞經法，登仙者，不可勝紀矣。」

『有的則述書中一二語，如

『高上玉皇心印妙經 內云，上藥三品，神與气精，履踐天光，呼吸玉清等語，此是內修，神機。』

有的則只將著者寫出，如：

『金液還丹百問訣一卷 渤海李光元集』

白書的解題，四庫說他『不能甚詳，』確是對的。

總上所言，吾人對於道藏目錄，可歸如下面三點：

一、分類能有系統化，

二、對於書之選擇欠眞確，

三、解題好者不多。

第五章　幾個特出的目錄學家

中國目錄學自劉向父子到今日，人才輩出；如要給他一個個討論，當然非本書所可能。（名達另著有目錄學史。）此書所應講述的，只是幾個比較特出的目錄學家。每人所述，均分作三方面：一、簡單事略，即小傳，二、對於目錄學的貢獻，三、對於後世的影響。

第一節　劉氏父子

1. 小傳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豐人，生於漢昭帝元鳳四年，即紀元前七十七年，十二歲時，以父德任爲輦郎，弱冠擢諫大夫，元帝初，爲散騎宗正給事中，以石顯等譖陷，中廢十餘年。成帝即位，石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上方進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按時成帝河平三年——紀元前二十六年）向乃集合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序次列女傳以戒天子，乃採傳記論事，著新序說苑各若干篇。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嘉其言，嘗嗟歎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年七十二卒，（漢成帝綏和二年西曆紀元前六年）

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前漢書楚元王傳）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約生於漢宣帝甘露初年（紀元前五十三——五十）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向死後，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更始元年，自殺。（紀元後二十三年。）

2. 對於目錄學的貢獻

劉氏父子對於目錄學的貢獻，最大的是成立目錄學。在劉氏以前，固然沒有名義上的目錄學，亦沒有實際上的目錄學。自劉氏父子校中五經祕書後，目錄學纔能成立。可惜七略別錄及七略自唐末卽已遺失；後人雖有輯本，不能窺見全豹；所賴以研究的對象的，只有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吾人將兩者合觀，就可以發見劉氏父子對目錄學有特殊的貢獻：

一、分類的系統性　七略中的分類，不但其六個子目各有一定的界限，卽其子目亦以時代先後為序；其中雖間有顛倒錯亂，但不失其系統性。不僅是一部目錄學，幷且是一部學術史。

二、校讎的精密　劉氏校書，對於內容，并加以嚴謹的細密的觀察，開後世校讎學的先聲。如宋刊本戰國策中一段話：『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去複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這是多麼科學的態度！

三、分類的細密　如論語分爲古齊魯三家，魯又分爲夏候等等，如詩賦分爲屈賦陸賦荀賦雜賦歌詩等五種。

以上三點，是劉氏父子最大的貢獻，至於其他，可參閱本卷第二章。

3.　對於後世的影響

後世的目錄學中一大系統，就是淵源於劉氏；言其分類方面則有七志七錄，通志藝文志，祠堂書目等等；言其體裁方面，則有隋書，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四庫提要等等。上面吾人亦已經提過了。

第二節 阮孝緒

1. 小傳

阮孝緒，字士宗，尉氏人，生於齊高祖建元元年（四七九年）幼至孝，年十三，徧通五經，旣冠，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外兄王晏貴顯，屢至門，孝緒穿籬逃，不與相見，及晏誅，竟獲免。御史中丞任昉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梁書南史）普通中，博採宋齊以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宿聚墳籍，必力致其名簿，以其所見聞，較之官目，多所遺漏。普通四年，乃述於建康禁中里宅，通人平原劉杳以所抄集書盡與之。（七錄自序）乃著七錄，分內外篇，內篇五錄，外篇二錄，行於世。梁武帝大同二年（五三六年）卒，年五十八。七錄今佚，惟自序尚見於道藏廣弘明集中。

2. 對於目錄學的貢獻

比阮氏較前的，雖尚有王儉的七志，然以對目錄學的貢獻而言，雖王氏至今未見一語傳下來，不能斷言其優劣，然以分類方法而論，阮氏較之王氏來得美善，梁任公師謂其合乎科學化，信然！

阮氏對目錄學的貢獻，爲便於明瞭起見，亦分項說明：

一、分類的合理化　自序謂『斟酌王劉』實在其貢獻實有超於王劉，如將史部獨立爲一門，圖譜等併入各類，均是非常妥當的。如另外將不能編入之書另列，這種方法，一直響影到清末張之洞的書目答問。

二、適應時代環境　自序說『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軼孔籍，王氏雖載於篇，而不在志限，卽理求事，未爲所安，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尙矣，劉氏神仙陳於六技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將佛道另列一門，在當時環境中，是非常合理的。至於將神仙合於道教，在理論上亦屬應當。四庫提要譏道藏目錄將仙道合一爲不當，實未得三味之論。

三、工作的科學化　所謂『天下之遺書祕記，庶幾盡於是矣』能有這樣的勇氣，纔能編成完善的目錄。吾人看他自序首段，當可知其用心之辛苦，後世知見書目，大約係受他的影響。

3. 對於後世的影響

阮錄最大的影響，就是做隋書經籍志的範本，在前吾人已經作過一番比較了。

阮錄的目錄分類，對於後世的影響，亦是非常大的。如道佛的分類，一直影響到後世的目錄學家；而其將文字集略的另列，亦開後世將類書另列的風氣。

第三節　毋煚

1. 小傳

毋煚在目錄學家中，比較是不引人注意，然他卻是目錄學家中的一位無名的英雄。他的歷史在舊唐書中只有一點附在韋述傳下，吾人對於他的歷史，只知道他是洛陽人，官至右補闕，開元五年上從馬懷素之請，選輯書籍。後三年，奉詔與韋述余欽等總輯書目，翌年成，上之，即四部書錄也。（據玉海卷五十二，及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一）開元九年，毋煚略為四十卷，為古今書錄，奏上，賜銀二百兩（據玉海）一點點而已。

2. 對於目錄學的貢獻

毋煚最大的貢獻，是古今書錄，可惜到現在隻字沒有留下來，所藉以考見的是被錄於全唐文卷九十四卷中一篇標集四部經籍序略及舊唐書經籍志而已。但舊唐書的撰人太不高明，甚至乎

可以說一點沒有目錄學的知識；一方面是『不欲雜其本部，此（指開元以後書）並不錄』一方面又是『煚等四部目及釋道目並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軸繁多，今並略之。』因此，古今書錄在舊唐書經籍志中所遺留給吾人的，只有書名而已。對於毋氏目錄學的意見仍只能從其一篇不滿八百字的序略去研究。他的序略首述。

一、書籍有目錄的必要　『竊以經墳浩廣，史圖紛博，尋覽者莫之能徧，司總者常苦其多，何暇重屋複牀，更繁其說。若先王有闕典，上聖有遺事，邦政所急，儒訓是先，宜垂教以作程，當闡規而開典，則不遑啓處，何獲晏寧，曩之所修，誠惟此義。然體有未愜，追怨良深。』次述：

二、四部書錄的不完備處　『於時祕書省經書實多亡闕，諸司墳籍，不暇討論，此則事有未周，一也。其後周覽人間，頗覩闕文，新集記貞觀之前，永徽以來，不取近書，採長安之上，神龍以來未錄，此則理有未宏，二也。書閱不徧，事復未周，或不詳名字，或未知部伍，此則體有未通，三也。書多闕目，空張第數，既無篇題，實乖標榜，此則例有所虧，四也。所取書序，咸取魏文貞，所分書類，皆據隋經籍志，理有未允，體有不通，此則事實未安，五也。昔馬談作史記，班彪作漢書，皆兩葉而僅成；劉歆作七略，王儉

作七志，踰二紀而方就。執有四萬卷目，二千部書名目，首尾三年，便令終竟，欲求精悉，不其難乎！」再述：

三、倣古今書錄的體例　「所以常有遺恨，竊思追雪，乃與類同契，積思潛心，審正舊疑，詳開新制。永徽新集，神龍近書，則釋而附也；未詳名字，不知部伍，則論而補也；空張之目，則檢獲便增，未允之序，則詳宜別作。紕繆咸正，混雜必刊。」又述：

四、古今書錄的內容　「改舊傳之失者，三百餘條，加新書之目者六千餘卷。凡經錄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史錄十三家，八百四十部，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子錄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七卷；集錄三家，八百九十二部，一萬二千二十八卷。凡四部之錄，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成書錄四十卷。其外有釋氏經律論疏，道家經戒符錄，凡二千五百餘部，九千五百餘卷，亦具翻譯名氏，序述指歸，又勒成目錄十卷，名曰開元內外經錄。若夫先王祕傳，列代奧文，自古之粹籍靈符，絕域之神經怪牒，盡載於此二書矣。」末述：

五、目錄的功用　「夫經籍者，開物成務，垂教作程，聖哲之能事，帝王之達典，而去聖已久，開鑿

遂多，茍不剖判條源，甄明科部，則先賢遺事，有卒代而不聞，大國經書，遂終年而空泯；使學者孤舟泳海，弱羽憑天，銜石填溟，倚杖追日，莫聞名目，豈詳家代，不亦勞乎，不亦弊乎！將使書千帙於掌眸，披萬函於年祀，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經墳之精術盡探，聖哲之賾思咸識，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以傳後來，不其愈已！」（按上引爲毋氏全文，因此文不甚爲人知，故全錄於此。）

總上所引，毋氏對於目錄學上的貢獻，至少可歸納到下列幾點：

一、目錄上的蒐集圖書，應實事求是。不應將近代書籍不列，亦不應將已佚之書濫充篇幅。

二、目錄上每書應有解題，並應有考證。

三、對目錄上的歸類，應詳加論求，不可任意編入，亦不可以彼入此。

四、目錄分類應甄明科部，序解應剖判條源。

五、目錄不但應該容易檢查，并且要使人一見目錄，卽知其大要。

上列五點，只就其犖犖大者；以現代的術語去說明，第一是蒐集書籍應以現存者爲限；第二，卽是每一書均要有提要；第三是歸類應取嚴格主義；第四是歸類應有系統化，序解應有歷史性；第五

就是現代分析目錄的說明。——王應麟評其「詞簡事具」諒是確論。其餘尚有許多點有價值的議論，讀者看其序略，自能知道的。

3. 對於後世的影響

毋氏對於後世的影響所藉以表現其一部的，就是舊唐書經籍志。

四部分類法雖創自隋志，但到四部書錄纔修正完善，而唐志卻是首先採用四部法於正史的第一部。此後各史之所以一致採用者，或須亦因此故。——四部書錄的總纂者中之一人是毋氏，而唐志又是以毋氏爲藍本。所以吾人如以四分法在中國史上勢力之所以怎樣廣大，歸功到毋氏，亦未見爲非。

在此，吾人將古今書錄這部書在何時遺失，略爲考證一下。古今書錄，舊唐書新唐書均著錄；崇文書目中有開元四庫書目四十卷，以卷數與年代考之，恐卽是此書；紹興時，改訂之崇文總目下，於此條下註「闕」字。同時，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在崇文總目條下云：「國史謂書錄自劉向至毋煚所著皆不存。」可見此書大約遺失在南渡時。至於元脫脫所修宋史雖有著錄恐是不足信的。

第四節　鄭樵

1. 小傳

鄭樵，字漁仲，福建莆田人，生於北宋徽宗崇寧三年（紀元一一〇四），死於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五十九歲，爲人博學強記，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中，以荐召對，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言者劾之；改監南嶽廟，給札歸鈔所著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樵居夾漈山，學者稱夾漈先生。

2. 對於目錄學的貢獻

鄭氏的校讎略及藝文略在目錄上影響之大，吾人在前面已屢次提述過。現在吾人只就其最大的幾點，略爲簡述一下。

一、同類書必歸入一類　鄭氏謂：『一類之書當集在一處，不可有所間也。』這就是今人分類時最大的原則。

二、編目時應仔細研求，不可使與內容相衝突。　鄭氏批評班氏將尉繚子入雜家類，是見名不

見晉崇文總目將顏師古作刊謬正俗列入論語類，是見前不見後。反面，亦就是今人一個原則『適入其類。』

三、一書既已分類，卽可不必再有注解。說見前引。

四、凡模糊不明之書，應卽加以注釋。鄭氏謂『蓋有應釋者，有不應釋者，不可執一概之論。』『當觀其可不可。』

五、亡書亦應另列　可以本所系而求。這點吾人爲立論是非常精確的；古書如一時亡去，或只是耳目之限。假設將亡書另列，一方面不但不致與今存者混亂，一方面又可使後人作考證之用。

六、書籍應以內容分類　鄭氏所謂『以人類書』卽是。一人著有兩種性質之書，卽應分入兩類，不可混在一起。

上列六點，吾人已可知道鄭氏目錄學理論的精深。全部校讎略，內容均是非常精奧的，均值得吾人嚴重的注意。

3. 對於後世的影響

鄭氏最大的一點貢獻，是贊成書籍編類後不須加以不必要的注釋；而其最大的一點影響，亦在乎此。後世大部的目錄，都是依此格式的。

鄭氏其他諸點，對於目錄學上影響亦是非常大，下述的章實齋就是深受鄭氏影響中的一個。

第五節　章學誠

1. 小傳

章學誠，字實齋，號少巖，原名文斅，紹興會稽人，生於淸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十六歲時，卽纂編東周書百餘卷，後入國子監讀書，三十五歲開始著文史通義，翌年，編纂和州志，旋成進士，官國子監典籍。四十三歲時，著校讎通義，晚年修鉅大無匹的史籍考，已成而未刻。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卒，年六十四歲，有章氏遺書行世。

2. 對於目錄學的貢獻及其影響

章氏對於目錄學上的見解，是劉鄭以來之第一人；而其影響之廣，亦然。爲簡明起見，吾人分下列五方面去敍述。

一、目錄應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關於這點，可閱前述諸章。

二、目錄的分類應根據時代的變遷而更改。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是不可行；以四庫之成法而部次今日之書籍，亦是不可行的。

三、目錄中並應當有「互著」「別裁」之例 所謂：「本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為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備著述源流。」

四、編目時應審慎從事，不可有一書兩名，一書兩入之事，別裁互著者，應即加以註明。

五、分類的綱目，其自身應力求其系統化，並須能包括書籍之全部。

上列五點，只是章氏意見中的一斑，而這五點，對於今人的影響已是非常的大。其所述的種種，在目錄學上大都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論述目錄學到這種境界中，實是值得欽佩的。（關於章氏目錄學上之議論，須參閱校讎通義，及文史通義中之和州志藝文志序例，永清縣志六書例議，及天門縣志藝文考序，史籍考釋例，等篇。）

第六節　紀昀——四庫全書總纂者

1. 小傳

紀昀，字曉嵐，晚號石雲，河北獻縣人，生於清雍正二年（一七二四），乾隆間成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昀貫徹儒籍，旁通百家，其學在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僞，主持風會，爲世所宗。任四庫全書總纂官。據說他校訂整理，每書悉作提要，冠諸簡首，稱大手筆。又奉敕撰簡明目錄，許爲精深；一生精力，備注於此。嘉慶十年卒（一八〇五）年八十二，諡文達，有遺集及閱微草堂筆記七種傳世。

2. 對於目錄學的貢獻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出自衆人之手，本非紀昀一人之功。我根本懷疑他一點學問沒有——但紀昀，既是任職最久的一位總纂官，我們就把他當作一位特殊的目錄學家，代表那許多專家吧。

四庫全書總目對於目錄學上的貢獻，亦分幾點去說明。

一、分類的系統化　中國圖書，四部分類法是否完善？是另外一個問題。但其每一類中所包括

的類目，其自己卻成爲一系統的集團，使後人在應用上不至發生多大的扞格矛盾，這不得不認爲是一種好的目錄。

二、每一目中的書籍，均以時代先後爲序，無形中將目錄做成爲一部學術史。

三、有存目之制度，使後人亦可作考證的材料。

四、每一種書籍能歸入他自己的門類，『如筆陣圖之屬舊入小學類，今惟以論六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不過筆札之工，則改隸藝術。』又如『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舊入傳記類』『今均改隸小說。』

五、每一種書都注明來源，如內府藏本，浙江吳玉墀家藏本等等，使後人容易查考。

六、『四部之首，各冠以總敍，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併改隸，以析條目。』

七、關於一書之解題，於著述人一項，有的詳述其生卒爵里，有的則僅述一名，如歐蘇之類，能詳略得中。

八、對於一書之著者，可考者寫『某代某人撰』不確者題『舊題某人撰』，此種分別，對於現在編目時，亦是須應用到的。

3 對於後世的影響

四庫對於後世的影響，在前面已經提起過。其分類的方法，有清一代，以及民國成立後的一段時期，成爲分類法的典型。即是現代亦尙有許多圖書館去應用。其影響之大，吾人可不必再加以敍述了。

四庫全書的分類法，現代全部移下來，固然是要不得，但其對於目錄學上許多理論，吾人認爲有考慮之可能。而其中之不可磨滅的點，亦不能妄加非議的。

上述六個目錄學者，只就其對於後世有較大影響的而言。至於其餘的，如明末的焦竑，清代的黃丕烈孫星衍等等，在目錄學上亦均有精到的理論，本書不能一一加以敍述。且待目錄學史中詳述吧。

附註：本書各節，以論述鄭氏較詳，餘五人較略。蓋以鄭氏爲不甚知名之人，而其餘則概昭昭在人耳目也。

第六章　西學輸入與中西合流

第一節　西學之輸入

清代自鴉片戰爭後，西洋學術逐漸的輸入中國，中國學術界即因此而起了變動：哲學，羣學，物理學等等新名詞，在中國學術界上開始有了地盤，過去的舊分類法，已不能包含這批新來的學術，於是，因時勢的要求，新的分類法，卽因此而發生了。

分類既是漸進的，因此在當初開始吸收新書的時候，其分類法，往往是非常武斷；然又極富於改革性；吾人下節所舉的古越藏書樓的分類法，充分地表現出這時對於分類法的改革性，同其武斷性。

第二節　古越藏書樓書目

古越藏書樓，建在光緒三十年，這時西書已經有不少傳到中國來，中國一向的分類法，已不能容納這許多的書；最早改革分類法以容納新與學科的，就是古越藏書樓的書目。

古越藏書樓的藏書章程的宗旨中有云：「本樓類設之宗旨有二，一曰存古，一曰開新。」「學問必求貫通。何以謂之貫通？博求之古今中外是也。往者士夫之弊，在詳古略今，現今士夫之弊，漸趨於尙今蔑古。其實不談古籍，無從知政治學術之沿革；不得今籍，無以啓借鑒變通之途逕。故本樓特闡明此旨，務歸乎平等而杜偏駁之弊。」所謂「存古」「開新」，充分地表現出當時士大夫的思想。

古越藏書樓本來是分爲經史子集及「時務」五部，編爲三十八卷，後來改爲政部學部二部，編爲二十卷，這變化是值得注意的事實。在西學當初入中國的時候，藏書家因爲沒有地方可以將他幷入，於是列時務一部以容納，這是非常自然的舉動。後來因爲發現不便，於是改隸異辙，中國的分類法卽因此而起了一種大改革。吾人試觀他的分類：

學部 分易學，書學，詩學，禮學，春秋學，四書學，孝經學，爾雅學，羣經總義學，性理學，生理學，物理學，天文算學，黃老哲學，釋迦哲學，墨翟哲學，中外各派哲學，名學，法學，縱橫學，考證學，小學，文學，等二十三門。

政部　分四史，兼補表，補志，考證，編年史，紀事本末，古史，別史，雜史，載記，傳記，詔令奏議，譜錄，金石，掌故，典禮，樂律，輿地，外史，外交，教育，軍政，法律，農業，工業，美術，稗史等二十四門。

從上表，吾人顯然地可以知道下列二事：

一、分類法的創造與武斷　此目能打破已成爲金科玉律之四部，而創爲二部，將新學之書，與一向奴視一切之經並列，其創造性爲何如！而其將各種學術任意列入各類，其武斷性又何如！

二、將中國固有之各門，均加以『學』字　如羣經總義學等等，在當時實足引人驚異，即今人觀之，恐亦將駭異也。

至其在分類法上不妥的地方，如將美術稗史入政部；四書另立一部而名謂『四書學』，天主教耶穌教附入墨翟哲學等等，其謬誤是非常顯明的。

第三節　南洋中學藏書目

南洋中學藏書目，是民國八年陳乃乾編的，因此，其分類的體裁，較之前者，又有進步。然與前者有不同的一點，就是前者將新學包在內，而後者則純是對於中國舊分法的改革；吾人在書目中不

能發現一本新書。

湯濟滄敍中有云：「書目之編制，亦頗費斟酌，四庫之名，最不妥者爲經，尙書記言，春秋記事，皆詩也。毛詩爲有韻之文，三禮亦史之一類，而孔孟之在當日，與老莊管墨商韓等何別。自漢武罷黜百家，尊崇儒術，後人踵事增華，經之數，增之十三。今政體革新，思想家不復如前次之束縛，此等名目，將必天然淘汰，大勢所趨，無可避免。如儒家者，仍列爲九流之一可已。故本書目不用四部之名，區其類爲十有三，如或偭心貫當，而逐漸釐正，責在後起。」

南洋中學藏書目的分類方法，與古越藏書樓書目一樣，有好處，也有壞處。

它的優點：

一、能徹底打破四部　南洋中學藏書目，將書籍分爲十三類，中間包括中國所有的學術，將從前的衞道觀念，一掃而空；首先對經部下攻擊的，在分類法上，是南洋中學開始的。

二、分類的平均　古越藏書樓書目的失敗點：最大的是在要將人類的知識，歸成爲政學兩部。南洋的書目，即能改除此點，將書籍分爲十三類，使每一本書籍都能很自然的歸入他的門類中，則

是一種重要的改良。

它的劣點：

一、類目的不妥當　南洋中學藏書目，因爲係屬草創，因此有許多類別，未免太無意義，如周秦古籍這一個名詞，在類別上的意義是非常含糊的。其所收的書籍，亦各有其自己的特性，不需要將他列成爲另一特類的。

二、歸類的不妥當　南中書目在歸類上，亦顯然有許多扞格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或許是因爲分類時的不考慮，一方面則亦因爲中國書有許多種內含太混統。在新舊交替之時，吾人亦須加以相當的原諒。

第四節　杜氏分類法的輸入與中國的改訂

杜威（Melvil Dewey）的十進分類法，創始於一八七三年，刊行於一八七六年，其後逐次增訂，至一九二二年之第十一版出版，較之初版已增加九百四十六頁（初版僅四十二頁）翌年，卽民國十二年，沈祖榮及胡慶生合著之仿杜威十類分類法出而問世，是可說杜氏分類法介紹入中

國之始。

杜氏十分法之合乎自然的規律，已差不多被大部份人所承認，而其在全世界圖書館中勢力的偉大，亦已不須加以敍述；至其分類法之是否妥當吾人觀應用區域的廣大，當可想知。然而中國一向有其固有的文化，杜氏分類法對於中國，只有三十三個號碼，在應用上當然不夠，因此就發生下列的種種：

第一種　是仿照杜氏分類法的，上所舉沈胡之書卽是代表。門類亦分爲十，卽『〇』經部及類書，『二』哲學及宗教，『三』社會學及教育學，『四』醫學，『五』科學，『六』工藝，『七』美術，『八』文學，『九』歷史。此法之合乎原則否，吾人姑且不討論；而其仍保持經部之名，則與四庫分類法又有什麼不同呢？

第二種　補充杜氏方法，吾人以查修之杜威書目十類分類法補篇爲代表。他是將中籍之性質爲杜氏所有者，卽用杜法，杜法沒有的，則在杜法留與中國的位置擴充之。然此法實際上，對於中國圖書分類法中，一點沒有實用，只不過『削足適履』而已。

第三種　是適用於中西籍的仿杜法，吾人可以舉杜定友之圖書分類法爲代表。杜定友氏之變通杜威原有的順次，吾人固不加以深論；惟以經部全體入普通類，吾人實不能贊同。經部類書籍之應另列，上節湯濟滄氏的話已經非常透徹，此處可不必再加以敍述。杜氏一方面既說「分類之時，不可不從嚴格主義。一物既入甲類，則斷不能復見於乙類。」一方面又說：「至若因特別情形，而必欲打破經部者，表中亦已注明，分類者審酌辦理可也。」如此豈不動搖自己的立足點。

上列這三種方法，對於中國圖書的分類，使用上均要發生困難。比較妥當的，是

第四種　王雲五氏的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關於這分類法的合乎應用，吾人將在下卷第一章中去討論。

最後，吾人有一點貢獻給王氏；爲適應將來圖書館中書籍大量的增加起見，對於細目亦應當列入，這點希望在再版時，能增加進去，以副將來大規模的圖書館的應用。

第七章　目錄學的趨勢

第一節　目錄學與學術

目錄學在學術上地位的重要，在前面吾人已加以詳述，惟爲推覩將來之趨勢起見，似乎應將他再提出來作再度的測量。

古人有云：『不讀破天下書，不能治漢書藝文志，不通漢書藝文志，亦不能讀天下書。』我人觀目錄學與學術的關係亦同。

沒有完備的目錄，不能讀天下的書籍；不盡知天下的書籍，亦不能編完備的目錄。因此，某時代的學術界的空氣如何，只要看該時代目錄界的情形如何，即可知道。

中國過去的目錄學，造端于劉歆七略，發揚于兩晉南北朝，收萎于清季，復興于今日；但其形態仍不能跳出四庫的範圍外。再可以說一句，自劉歆創七略後，雖有鄭樵章學誠等加以精討，但其範圍，只是平面的發展，並沒有直線的進步。換言之，自西漢至今日，雖已有了二千年的歷史，而目錄學一科，仍就是在一個圈子內打走圈，正如同其他學術一樣沒有進步。

張爾田有云：『目錄之學，其重在周知一代學術及一家一書之宗趣，事乃與史相緯，而爲此學

也，亦非殫見洽聞，疏通知遠之儒不爲功。乃世之號目錄家者，一再傳後，寖失其方，百宋千元，標新炫異，其善者爲之，亦不過如吾所謂鰓鰓於寫官之異同，官私著錄之考訂而止。剖析條流，以爲綱紀，未之有也。』（見校讎學纂微序。）吾人雖對於目錄學『在周知一代學術』不一定同意，但目錄，必須辦到『剖析條流，以爲綱紀，』則是一定的結論。

學術範圍的廣大，已經包括了全宇宙的人類知識；在將來時代演進後，人類知識必然的亦隨之而擴展；而學術的範圍，亦必然的較今日爲廣泛，書籍當然亦一定比今日增加多多。單以今日而論，不要說統讀全部科目的書籍爲不可能；單要讀完一種科目的書籍，亦已經不可能。要想補救此種缺憾，惟有靠用工具，目錄學就是唯一最有用的工具。

人類研究一門科學，非單獨看一門的書籍即可得了；必然的，對於與該科有關的書籍，都須有相當的瞭解。吾人既想讀完一科的書籍，已不可能，如再想閱讀其他書籍，當然尤其不允許。要彌補此缺憾，亦唯有靠了目錄學的幫助纔行。

學術愈進步，分類亦愈細密。從前只有幾種，現在已不知增加了幾種；單以分類法上的學科而

論，數目已是驚人，現在只是大類的一種，將來時代進步後，或須要脫離了大類而自己變成爲一種大類。如心理學一門，現在已有脫離哲學的趨勢。因此，吾人編目或研究，尤其要發生影響而在學術研究上，目錄學的地位，又必然的成爲一種最有用的工具。

第二節 目錄的時代性

目錄學既隨着了學術的進步而進步；因此，必受着時代的限制。七略的分類，無論如何好，但在現在如有人去依照，就必定行不通。因爲七略只是漢代的目錄。

四庫的分類法在現代之所以行不通，一方卻固然是因爲其本身的分類不精密，而其大部份的原因則在乎西洋許多新進來的學術，非四庫所能包得住的緣故。而杜威的十進分類法的不能單獨在中國圖書館中應用，因爲中國大部份的書都非杜氏分類法所能包括。

中國因爲沒有一個分類法，可以兼包內外，容納中西；因此其分類往往有兩個模型：一個是杜氏的十進分類法，一個是四庫分類法。結果，兩者的標準就不容易一致，以版本爲標準呢？還是以內容爲標準呢？迷乎中道，不知所向！

王氏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發表後，於是在分類法上起了一種革命，其十士廿號的增入，確能打破中外的分隔；在現今各法中，不得不認爲最適用的。但與吾人的理想，仍是不能相合，這點希望能再造出一種新分類法來。

第三節　理想的分類法

吾人理想中的分類法，不但能適用在中國，並且能適用到美國，甚至全宇宙。

在學術世界化的現在，一方面應求其學術之本身世界化；一方面幷應求已有的學術的貫通。一方面應該發揚固有的學術，一方面並應研究新興的學術。在這種觀念下，目錄學的世界性，尤其顯得切要。——分類法就是目錄學中最先應世界性的先決問題：

理想中的分類法，所應注意的，有下列幾個原則；

一　分類法應包括全宇宙的知識在內；除對於本國應力求其精密外，對於別國亦應求其能包括。

二　對於中國固有的科目，不應混沌含糊，應力求其精密，對於易書等，均應以科學的眼光，分

析其細目。

三　對於地理的分類，應包括世界中重要的地名，不單單適合於中國纔可。

四　能吸收過去各種分類法的長處，及改進短處。對於中西書籍，均能很明瞭的了解。

五　類別應力求其精確詳明，有使人一見即知之能。

六　分類法中應富於伸縮性，能吸收新學術的增感。

上列六點，只是吾人的理想，至其是否能表現分類法的世界性，吾人卻不敢斷言。

第四節　理想中的目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到現在尚保持其在學術上的地位；因爲其提要所示，確實能指出一書的大意。雖有不少武斷主觀的地方，但大部份均甚精確，亦是事實。從這點，吾人就可以推論到理想中的目錄，應是怎樣一種形式？

過去目錄的方式，當然不適用於現在；但現在一般所用的卡片目錄，能否完善無疵，卻亦是個疑問！

吾人在第一章的定義，對於其中有幾點，吾人並未在本書中提起過怎樣編法；（第三卷的方法篇，只着重在現今一般人的所用。）亦無提起的可能。然吾人深信將來卡片上所載的事項，必定須要合乎本書對於目錄學所下的定義，吾人認爲毫無疑問。第三卷方法篇中所提到的，亦有幾處是根據這觀點的。

吾人在這兒鄭重地提起，在沒有完善的編目法前在可能內對於『分析卡片』應多多置備。

（下卷中分析卡片的寫法，並未詳述，因非一般所可置備。）

第八章　目錄學年表

中華民國紀元前若干年	西曆紀元前若干年	當代帝王紀元	目錄學重要事蹟及關係事蹟
一九三七	二六	漢成帝河平三年	自武帝求書天下，百年之間，書積如山，外則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是年八月丁卯，成帝以書頗有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見漢志）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七錄序）（是爲有提要之始。）

中華民國紀元前若干年	西曆紀元後若干年紀元	當代帝王紀元	目錄學重要事蹟及關係事蹟
一九一七	六	漢哀帝建平元年	劉向卒，哀帝復使其子歆成父業。乃徙溫室書於天祿閣上。後此數年內，歆遂總括羣書，撮其旨要，而奏其七略。（漢志，隋志）（是爲書有總目之始。）
一八五四至一八三七	五八至七五	東漢明帝永平中	集新書於東觀及仁壽閣，命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校之，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後漢書卷七十，隋志）（是爲書目入史之始。）
一七五三	一五九	東漢桓帝延熹二年	始置祕書監一人，典圖書。（通典）（是爲設專官以典書之始。）
一六九二至一六四七	二二〇至二六五	魏黃初至咸熙間	魏采掇遺書，藏在祕書內外三閣。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
一六四七後	二六四後	晉武帝時	晉祕書監荀勗因中經更爲新簿，分爲甲乙丙丁四部，總括羣書。但錄題及言，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辨。（是爲書分四部，有目無錄之始。）勗又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得汲郡冢古文竹書，撰次之以爲中經。（隋志，晉書本傳）
一六二二	二九〇	晉惠帝永熙元年	詔別置祕書寺，掌中外三朝圖書。（玉海卷百六十二引唐六典注）
一五九五以後	三一七以後	東晉元帝時	東晉之初，漸更聚書，著作郎李充以荀勗舊簿校之，僅存三千十四卷，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以經爲甲部，史爲乙部，子爲丙部，丁爲集部。自爾因循，無所變革。（隋志）是爲目錄學大壞之始。
一五〇四		東晉安帝義熙四年	撰祕閣四部書目。（弘明集）

一四八一	四三一	宋文帝元嘉八年	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隋志）
一四三九	四七三	宋後廢帝元徽元年	祕書丞王儉造四部書目錄。八月辛亥，儉又表上其所別撰今書七志三十卷，其道佛之書附見，合九條，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又作九篇條例。（隋志，宋書）（是爲書分九部，佛道入目之始。）
一四二九至一四一九	四八三至四九三	南齊永明中	祕書丞王亮，監謝朏，造四部書目。（隋志）
一四一九以後	四九三以後	永明十一年以後	魏徙都洛陽，借書於齊，有闕書目錄一卷。（隋志）
一四一〇後	五〇二後	梁初	祕書監任昉部集羣籍，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劉孝標撰文德殿四部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使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隋志）（是爲書分五部之始。）
一四〇五	五〇七	梁武帝天監六年	殷鈞撰四部書目錄。（隋志）
一三九四	五一八	魏神龜元年	魏遣使西域求佛書。（北魏書）
一三九二至一三八六	五二〇至五二六	梁武帝普通中	梁處士阮孝緒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考官簿，更爲七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隋志）（是爲私人造著目錄之始。）
一三五六	五五六	北齊文宣帝天保七年	北齊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樊遜高乾和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傅懷德古道子李漢子鮑長暄景孫王九元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詔共刊定。遜請祕書監尉瑾借邢子才魏收辛術穆子容司馬子瑞李業興等藏書參校。（北史文苑傳）

一三四七	五六五	陳文帝天嘉六年	鳩集遺書，考其篇目，遺闕尚多。撰壽安殿四部目錄。（隋志）
一三二九	五八三	隋文帝開皇三年	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隋志，牛弘傳）
一三二八	五八四	開皇四年	牛弘撰四部目錄。（隋志，唐志）
一三二四	五八八	開皇八月	撰四部書目錄。（隋志）
一三一五	五九七	開皇十七年	許善心除祕書丞，時祕閣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效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撰總敘於篇首，可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北史文苑傳）
一三一二	六〇〇	開皇二十年	王劭撰書目二卷。（唐志）
一三〇七	六〇五	隋煬帝大業元年	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煬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重複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北史）又寫五十副本，簡為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正御本。撰大業正御書目錄九卷。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起妙楷臺寶臺以藏之。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其餘副本，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藏書之富，冠絕古今。（隋志，宋志）
一二九七	六一五	大業十一年	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北史）
一二九〇	六二二	唐高祖武德五年	唐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糅。是年收隋東都圖書古跡而西，漂沒十八，其目錄亦爲水所漬，時有殘缺。（隋志）祕書監令狐德棻請求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

			書繕寫。數年間，羣書畢備。（玉海引唐會要）
一二八四	六二八	唐太宗貞觀二年	祕書監魏徵以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唐會要）置讎正二十員，書工百員。其後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其事。（舊唐書崔行功傳）
一二八一	六三一	貞觀十五年	詔于志寧李淳風李延壽等同修五代史志。（唐會要）
一二五六	六五六	唐高宗顯慶元年	五月己卯，史官修梁齊陳周隋五代史志成，長孫無忌進之於帝。始禮儀，終經籍。（唐會要）後併編入隋書，故通稱隋志。其經籍志分爲四部，合條爲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書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條本條之下。（隋志）
		顯慶中	罷讎正員，聽書工寫書於家，使教官校正。（唐書崔行功傳）
一二四六	六六六	唐高宗乾封元年	十月十四日，帝以四部羣書傳寫訛謬，詔趙仁本張文瓘崔行功李懷儼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教官刊正，然後繕寫。（唐書卷八十一，八十五，百九十，玉海卷四十三，五十二。）
		唐中宗景龍二年	詔括天下圖籍。（玉海四十三）
一二〇〇	七一二	唐睿宗景雲三年	六月十七日，令京官有學行者分行天下，搜檢圖籍。（唐會要）
一一九七	七一五	唐玄宗開元三年	命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崇文館學士褚无量整比內庫舊書（唐志）
一一九五	七一七	開元五年	正月，詔馬懷素褚无量等就東都乾元殿東序檢校，寫四部書。置乾元院使，設刊正

民國紀元前	西曆	紀事
		官四人，知書官八人，分掌四庫書。十二月，懷素請召大儒就校譌缺。又請採近書篇目及王儉七志逭者，續志以藏祕府。詔可，即拜懷素祕書監，召尹知章韋述等二十一人，分部撰次。殷承業徐楚璧是正文字，祕書少監盧俌及崔沔為修圖書副使，祕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為判官。又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以益闕文。无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因表盧僎陸去泰王擇從徐楚璧分部讎定。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讎。（唐志，褚无量傳，玉海引集賢注記，通鑑。）
一一九四	七一八	開元六年一月五日，學士以下始入乾元殿。然馬懷素不善著述，未能緒別。（集賢注記）五月，敕於祕書省昭文館禮部國子監太常寺及諸司官等借寫。八月十四日，整比四部書成，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書，無不歎駭。（唐志，集賢注記）十二月，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設修圖書使及檢校書，改修書官為麗正殿學士。懷素旋卒，褚无量等纂續前功，踰年不成。（唐書志傳，集賢注記）
一一九三	七一九	開元七年五月，整比四部書。（玉海四十三）置校書郎四人。（玉海四十二）七月，詔褚无量元行冲考絀不應選之修書學士，无量奏宜得大儒綜治，詔委行冲。行冲就祕書省綜理四庫，乃令毋煚韋述總緝部分，殷踐猷王愜治經，韋述余欽治史，毋煚劉彥直治子，王灣劉仲丘（一作王仲）治集。（集賢注記）九月，敕令麗正殿寫四庫，各於本庫每部別為目錄，有與四庫書名不類者，依劉歆七略，排為七志。（唐會要）
一一九二	七二〇	開元八年正月，元行冲知麗正院，整比羣書，撰羣書四部錄。取祕書學士陸紹伯等入院校勘，通前後凡二十人。自是祕書罷撰緝而學士皆在麗正矣。
一一九一	七二一	開元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殷踐猷王愜韋述余欽毋煚劉彥直王灣劉仲丘等重修羣書四部錄二百

			卷成，元行冲奏上之。其序例爲韋述所撰，自後毋煚又略爲四十卷，名曰古今書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毋煚又有開元內外經錄十卷，收道釋書九千五百餘卷。並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唐志，唐會要，通鑑。）
一一八七	七二五	開元十三年	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唐書百官志注）
一一六八	七四四	唐玄宗天寶三載	閏二月，四庫更造書目，六月皆成。（集賢注記）
一一二七至一〇八七	七八五至八〇四	唐德宗貞元中	集賢學士陳京作藝文新志，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柳宗元集）
		唐文宗開成元年	文宗因鄭覃之請，詔祕閣搜採遺書，至是四庫之書復全分藏於十二庫。（玉海）
九五八至九五三	九五四至九五九	後周世宗顯德中	始有經籍刻板。南唐朱遵度撰羣書麗藻目錄五十卷。（宋志）
九三五	九七七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	敕建三館於乾元殿東，次年皆成，賜名崇文院。東廡爲昭文書庫，南廡爲集賢書庫，西廡有內庫，分四部，爲史館書庫。（宋志，玉海）
九二八	九八四	太平興國九年	正月壬戌，命三館比校開元四部書目。（玉海四十三）
九二四	九八六	宋太宗端拱元年	五月辛酉，詔建祕閣於崇文院中堂，分內庫書藏之。（或云祕閣藏圖書，國學藏經典，三館藏史傳。）（玉海五十二，一百六十三，續通鑑長編）謝泌直史館，言圖書多失次序，請依唐貞觀中分經史子集爲四庫之例。遂令分典四

			部，以泌知集庫。（宋史謝泌傳）
九一四	九九八	宋眞宗咸平元年	十一月，以三館祕閣書籍歲久不治，詔朱昂杜鎬與劉承珪整比，著爲目錄。（玉海卷五十二）
九一二	一〇〇〇	咸平三年	二月丙午，朱昂杜鎬等奏上所編館閣書籍目錄，皆升官，賜金紫。（玉海卷五十二）
九〇二	一〇一〇	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	選官詳校道藏經，命王欽若總之。（玉海卷五十二）
八九六	一〇一六	大中祥符九年	二月己酉，王欽若等上詳定道藏經，凡三洞四輔，四千三百五十九卷，總爲目錄。（玉海卷五十二）
八七九	一〇三四	宋仁宗景祐元年	閏六月辛酉，以三館祕閣所藏有繆濫不全之書，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郁，將館閣正副本書看詳，定其存廢僞謬重複，並從刪去，內有差漏者，令補寫校對，倣開元四部錄，約國史藝文志，著爲目錄。仍令翰林學士，盛度等看詳。（宋志，玉海卷五十二。此即崇文總目之始事。）
八七三	一〇三九	宋仁宗寶元二年	正月丙午，學士院言奉詔定陰陽禁書，請司天監定保禁書籍十四門，爲目錄一卷。請除孫吳子，歷代史天文律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諸兵家外，餘悉爲禁書。詔從之。（玉海卷五十二）（是爲禁書有目之始）
八七一	一〇四一	宋仁宗慶曆元年	十二月己丑，翰林學士王堯臣聶冠卿郭稹呂公綽王洙歐陽修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分十九部，其書總數凡三萬六千六十九卷。以四部書并合著錄。次日，堯臣等及提舉張觀宋庠等並加階封。（宋志玉海卷五十二）

八六三至八五九	一〇四九至一〇五三	宋仁宗皇祐中	李淑藏書二萬八百十一卷，著爲邯鄲書目十卷，凡五十七類。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畫志，通爲八目。其子德芻再集其目三十卷。（玉海引中興書目，郡齋讀書志）
八三八	一〇七四	宋神宗熙寧七年	國子監書總一百二十五部，有書目一卷。（玉海引中興書目。）
八三二	一〇八〇	宋神宗元豐三年	廢館職，以崇文院爲祕書省。祕閣經籍圖書，以祕書郎主之。編輯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主之。（宋志）
八二五	一〇八七	宋哲宗元祐二年	六月八日，祕書省言補寫祕閣黃本，以崇文總目比校，別造書目。（玉海卷五十二引宋會要）
七九五	一一一七	宋徽宗政和七年	十一月十四日校書郎孫觀奏：四庫書尙循崇文舊目，頃訪求遺書，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請撰次增入總目，合爲一卷，詔觀及著作郎倪濤，校書汪藻劉彥適撰次，名曰祕書總目。（宋志，玉海引宋會要）
七六五	一一四七	南宋高宗紹興十七年	鄭樵按祕書省所頒闕書目錄，集爲求書闕記七卷，外記十卷。又總天下古今書籍，分類爲羣書會記三十六卷。（玉海卷五十二）
七四七後數年	一一六五後數年	乾道中	唐仲友撰乾道祕府羣書新錄。（蘇伯衡悅齋文粹序）
七三五	一一七七	宋孝宗淳熙四年	十月祕書少監陳騤等乞編撰書目。騤又編館閣錄，載祕閣諸庫書目。（玉海卷五十二）
七三四	一一七八	淳熙五年	六月九日，陳騤等上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序例一卷，凡五十二門。計見在書四萬

			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總目所載多一萬三千八百十七卷。閏六月十日，令浙漕司摹板。九月十四日詔以二十部進入，餘賜宰執侍從官各一部。（玉海卷五十二）
七三三	一一七九	淳熙六年	六月二十七日，吏部侍郎閻蒼舒請祕書錄見有書目，送四川制置司，參對官書目錄，繕寫上之。（玉海卷五十二）
七二六	一一八六	淳熙十三年	九月二十五日，祕書郎莫叔光請詔諸路監司守臣各上書目，以館閣書目參對，有未收之書，移文取索。從之。（玉海卷五十二）
七〇二	一二一〇	宋寧宗嘉定三年	編次御製御札目錄。（玉海卷五十二）
六九二	一二二〇	嘉定十三年	祕書丞張攀等乞編中興館閣續書目，以續新書，得書七百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五部，凡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是年四月告成。（玉海卷五十二）
六七六	一二三六	蒙古太宗八年	蒙古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元史）
六六三	一二四九	宋理宗淳祐九年	信安郡守刊晁公武所著郡齋讀書志，是爲衢本。同年，宜春郡守亦刊之，是爲袁本。
六四五	一二六七	元世祖至元四年	徙經籍所於大都，改名宏文院。（元史）
六四〇	一二七二	至元九年	置祕書省掌歷代圖籍并陰陽禁書。（元史）
六三六	一二七六	至元十三年	元兵入宋都，籍宋祕書省國子監國史院學士院圖書，由海道運至大都。（元史）用許衡言，取杭州及江西諸郡書板，立興文署以掌之。

五九六	一三一六	元仁宗延祐三年	張某撰共山書院藏書目錄。（柳貫文集）
五九三	一三一九	延祐六年	詔江西行省刊刻馬端臨文獻通考，此書經籍考全抄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
五七一後數年	一三四一後數年	元順帝至正中	危素撰史館購書目錄。助教毛文在撰上都分學書目。（元史藝文志補）
五四六	一三六六	明太祖龍鳳丙午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明史）
五四三	一三六九	明太祖洪武二年	明將徐達克元大都，盡收奎章崇文祕書圖籍於南京。（明史）
五四四後	一三六八	洪武初	設祕書監，仍元制。（明史）
五三二	一三八〇	洪武十三年	罷祕書監，歸其職於翰林典籍。（明史）
五三一	一三八一	洪武十四年	頒四書五經於北方各學校。（明史）
五二一	一三九一	洪武二十四年	頒國子監子史等書於北方學校（明史）
五〇六	一四〇六	明成祖永樂四年	遣使購求遺書。（明史藝文志）
四九一	一四二一	永樂十九年	定都北平，命修撰陳循取文淵閣所貯書籍各一部置於燕都。（明史）

四七九	一四三三	明宣宗宣德八年	命楊士奇楊榮等擇官抄書，分貯宮殿。（明史）
四七五後	一四三七後	明英宗正統中	始命楊士奇等輯文淵閣書目，祇有書名而無卷帙姓氏。（是爲古今官書目錄最壞之一。）
四二四後	一四八八後	明孝宗弘治中	大學士邱濬請專委官員比校書目，分爲經史子集四部及雜書類書二種。其事不行。（明史藝文志）
三九七	一五一五	明武宗正德十年	大學士梁儲等請檢內閣并東閣藏書殘闕者，令李繼先等次第修補。（明史藝文志）
三三九後	一五七三後	明神宗萬曆中	修撰焦竑修國史，輯經籍志。（明史藝文志）
三〇七	一六〇五	萬曆三十三年	中書舍人張萱請於閣臣，將內閣藏書，躬自編類，更著目錄，視前所錄，十無二三。所增益者僅近世文集地志。其他唐宋遺編，悉已被館閣諸臣借沒。（倪燦明史藝文志）同事校理者，爲孫能傳秦焜郭安民吳大山等，書成，名曰內閣藏書目錄。
一四〇	一七七二	乾隆三十七年	正月初四日，詔求遺書。
一三九	一七七三	乾隆三十八年	二月初六日，依朱筠之請，派官選員，檢閱永樂大典。十一日，添派王際華裘曰修遴員採錄永樂大典各條成書，並將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旨，敘列目錄。又命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 章學誠撰和州志，其藝文志祖述七略，分類極得法，攻擊四部分類法極有理。
一三八	一七七四	乾隆三十	四月，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刊浙江採集遺書總錄。

		九年	七月二十五日，諭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析應刻應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自應如此辦理。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應於提要之外，別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
一三七	一七七五	乾隆四十年	內直諸臣奉敕重編天祿琳琅書目。
一三六	一七七六	乾隆四十一年	九月三十日，諭將四庫全書總目及各書提要，並所有諸書校訂各簽，概付排刊流傳。
一三三	一七七九	乾隆四十四年	章學誠著校讎通義，發明原理甚多。
一三〇	一七八二	乾隆四十七年	七月修四庫全書，告成。
一一八	一七九四	乾隆五十九年	謝啓崑刊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章學誠自五十二年著史籍考，至是年略成。
一一四	一七九八	清宣宗嘉慶三年	謝啓崑等著小學考而刊之。
一一三	一七九九	嘉慶四年	顧菉崖刊其所編彙刻書目。
一一二	一八〇〇	嘉慶五年	輯佚專家章宗源卒，著有隋書經籍志考證。（孫星衍五松園文集）
			錢大昕撰元史藝文志。
一一一	一八〇一	嘉慶六年	史學大家章學誠卒。
一〇九	一八〇三	嘉慶八年	黃丕烈著百宋一廛書錄。

八七	一八二五	清仁宗道光五年	日本文政八年，有人合刊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宋史藝文志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補，三史藝文志補，元史藝文志補，明史藝文志，名曰八史經籍志。
八〇	一八三二	道光十二年	姚鼐所著惜抱軒書錄刊行。
三九	一八七三	清穆宗同治十二年	朱桂模裒其父緒曾所著開有益齋讀書志。
三七	一八七五	清德宗光緒元年	傅雲龍續輯彙刻書目。朱記榮刊其行素堂目睹書錄。張之洞著書目答問，於四部外增叢書一部。
二九	一八八三	光緒九年	鎮海張壽榮刊八史經籍志。
二八	一八八四	十年	王先謙所校郡齋讀書志刊行。
二七	一八八五	十一年	日本人澀江全善，森立之，所作經籍訪古志刊傳我國。於經史子集四部外，別立醫書一部。丁申撰武林藏書錄。
二三	一八八九	十五年	彙刻書目仁和朱氏增訂本刊成。
二二	一八九〇	十六年	陸心源輯刻其儀顧堂題跋。
二一	一八九一	十七年	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刊行。關中書院志學齋儲書目刊印。
二〇	一八九二	十八年	金陵刻經處刻智旭閱藏知津。
一七	一八九五	二十一年	康有爲撰日本書目志。分門十五。吳士鑑補晉書經籍志。

			江標還據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而刻之。
一五	一八九七	二十三年	海寧蔣學堅撰輯管庭芬海昌藝文志。
			吳慶燾刊其所著襄陽藝文略。
			竇渭漁著竇氏藝文志。
一一	一九〇一	二十七年	丁丙刻其善本書室藏書志。
			繆荃孫刻其藝風藏書記。
一〇	一九〇二	二十八年	杭州藏書樓書目印行。
九	一九〇三	二十九年	沈兆褘所撰法制類新學書目提要印行。
八	一九〇四	三十年甲辰	古越藏書樓書目印行，其分類法與四庫異，分「學」「政」兩部。張棡著讀新學書法。
六	一九〇六	三十二年	沈德壽著抱經樓書目記。（即藏書志）
五	一九〇七	三十三年丁未	浙江藏書樓書目印行，分甲乙兩編。
三	一九〇九	清廢帝宣統元年	文廷式所撰補晉書藝文志刊行。
			吳昌綬刊勞氏碎金。
			內閣修葺大庫，發見閣內舊藏二萬餘卷。
二	一九一〇	宣統二年	遜六撰徵訪明季遺書目。
			丁福保歷代醫學書目提要刊行。
			葉銘金石書目印行。
一	一九一一	宣統三年	葉德輝刊其書林清話。

民國二年	一九一三	張鈞衡刻明代內閣藏書目錄，百宋一廛書錄。 廣西圖書館書目分類簡明表印行。
民國三年	一九一四	李之鼎補編楊守敬叢書舉要而刊之。 羅振玉刻其續彙刻書目。 南通圖書館第一次書目印行，於四部外，新立天地人物四部。 太平金氏鴻瀛樓所藏台州書目印行。
民國四年	一九一五	孫詒讓所編溫州經籍志刊行。 葉德輝刊其所編觀古堂藏書目。 雲南圖書館書目初編印行。 王存善刻傳是樓書目，培林堂書目。 秦錫田刊其父榮光所撰補晉書藝文志。 無錫縣圖第一次目錄印行。 葉德輝輯郋園讀書志。 張鈞衡刊其適園藏書志。
民國五年	一九一六	姚明煇著漢書藝文志姚氏學。（一名注解） 福建公立第一圖書館藏書總目初編印行。 江蘇省立第二圖書館書目續編印行。
民國六年	一九一七	山東圖書館書目印行。 通俗教育研究會譯印圖小識。

年號	西元	事項
		河南圖書館書目表印行。
		陝西圖書館書目印行。
民國七年	一九一八	羅振玉雪堂校刊羣書敍錄刊行。
		江蘇第一圖書館覆校善本書目印行。
		黃巖九峯圖書館書目印行。
		兩浦公立圖書館書目印行。
		顧實著圖書館指南。
民國八年	一九一九	繆荃孫等輯刻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
		諸暨圖書館目錄初編印行。
		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圖書目錄印行。
		南洋中學圖書館藏書目印行。
		葉德輝刻觀古堂書目叢刻八種。
民國九年	一九二〇	無錫縣圖書館鄉賢書目印行。
		常熟圖書館藏書目錄印行。
		無錫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圖書館目錄甲編印行。
		徐允中印其東海藏書樓書目。
民國十年	一九二一	顧實撰漢書藝文志講疏。
		無錫大公圖藏書目錄印行。
		浙江公立圖保存類目錄刊行。
		管庭芬蔣學堅管元耀等先後所輯海昌藝文志刊行。

年	西曆	事項
民國十一年	一九二二	直隸圖書目錄續編印行。 北京大學圖書目印行。
民國十二年	一九二三	楊昭悊圖書館學印行。 太倉縣立圖藏書目印行。 葉德輝刊其書林餘話。
民國十三年	一九二四	胡宗楙輯金華經籍志而刊之。 國立東南大學孟芳圖書館圖書目錄印行。 金陵大學圖毛雝中國農書目錄彙編印行。 甘肅公立圖書目初編印行。 張森楷著貢園書庫目錄輯略。 交通部圖編書目錄印行。 陳乃乾刊撈寶齋藏書記。 抱經樓藏書志印行。
民國十四年	一九二五	吳虞寫中國文學選讀書目，儲皖峯刊之。 上海商業圖書館圖書目錄刊行。 田士懿金石名著彙目印行。 浙江公立圖通常類書目印行。
民國十五年	一九二六	王雲五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 裘冲曼曾遠榮中國算學書目彙編印行。 上海通信圖書館所編書目印行。

民國紀年	西曆		事項
			全國水利局河海工科大學圖中文書目初編印行。 黃立猷金石書目印行。 章鈺刊其所輯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 李笠撰三訂國學用書撰要。 無錫縣圖書目印行。 崑山正義鎮趙氏義莊圖藏書目印行。 浙人刊補鈔文瀾閣闕簡書目錄。 支偉成刊其國學用書類述。
民國十六年	一九二七		張鳳發明形數檢字法。 王重民刊其老子考。 清華學校圖中文書籍目錄印行。 杜定友圖書館學概論刊行。 晉溫鵬圖初編書目印行。 顧家相刻其勸堂讀書記。 日本人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刊傳我國。
民國十七年	一九二八		王雲五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印行。 陳立夫五筆檢字法之原理效用印行。 浙江圖書館報印行。 中央大學國學圖年刊印行。 張九如周翥青可愛的小圖印行。

民國十八年　一九二九

黃士元等撰世界名著提要，內有小說，戲曲，詩歌，哲學，社會經濟，教育，科學等種。

劉季辰撰地質調查所圖地圖目錄甲編。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印行。

國立中山大學部典秋等編印教育論文索引。

費康白編漢譯東西洋文學作品編目。

姚際恆好古堂書目始印行。

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錄印行。

容庚容媛金石書錄印行。

楊立誠四庫目略印行。

陳子彝著書號碼編製法印行。

袁同禮輯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目錄印行。

國立中山大學圖中日文圖書目錄印行。

醫社出版書報目錄提要。

湖北省立圖圖書目錄印行。

社會科學研究所圖書目錄印行。

江蘇省立蘇州圖館刊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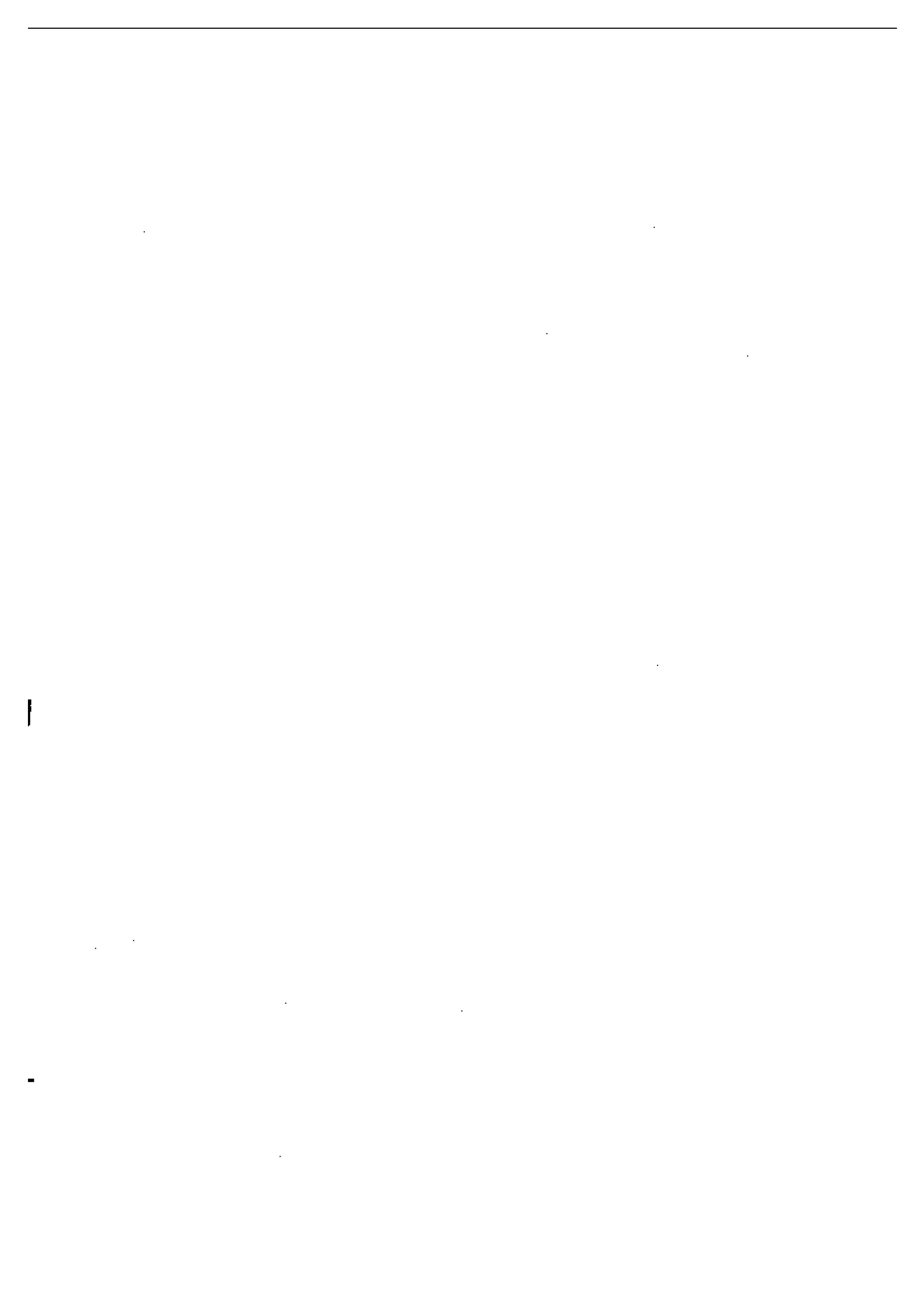
傅增湘雙鑑樓藏書續記印行。

民國十九年　一九三〇

瞿兌之方志考稿甲集印行。

民國二十年	一九三一	國立北京大學圖藏書草目印行。 湖南省立中山圖書分類目錄印行。 南京市立圖書目錄印行。 上海[illegible]業圖書館重刊圖書目錄。 安徽省立圖中文書目印行。 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漢和文庫分類大綱及索引印行。 錢亞新索引和索引法印行。 杜定友校讎新義印行。 浙江圖編印叢書子目索引。 中國政府機關刊物目錄印行。 大同大學圖西文書目印行。 王銳漢撰中國文學精要書目印行。 長興王氏詒莊樓書目印行。 裘開明中國圖書編目法印行。 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印行。 彭仁山增訂邰爽秋等教育論文索引印行。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中文書目印行。 大同大學中文圖書目錄印行。 教育部編印民國十六年來之民衆教育刊物目錄。 山西公立圖目錄初編印行。

年代	事項
	寧波省立圖目錄印行。
	唐鼎元著唐氏先世著述目錄。
	趙傳家擬中學圖書館最低限度書目。
	寧波實效中學圖分類圖書目錄印行。
	海鹽縣立圖印行反日書籍分類索引目錄。
	東北大學黑白學會研究中國東北參考書目印行。
民國二十一年　一九三二	杜定友漢字形位排檢法印行。
	日本太田爲三郎和漢圖書目錄法印行。
	黃雲眉著古今僞書考補證。
	新會景堂圖編印對日問題參考書目。
	劉滌編民衆學校論文索引。
	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印行。
	國立武漢大學圖中文新書圖書目錄印行。
民國二十二年　一九三三	張英敏著中日著者號碼表。
	呂紹虞編印中國教育書目彙編。
	江蘇省立鎮江民衆教育館革命文庫書目普通圖書書目印行。
	浙江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題識印行。
	杭州市立兒童圖書館圖書目錄印行。
	杭縣縣立流通圖書館圖書目錄印行。
	商務印書館所編印之萬有文庫第一集全部出版，各書皆附目錄卡片。



第三卷　方法篇

第一章　分類與編目

分類與編目，在實行上，雖往往成爲兩件事，然這兩者的關係，實是非常關聯，有如皮之於毛，齒之於唇，其相輔相成的密切程度，有超過於吾人意想之外者。吾人可說這兩者是一過程中的兩段落。

在目錄學上所討論到的，方法雖着重在『編目，』而其精神必須貫到『分類。』如不將『分類』有澈底的了解，而即着手『編目，』結果一定不能成功。這有如同要將四季衣服各分類置藏，而不知道何者衣裳在何時穿一樣不能得到結果。因此吾人在本篇首先應將分類是什麼略提一提，再將『分類』與『編目』的異點說一說，然後再討論到如何編目。

第一節　分類是什麼

分類是什麽？

用最簡單的言語去說明，分類就是將類別不同的書籍，各歸其所類；亦卽荀子所謂『同其所同，異其所異。』墨子所謂『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

書籍原是知識的產物，因此，圖書的分類，亦卽是知識的分類。然這兩者有一不同點：前者的分類，雖一本知識之分野，然尙須注意到橫的演進；後者雖間有弧形的發展，而大部份仍是依直線而進行。例如中國的四部分類法，因西洋學術之傳入，而發生重大之變化；又如歐洲中古時代大學中的四大科目之一的神學，到現在漸將變成哲學之附庸。可見知識的分類，往往因時代不同而有變化，而圖書的分類，不但因時代不同而有變化，并須因空間的不同而有變化。

圖書的分類，不但應將同類的書籍，排在同一的地方；並且應使學者有『卽類求書，因書究學』之便利。因此，分類必須一依照知識的分野而加以活用。而且分類一定要達到『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的境界。能如此，纔可說盡分類之能事。故分類，類別須精而確，分析須謹而當，每書必須有其固定之位置。最精細的分類，要使吾人一

見類號即可知道其爲何種書籍。中國古代學者，對於此能稍加以注意的，只有劉氏父子的一派，如鄭漁仲章實齋等，對於這點，均知道注意。

第二節　分類與編目的關係

什麼是編目？第一篇中吾人已指出編目的九種目的。（見第一篇第五章）換言之，編目在乎就書之本身，加以編識。如書名某，著作者某，何時出版，何處出版，若干卷，若干頁，內容若何？等等，均須加以簡明的敍述。亦即是目錄學定義上所說的『推闡大義』『疏通倫類』這部份的工作。在目錄學上，治書第一步的工作是『分類，』接連發生的就是『編目。』

一羣亂七八糟的書籍，如先不將他整理出來，編目就無從下手，因此第一部就在乎將他分類。待類各以類的時候，吾人再能着手『編目。』可以說，分類是目錄學上第一種的方法，而編目則是第二種的方法。從前的目錄學者，對於這兩種工作，都是連在一起的。如尤袤的遂初堂書目，他的分類法，就是根據班志而編目的。

第三節　分類的先決問題

在沒有開始分類以前，吾人先須決定採用何種分類方法。在上篇吾人已說及從前這種種分類法，以及近來種種分類法。假設分類法沒有一定的標準，就不容易着手。在未決定採用何種分類法之前，應有幾種問題須先決定。

一、所藏書籍的性質，是一般的，還是特殊的？

二、所藏的書籍是普通的，還是專門的？

三、閱覽者以那種人爲最多？

四、閱覽者以那種年齡爲最多？

五、藏書是公開的，還是不公開的？

六、其他。

上列種種問題，在沒有採取分類法以前，應該先加以仔細的考察。例如所藏的書籍，只限於中國古書一部份，那麼與其採用現在通行的分類法，不如採用以前的七分法或四分法。又如小學校圖書館中所藏的書籍，大都只以兒童爲對象，那麼與其採用現在通行的方法，不如自己編適當的

分類法爲是類此種種，在未決定採用那種分類法以前，均須加以注意。

爲一般圖書館的採用起見，著者敢介紹採用王雲五氏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比較其他一般均較適合。該法係變化杜威十分法而來。杜氏的方法，在圖書館學術上的地位，已經是衆口一辭的稱讚，而王氏的採用過來，對於原有號碼不動，只增加一點符號，以容納中國的書籍；在應用原理兩方面，均是非常確當的。該法的好處，有下列五種：

一、意義上　因爲世界上先有宇宙，然後纔有萬物；故以『一』代表哲學，以表示萬物之始的意思。有了哲學思想，然後才能發生宗教，故以『二』代表宗教。有人以爲宗教至今已失去其勢力，有變爲哲學附庸的趨勢，因此將宗教取消而代以他種科學者。要知道宗教雖已漸漸失去其實際上的勢力，然其能否消滅，恐尙是問題，何況宗教的書籍仍是非常之多，哲學一詞何能包括？此種删去宗教，加入其他科學，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有了宗教的信仰，社會纔能團結，故以『三』字代表社會科學。因有了人類的活動，然後語言才發生，故以『四』代表語文學。有了語文然後能研究自然科學，故以『五』代表自然科學。先有科學的理論，然後纔能發生科學的應用，故以『六』代

表應用技術。人類生活有了秩序，纔能有餘力從事藝術和文學，故以「七」和「八」代表藝術和文學。歷史爲一切人類的總清帳，故以「九」代表歷史，又將普通書籍，不能納入九類之中的，以「〇」字代表，叫做總類。每一個號碼都有一個意義。又如一是哲學，三〇一就是社會哲學，九是歷史，一〇九就是哲學史等等，均是有一定的意義的。

二、記憶上　數目字是三位，以十進，使吾人容易記憶。若是我們不用三位數，祇是一類列一類，亦未始不可，但要幾百類，就非吾人腦筋所能允許。現在以十位進，凡是同一數字，就可以知道是同一類。例如一五〇是心理學，則不問第三位數字是什麼？凡是第一位是一第二位是五的均是心理學的書籍，則在吾人記憶上就便當得多了。

三、應用上　王氏分類法中的「十」「士」「廿」這三種符號的加入，不但使中外圖書同類的能排列在一起，而且使閱者找尋書籍，亦便當得多。而於管理上的敏捷，又是一定的結果。

四、系統上　用王氏的分類法、使中國譯外國文的書或外國譯中國文的書，都可以排列在一起，則比較西文歸西文，中文歸中文的排列法，要便利得多了。

五、學術上　能容納中國的書籍，而不至與杜氏分類法相衝突，或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弊，便在學術上保持其原有之意義。

吾人如已決定採用何種分類法後，就須要着手如何地去分類。

第四節　分類爲藝術亦爲科學

一般目錄學者，以爲分類只是藝術，而非科學。如芮嘉森(E. C. Richardson)就是贊成此說的。他們的意見，以爲『書籍的分類，在事實上說起來，是藝術而非科學。事物之有順序與分類，是自然公例，而非人類之創作與發明。理想中的順次與類別，隨事物之順次與類別而俱生，始謂科學。至書籍歸類，爲一種藝術，乃人類之創作，有人類之目的存也，科學的程序是其標準。』這種說素，固然有其理由；要知圖書分類，雖然由於人類的創作，但有其一定之手續，一定之系統。在這點上，分類就成爲一種科學。以嚴格論之，凡是採用同一分類法的兩圖書館，就不應該有同一種書而分在不同的類別中。此種嚴格的手續，自可說是一種科學。何況分類的程序，手續，又有一定的規定呢？

第二章 分類的方法

杜威(M. Dewey)氏說過:「分類法依據這個,或者那個,於實用上的有益與否,倒並不重要。最要緊的,是要把同類的書籍,放在同一個地方,並且要立卽明瞭他,放在這地方的目的。連關索引(Relative Index)和他的補語,便是爲這二個需要上的應用,就是所以確定;使得分類員拿到各主題中同樣情形的書籍,可以指示他到同一個地方去;而閱者方面搜尋這種書籍,便可以立刻指示到這一個地方去參考。……各種方法的好壞,惟一的標準,就在乎能否有助於使用的人。」

吾人上章既把分類的先決問題決定下來,現在所要討論的,是分類的方法,換言之,卽是如何地去分類?怎樣着手分類?

第一節 分類的程序

一、確定類別 類別的決定,是分類法上第一步的手續。其方法如下:

(1)可從書名決定 一般書名多依內容而定,所以有許多書,吾人一看書名,卽可以知道

牠屬於何類。例如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地質學兩書，吾人一看卽可知其屬於025.4『圖書館行政機關』的『分類』項下及550『地質學』類。

(2)可從目次決定　有些書名渾沌，單看書名，不能隨便決定，便應詳看目次。例如『沖積期化石』，粗看書名，似是地質學一類，再看目次，方纔知道是中國文學類的小說門。

(3)可從序跋決定　古書常常沒有目次，看他的序跋，才可知道他的類別。如桓寬的鹽鐵論，必定要看他的序跋，纔可決定他應入何類。（鹽鐵論一般都歸入丰112儒家哲學。）

(4)可從全書內容決定　有些書名，單看目次序跋，倘不能決定，應該將全書翻閱一遍，再決定其屬於何類。如王符之潛夫論，必定要大致看過一遍，纔可知其屬於儒家哲學類。

(5)可從參考書決定　若從上列四種方法仍不能決定，或可參照其他目錄書決定。

(6)應請教專門學者再決定　有時極感困難，便應請教於專家。例如『洛陽伽藍記』介在歷史與地理之間，便應該請專門地學家或史學家纔可決定門類。

(7)由著作人所著聞的學科，亦可以幫助吾人決定類別　如 Drummond 所著的『精

神世界的自然法則』(Natural Law in the Spiritual World)初看書名，不易斷定。但因著者是一個神學家；他所給與的觀念，精神界要比自然界多些；吾人卽可將他列入宗教類。

二、確定記號　類別旣定，第二步就應該從分類表中檢查他的號碼。檢查時，有下列幾點要注意：

(1)應以實用(Practical Usefulness)爲宗旨　一書可入此類，亦可入那類，應擇取最便利於讀者的實用的類別中。如王勤堉之滿洲問題，可入『中日外交類』，亦可入『地理』類，但因爲這書對於研究中日外交的人比較研究地理類的人，他的實用價值大，故卽應放在卄327.2。中日外交門中。

(2)應着重在書的形式(Form)卽體裁　如陸人驥之教育哲學，應入教育類，因爲其內容是教育而不是哲學，哲學只不過敍述教育的原則而已。

(3)應放在最狹義的分類綱目(Most specific heading)中　如Klein著之幾何三大問題，不應該列入數學類內或幾何學類內，就算應列入516解析幾何門內。——標題亦可。

(4)應考察圖書顯著的傾向及著述的目的，如林紓之史記菁華錄，其目的在乎給讀者以國文範本，故應列入 ++424 中國文選門。

(5)一書同時可入這門，亦可入那門的，應採取主要的號碼，而以其他之類碼用：點寫在主要號碼後。如張資平之地質礦物學，應用 550:549。

(6)一書內容有兩種，而又同時並重的，可採用第一種的類碼，並用：隔以第二種。如水津嘉之一郎之分析化學，包含『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二種，其號碼可採用下列格式：544:545。

(7)一本書包括三種以上的性質，可歸入總類。如宋本十三經註疏，可入±041.1 之羣經總義類。

(8)內容渾沌，難於採用類號的，既編入某類後，以後性質相似的書，亦應同歸一類。

(9)對於叢書可拆開，依(3)放在最狹義的標題中，或依(5)放在最主要的標題中，如尙志學會叢書等等；或編入叢書類，如東方文庫等。

(10)若是一部書所敍述的科目，在分類表中尚沒有位置，須選擇最有關聯的門類，就將這書放在那門類內，如鄒樹文之昆蟲可歸入595之關節類。在可能範圍時，並可參照杜威十進分類法原書補充；如昆蟲編入595.7之昆蟲類內。

第二節　分類的手續

照以上的程序，吾人已將書籍的類別，和書籍的號碼決定後，就可着手編製。應注意的手續，有下列諸點：

(1)號碼決定後，應在分類法中的該碼前，作一∠記號，這步手續，有下列二種用處：

(A)日後如有相同性質的書，可以歸入同一門類，用同一號碼。有許多的書，內容性質，可以分在各別的門類中，因觀點不同，往往將同一性質的書，分列在二處，如371.73之學校體育與796之戶外運動，往往容易相混的。設如前者有∠記號，而後者無，發現類似的書，就可置於前者了。

(B)隨時可以看到，館中所缺乏的是那幾類的書？

(2)號碼既選定後，應卽將他記在封面後的第一面上，中文直行書在左上角，西文及橫行書在右上角，以便編目時的應用。

(3)分類時並應將著者號碼卽行寫好，以便編目時再費一番手續。

(4)分類後，卽須將書籍分類置列，運送於編目室。

(5)應置備一紀事簿，以便記載有懷疑或不能決定之書。

(6)凡圖書的內容，如敍及一國或一地時，應卽將國家名和地方名的號碼舉出。但須注意一點者，卽分類表上須有『依 015 分國』等注明方可。凡未注明的地方，都不能任意應用。

(7)凡分類時，對於各種活用表格，編製時，應格外注意分類法中的規定，不能任意伸縮的。如九小類的活用，應加一『○』，如忘記了，336.02 財政學概論就要變成為 336.2 租稅了。

(8)關於分類法的詳細手續，須參閱王氏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第二章。

第三章　編目的規則

第一節　編目的先決問題

編目是繁雜的工作，不但在乎準，並須在乎愼，能準能愼，纔是一位完善的人才，其所編目錄，纔成爲良好的目錄。在動手時，下列幾點，卽須加以注意：

一、編目的宗旨是在乎求閱者的便利；因此編目時，應時時注意閱者方面，注重詳確明白，使檢査者能於最短時間內尋獲其所欲檢閱的書籍。

二、編目時，將同一著者所著的書籍，應彙集在一處。

三、編目時應先決定用何種書法。英文，正寫，打字機寫？中文，正楷，宋體，標準體，還是用打字機？在動手時就須決定，不得參差。

四、編目的程式大小，都要有一定的準繩。

五、編目時候，不獨單於一部份書應詳細審査，幷要注意目錄的局部和全部，不使發生矛盾或

扞格。

六、編目時，對於其所處的地位是大圖書館還是小圖書館，必須加以注意。如是小圖書館，則應多用分析目錄，使書內重要的材料均能表現出來。

七、編目時應竭力避免主觀的態度。

八、編目時，應盡力求藝術化，不能很粗燥的着手，換言之，必須在『眞善美』三方面，俱能盡職。

第二節　編目的通則

一、凡編目每款必須載明下列諸項：

(A)書名項（書名。）

(B)著者項（包括著者，編輯者，選節者，註解者，批評者，校正者，翻譯者，標點者，書寫者，繪畫者，作譜者等。）

(C)版本項（包括出版時，出版人，出版地，版本，版次等。）

(D)卷册項（包括卷數，册數，頁數等。）

(E)號碼（包括書名號，著者號，類別號等。）

(F)標題（即主題款目，亦有作件名者。）

二、編目時，對於下列各項應載明與否，可加以選擇。

(A)稽考項（包括其他可供稽考各項，如附錄，附註，紙張，印色等等。）

(B)目次項。

三、凡完備之目錄，必須有著者款目書目款目標題及必要之選擇項，以分別組成各種目錄。

四、凡已經編目之書籍，可於書上著者下或書名下作一『ㄥ』記號以別之。

五、編目時，須預備記事簿一本，以便記載困難問題，及其解決方法。

六、一卡不夠用時，可寫於第二卡，在第一片中說明。

第三節　編書名項的規則

一、書名之著錄，散見各處者，應以正文卷端所題者爲準。如互異者，應於稽考項內註明。

二、卷端無書名，或所題者不合於本書之性質時，可取目錄前所題之名或封面所題之名。如卷

端題『增批第五才子全書』須採用『水滸』書名是。

三、各處所題之名，均不能適合本書之性質時，可擇取最適當者用之。但須載明『卷端題某某』

四、一書有異名時，均須於附註中載明，並須立參照款目，先後更名者同。

五、書名前如有『欽定』『增修』等冠詞者，而對於原文無大影響者，須顛倒寫在後面，幷須加一括弧。但如『御製詩』等仍舊。

六、書名以簡明為主，名目過於冗長者，可省去。惟亦須於附註中註明。如『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記』可據書口省為『皇明實記』等是。

七、凡叢書之單行本，於其書名之上冠以叢書之名者，應將叢書名稱省去。如有類似叢書之名者，亦同。但須移於附註之地位。如『復興教科書』等。

八、凡書名相同而著者不同時，並應將著者寫出。

九、書名有疑義時，或書名有年代性質者，均須於附註內寫出。

十、年譜傳記之書，如以別號或諡號者，須將眞姓名寫於別號後。如玉谿生（李商隱）年譜會

箋等。

第四節　定著者項的規則

一、著者一律用其正式姓名。如原書所題非其正式姓名，或僞託古人，或嫁名等，均須一一考定之。如不能考定時，須加以『原題』二字。

二、一書之負責者，爲何種性質，如『編』『著』等項，均須載明。

三、二人或三人合著一書，三人姓名均寫。如三人以上，則祇寫第一人姓名而加『等』字。

四、著者之姓名字號生卒年分等均須載明。並須用參照片。

五、譯書之原著者名，須於譯者後註明。

六、僧人姓名用其法名，但須加以『釋』字，如『釋智旭』等。

七、政府機關學校等編輯之書，以政府機關學校等爲著者。

八、著者姓名不可考時，用『無名氏』；如著者不願人知者，可用『隱名氏』。

九、凡周秦以前古籍，雖有著者之名，但灼知其難憑信者，可照四庫例，稱『舊題某某』。

十、凡有註釋之書，須將註釋人一同著錄。

十一、凡書中之插圖，爲名人所繪者，亦須註明。

十二、外國著者，須註明其國籍。

第五節　定版本項的規則

一、版本項內對於出版年（如清宣統元年），出版地（如杭州），出版者（如商務印書館），版本（如木刻本，四開本），版次（如初版）等均須逐一標明。

二、上列各項，新出書均以版權頁所載爲準，古書則須詳爲考定。

三、凡雕板及補訂書，以其刊刻之年分爲出版年。

四、凡刊刻之書，題有藏版處者，須著錄之。

五、雕版之書，以刊刻人爲出版人；若其版曾經他人修補者，卽以修補者爲出版人。如爾雅圖一書可云『淸嘉慶六年曾燠影宋摹刻，光緒三年宋琪補跋，並印行。』以示其書之價値。

六、凡叢書散出之零本，或收入叢書而仍有單行本者，須註明『某某叢書本。』

七、一書有增訂本者，須註明『某年增訂本』。

八、凡單行之書其『板』後經收入他書者，如娛園叢刻之收入榆園叢刻，應於本書附註『後收入某某叢書』。

第六節　定卷册項的規則

一、凡一書之册數卷數頁數函數缺數種數等等，均須標明。

二、各種書籍，不論其部篇册頁凡分訂者，槪稱一册。

三、舊式書有卷數或篇數者，記其卷數或篇數，否則記其頁數。

四、一書如有序跋者，其序跋之頁數，亦須標明。

五、原書之頁數如分列者，應加以計算，表明其總數。

第七節　稽考項的規則

一、稽考項內包括一切不屬於上列各項而應註明之事項。

二、凡關於本書之附錄，附刻，提要，批評等，以及一切附註（見上各節），均得於本項內著錄，但

以簡明扼要爲原則。

三、目錄片內稽考事項，應以對於該書有實用者爲限。

四、如書名或著者被人誤題時，應於本項內表明。

五、若一款之內可備稽考之事項不止一種時，其次序應如下排列：一、附錄附刻合刻合訂等，二、本書與他書之關係，三、關於書名者，四、關於著作人者，五、關於版本者，六、原書目次，七、評論及提要。并須以數字表明其次序。

六、有名家收藏印記或題識者，亦須在本欄內註明。

七、古書如用特殊紙張印行者，須表明之，稱某某紙，如『開化紙』等類。

八、凡書用彩色印行者，得著明之，如『朱墨套印』等。

九、凡書之行款及板匡大小，遇必要時，均須著錄。如遇善本書，則必須著錄。

第八節　寫目次項的規則

一、一書的內容複雜，書名不足以表示其性質時，得將原書目次，擬錄於目錄片中。

二、細目以愈簡明愈佳，一切不重要細目，均從略。

三、細目如不甚冗長，可載於各種目錄卡中；否則祇載於一種片上，另用『互見』法指明。

四、凡一切書籍，其主題只以書中之一篇取名者，目次必須註明。如葉紹鈞之隔膜等是。

第九節　參照與互見的規則

圖書性質複雜的，止列一目，必定不便於檢查，因此需要有互見。所謂互見，在此片上固已著錄，在另一片上亦是著錄的。如一人有數名，就應當都寫出；如著者的名字非常之多，如黃丕烈一人有二十五個名字，如用互見法，就未免太麻煩，因此又有『參見』法。所謂參見法，一方面是避免互見法的麻煩，一方面為指導閱者去看同樣的書籍。如『飲冰室主人見梁啟超』，是第一個目的；而『哲學參見形而上學』就是第二個目的。

關於『參見』與『互見』亦有幾條規則，須加以注意的。

一、凡著者之名在三種以上者，得以一名為正名，餘用參見法標別之。

二、凡兩類相涉過多，不使一一互見者，亦用參見法以標明之。

三、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須用互見法標明之。

(A)一書有二人或三人的著作者，應各互見於一著者之下。

(B)注釋之書，應互見於原著者及註釋者姓名的下面。

(C)個人著作，而以機關名義發行者，應互見於機關名稱之下。

(D)一書之性質可以歸入兩類時，應互見於各類之下。

(E)一書包括數種主題者，應一一互見於各主題之下。

第四章　編目的方法

在上章，吾人已將編目的規則詳細的討論過，關於如何決定目錄中各項，已不必再加以說明，本章要說的，是如何將『已決定的各項』寫在目錄上——卡片的目錄上，換言之，卽是怎樣寫卡片？

第一節　卡片的形式

卡片的形式，一般所用的，均是白色，有下列二種：

第一種　有線卡 (Ruled Card) 一面是有格子的，高三吋，長五吋，有紅綠線共十一格，或九格，備寫目錄之用。下列有一圓孔，以便插在銅條上。如係作參考用，則用別色，圓孔并須開口，以便用時便利。大部份均是採用此種的。下面所討論的，即是此種形式。如圖一。

第二種　無線卡 (Unruled Card) 沒有格子的，適於用打字機打成的。萬有文庫的卡片即係此種，至其用法，吾人將特設一節去討論。

第二節　卡片的種類

卡片的種類，以其內容性質的不同，可分為下列二種：

第一種　目錄卡 (Catalog Card) 用以作為圖書目錄的，又可分為三種：

(1) 人名卡 (Author Card) 即著者卡，以人名為主要標題的。如圖二。

(2) 書名卡，(Title Card) 以書名作主要標題的，如圖三。

(3) 類名卡 (Subject Card) 即標題卡，以類名作主要標題的，如圖一。

第二種　參考卡（Reference Card），作爲參考時用的，有下列二種：

（1）異名卡（See Card）即互見卡，以異名作主要標題的，如圖九。

（2）同名卡（See Also Card）即參見卡，以參考事項爲主要標題的如圖十。

第三節　組成卡片的種種

一張有線卡，必包含有下列五種：

（1）著者線　就是第一條紅色的直線，如圖一。

（2）書名線　就是第二條紅色的直線，如圖一。

（3）標題線　就是第一條的紅色的橫線，如圖一。

（4）項目線　就是藍色的橫線，如圖一。

（5）穿線孔　就是卡面下面的圓洞，用以連接一起的。如圖一。

第四節　人名卡的寫法

（1）在標題線上用紅色墨水寫著者名，其第一字，寫在著者線之右邊，如有合著者，第一名之

下，用逗點（，）分開，列舉著者之字號生卒年歲等亦同，如一行不夠，第二行由書名線退右一字寫，見圖三圖四。

（2）在著者下之第一行寫書名，其第一字，在書名線之右，如著者已超過一行時，可在第三行寫起。如圖二，圖五。

（3）版本項及卷册項，寫在書名項後空二格寫起，卷册項又空二格，如圖二；或另列一行寫亦可。如一行不夠時，第二行從著者線寫起。如圖四，圖二。

（4）目次項只擇其重要者，或用『細目見書名卡』亦可，如圖二。寫法參閱下節。

（5）稽考項寫在卷册項下，從書名線右寫起；一行不夠寫時，第二行由著者線寫起。如圖四。

（6）號碼寫在左上角，其橫線卽以第一直線代替，上面者爲圖書分類號碼，下面爲著者號碼，如圖二。并應將卡上第一行上之字，用號碼列在左上角，其編法見後第八節。

第五節　書名卡的寫法

（1）書名用紅色寫上標題線上，其第一字寫在書名線右，一行不夠寫時，其第二行退右一格

寫，如圖四，圖三。如有別名者，在書名後，用半支點(；)分開，再加以『一名』二字，如圖三。

(2)著者項在第二行（書名下一行）寫起，其寫法一如著者卡，如圖四。但可較著者卡簡略。如圖三。

(3)版本項及卷册項，在著者項下一行，其寫法一如著者卡，如圖三。

(4)目次項寫法。

(A)目次項寫在卷册項下，細目二字，或寫在中間，或緊貼書名線均可，如圖五，圖六。

(B)細目接連寫下去，用半支點分開，或一目寫一行，亦均可；如圖五，圖六。

(C)目次項如接連寫下去，其第二行起頭須進前一格。如圖五。分行寫時，如一目一行不夠寫時，須退後一格，如圖六。

(D)目次之一目，如屬全部之第幾册或第幾卷，均須寫出，如圖六。有著者名，亦須寫出，其寫法一如著者卡，惟位置在書名後。如圖六。

(5)稽考項一如著者卡。

(6)號碼項亦一如著者卡。

第六節　類名卡的寫法

(1)標題如已決定後，（標題之採用觀下章，）即將已採用之標題，用紅色墨水寫在第一行，其第一字從書名線右寫起，如圖七。

(2)標題如有二個名詞時，中間應以——號隔斷。

(3)著者名寫於第三項，如圖七。

(4)號碼卡一如著者卡。

(5)其他各項一如書名卡，但得較簡略。

(6)詳細規則，可參閱下章。

第七節　同名卡及異名卡的寫法

(1)將應參見之項目，不論爲著者，書名，標題等等，用紅色墨水寫在第一行，在書名線右寫起。如圖八九。

(2)空二格後，在同一行寫參見或見字，如圖八，圖九。

(3)應參見或見之項目，寫在第二行，第一字則由著者線右寫起。如圖八，圖九。

(4)如應參見或見之項目不只一則時，其第二則須在另一行寫，第一字同。

(5)左上角之號碼，可省去右上角之號碼，一如著者卡。

第八節　號碼之編製法

(1)本節所論，係根據四角號碼檢字法。

(2)左上角之號碼，用黑色填寫。紅線上係圖書分類之號碼，下面為著者號碼。

(3)中文之名字第一字（卽姓）取第一第二兩碼，單名取二碼，如為雙名則各取一碼，如胡適為四七三〇，蔡元培為四四一四。

(4)如為西名，則可採用下表以編製。姓取二筆，名取二筆，如 Louisa May Alcott 為〇七七八。

0	A	O H
1	B	P
2	C	K
3	D	T
4	E	L J Y
5	F	V U W
6	G	Q
7	L	R
8	M	N
9	S	Z

（5）右上角之號碼，係根據第一行中之項目編製，用紅色塡寫，上面一行係取第一字之四角號碼，下面一行首二碼爲第二字，第三碼爲第三字，第四碼爲第四字；如無第三第四字，代以〇號，如經濟學爲２１９１／３０７０。可參閱下列各圖：

（6）左上角之號碼，如因書多不足用時，可取五筆，上面加一附筆，下面加第四字，如實用教育學爲３０８０６／７７４０７。

第九節　卡片的排列法

（1）字典式的排列法，以右上角紅色號碼之上一行爲排列次序。

(2)人名卡等如單獨排列，亦以右上角之紅色號碼爲次序。

(3)書名卡如單獨排列，亦可根據圖書分類法爲排列次序，換言之，亦卽以左上角之號碼爲排列次序。

第十節　卡片之用法

(1)不論知書名，著者名，類名中之任何一種，均可將書找出。

(2)如僅知著者之一名，亦可於異名卡中找出。

(3)對於某書，閱後如欲再閱參考書時，可在稽考項下，或在參見卡中找尋。

(4)舉例　如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吾人不論知張之洞號碼爲（一一二三／三〇三七）或書目答問（號碼爲五〇六〇／六〇八七）或書目（號碼爲（五〇六〇／六〇〇〇）張南皮（號碼爲一一二三／四〇四〇）中之任何一項，均能查得。

（附注：本章所論，只能一般說。讀者如欲進一步研究，可閱專論編目之書。）

第十一節　萬有文庫卡片用法

(1)萬有文庫每種書皆有人名卡，著者卡，類名卡各一張。

(2)其項目排列次序，除首一字不同外，餘均依照上列說明。

(3)卡片上之AB……等號碼，對於卡片無關係，係該館之記號。

(4)卡片上之第某某種，係書脊上面之號碼，如將萬有文庫另列時，單有此記號，亦可檢書。

(5)卡片背面之字，係該書之類名。

第一圖　（實線代表紅線虛線代表藍線下同）

		標題線
		項目線
	著	書
	者	名
	綫	綫
		◯穿線孔

第二圖

+010.1	張	之洞，字孝達，(1837——1909)著 1123
1133		書目答問　　民十八，上海，商務，　3030
	萬	有文庫本　　二册，166頁，又略例2頁
		細目　見書名卡
		◯

第三圖

+320.1		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國	2421
3334		聖哲之人生觀及其政治哲學	5013
	梁	啓超著	
		民十二,商務初版　　316頁又序2頁	
		○	

第四圖

++812.5		歐陽文粹	7778
7772	歐	陽修,字永叔,號六一居士(1007——1072)	7609
		撰;陳亮輯。	
		明刊本　　二〇卷,一二册,二函	
		附:　本書有　項子京,錫山安氏,唐菴,	
	樹	駿等收藏印記	
		○	

第五圖

029.6 胡 樸安,名韞玉, 4762

4747 胡道靜,(胡樸安之侄合著) 4230

校讎學 民二十,上海,商務,萬有

文 庫本 84頁,又序一頁,紙面$6\frac{7}{8}'' \times 4\frac{5}{8}''$開本

細目

校讎學緒論二篇;校讎學史七篇;校

讎 方法六篇。

第六圖

808.8 胡 適,字適之,譯 8101

4730 短篇小說第二集 民二十二, 8890

上 海亞東,初版 136頁又序3頁

細目:

米格兒(Miggles) F. B. Harte 著

撲克坦趕出的人(The Outcasts of Pokar Flat)

F. B. Harte 著

戒酒(The Rubaiyat of A Sctoch Highball)

W. S. Porter 著

(見下卡)

第七圖

		短篇小說第二集	第二卡
		洛斯奇爾的提琴	Chekov 著
		苦惱(Misery)	Chekov 著
		樓梯上	A. Momson 著
		○	

第八圖

330.1		經濟學	2191
7457		國家經濟學(Das Nationals	3070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F.	List 原著　　王開化譯	
		民十八,上海,商務　　三冊,390頁又序三篇	
		○	

第九圖

		王岫廬　　見	1010
	王	雲五	2530

第十圖

		哲學——中國　　參見	5260
	儒	家	7700
	道	家	
	墨	家	
	名	家	
	理	學——中國	

第五章　如何標題

標題本是編目中的一節，不過因其使命之重大，工作之艱難，在目錄學的範圍中，除出分類和編目外，就以『標題』爲最麻煩。有好的『標題，』分類差不多等於沒有用。因此吾人特設一章以敍述之。

第一節　標題是什麼

標題的英文原名是 (Subject headings)，亦有人譯作類名，日本人譯作件名。是在將圖書的內容，全部或一部的，用醒括的字句表現出來。換言之，即係採一以名詞或短語作成的句子，做爲標目，以表現一書的內容，所討論的是什麼？體裁是什麼？因此，每書應有幾個顯明確定的標題，使閱覽者從任何一方面都可以檢欲所檢到的書。

分類只能按圖書內容在學科上所佔的地位，給他一個號碼；凡內容相同或者近似的書，大都置於一個分類號或近似的分類號之下。但不能將一切同類或近似的書都是放在同一個號碼下；

如鹽法志是中國財政類，討論鹽之化學成分者是化學類，研究鹽之製造者，是應用技術類等等，在分類法中各有其地位，在標題下，吾人就須將他標目『鹽』，以便研究鹽的人能得到便利。

圖書館中如只有書名卡，著者卡，而無類名卡——即標題卡，亦可說尚不能稱做現代的圖書館。閱覽人往往用一主題，向館中求材料，若沒有類名卡，即不容易找到。故近代圖書館必定有很完備的類名卡，標題即是爲編製類名卡而製定的。因此有兩個原則：一要有標準，二要能明確。能夠此二方面，纔能成爲好的標題。

第二節　標題在編目上的位置

編目是在將館中所藏的書籍，能充分的供閱者的自由活用。要達到此點，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乎標題。因此，可以說圖書館最繁複的一部工作，是編目；而編目最重要的工作，是標題。例如：關於四川的書籍，有華陽國志，四川通志，蜀鑑，蜀難敍略，四川遊記，四川省一瞥，四川最近之賦稅等等書籍，在編目時，用著者卡，書名卡，分類卡均不能給它歸類在一起；要想在同一的範圍下，惟有在『四川』的標題下纔可。因此劉國鈞在圖書目錄略說中說：

「自有主題款目而關於一事物之資料，舉手卽得。向之須翻閱數册數十册之分類目錄乃始得之者，今展卷卽可得之；向之需淹博之學識以爲背景者，今乃可以檢字得之。其便利爲何如耶？章實齋嘗謂校讎之先，宜編羣書總類，按韻排比，至校書之時，卽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求其本書，參互錯綜，卽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則中才較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今之主題目錄，其功效無乃類是！」

在圖書編目上，類名卡實在是不可一時或缺的工具。一般專門學術的研究家，某特種問題的探討者，一般不必限定或不能記憶作者或書名的讀者，與夫一切日常材料的查考，款類的解答，都有賴乎類名卡。有類名卡的圖書館，方能介紹材料，指導參考，才成爲活的圖書館；否則，只能供給讀物，只是死的圖書館。吾人認標題是編目最重要的一部工作，實是非常確當的結論。

第三節　標題者應注意的幾點

標題的工作既如此重大，因此在着手標題時，就不得不加以十分仔細的考慮。一個完善的標題者，必能辨到下列各點：

一、要有豐富的學識　標題者對於各種學科均須要有一種瞭解；對於一種書籍，必定要能夠明瞭其在學術上的地位與其功用。關於這點，可參閱第一卷第四章。

二、要有耐勞善靜的性情　標題不是一蹴能就的，它是非常繁複的一層工作，如沒有耐勞善靜的性情，就不能有完滿的結果。

三、要有遠大的眼光，廣博的聞見。編製標題的時候，不僅是就目前，或一部書之用；應當爲將來着想；除卻能殷洽合目前的地位時間的需要外，並須將來繼續應用有效。這就需要有遠大的眼光，廣博的聞見了。

四、要有周詳的思索，精密的觀察。編製標題時，不能過於偏狹，也不能過於廣泛；不能過於陳腐，也不能過於新奇，總要求適得其中。在選擇採用一標題時，得連串時便須連串，前後呼應，左右貫索，纔是一好的標題。

五、要有迅速的了解，精確的去取。標題原是代表一書的內容，故在未定名以前，就應該將書中的大義審查確當，然後纔能有合宜的標題。因此，眼光必須求迅速，要能以最短的時間，明瞭全書

的大意。但必定要有精確的去取，纔能不陷於謬誤。因為一書的內容，不能有一貫的純淨材料；在這種場合必定須加以揀選，否則含精華而取糟粕，結果將與動因相反。

總之，標題者的地位，譬如是百科學術的總司令，假設一有錯誤，就要造成「太陽西出」之笑話的。

第四節　標題選擇的標準

標題選擇的標準，吾人可暫定為下列五點：

一、所選擇的標題，是否能合於這書的內容？　吾人所選擇的標題，必須要合乎這書的內容；如有數方面的內容，標題在數方面均須指出。如「左傳菁華錄」如以歷史作他的標題，倘不如以文學作標題妥當。又如張資平著之地質礦物學，標題應有地質學與礦物學兩類。

二、所選擇的標題，須求其明白易曉，幷須求其正確明瞭。　標題必求其與書之內容洽當，不應當採用大範圍，足以包括該項標題的標題；又不應當採用意義模糊的標題。如造形美術應以雕刻為標題，不應當以美術為標題。

三、所選擇的標題，必須先後一致。凡內容相同的書籍，必須有同一的標題；既採用美術，即不應再用藝術作標題。既用軍隊，即不應再用兵隊。

四、所選擇的標題，既已決定後，就應當採用一種名稱作爲標題，這名稱必定是標示書內重要之字(Catch word)的。

五、有些同類或異類的問題，因爲其文章往往在同時討論，選擇標題時，就可將他合併。如煙酒，作爲『煙酒』等類。

第五節　標題的規則（方法）

一、編定標題，不論其見於書名上或否，總以採擇其最能標明書之主題之名號爲主。并應避免普通性的標題；而採用特有性之標題。如煤業概論之標題，應用『煤』，而不應用『礦產』或『生產』。

二、標題在四字或四字以上時，應以比較重要的字句在先。如中國小說，作小說——中國，比較宗教，作宗教——比較等。

三、標題內如無甚意義者，當儘量縮去，以求簡單。如專制政體作專制；但如縮去一字，而致意義不同或易與他項混而不清者，則應仍其舊，如社會主義不能作社會是。

四、凡標題應取最簡明之字。如亞細亞洲可作爲亞洲，英吉利可作爲英國。但如簡略之名不普通者，應仍其舊。如西班牙不能作西國。

五、標題應採用最普通最習用之名詞。如無治作無政府是。

六、凡個人傳記或年譜等書，應以個人名字作標題，後或附以國名。元首或政治領袖均同。如墨索里尼自傳，當以墨索里尼爲標題。

七、凡一國之大事，爲特見的，而非平常的，可以大事之名稱爲標題，但後須附以時代，如九一八1931等是。

八、凡論一普通主題，而特別討論到某一專名者，可製二類名卡；或以專名爲主，再由該主題名作一參見片參見之。如中國之礦產，以中國爲主；而於礦產標題下，書『參見中國——礦產』等是。

九、凡遇實同名異之名號，須擇其中較普通，較習用，意義較明確一名爲標題，再由他一名號作

一參照卡參見之。如景教與天主教是。兩極端相反之主題亦同。

十、凡學術之標題，而遇有各別體裁者，須將體裁標於學術標題下。如此則能更爲明顯，更爲確定。如教育大辭書作教育——辭典等是。

十一、在體裁的標題後，如遇有地名，亦可附入。如教育——辭典——中國等是。

十二、採用標題時，應以對於分類補助最大者爲主。如文學總集——中國等是。

十三、標題時如遇全體或一部份的名稱都不適合時，可於標題後，加上一部分之名稱。如歷史——中國——明等是。

十四、對於節令之標題，應採用中國之節令，如上元，中秋，等是。

十五、對於佛教書籍之標題，除根據王氏分類法外，可參閱南開大學之圖書目錄。

十六、十大類之名，以不作標題爲原則；但可用以說明兩可或不甚顯著的小類。如道家——哲學——中國等是。

十七、分類表中居小數點以下之類名，以不作標題爲原則；但此種類名倘甚明確，或較小數點

以上之類名更為明確者，仍應取小數點以下之類名。如三七一．三教學法等是。

十八、類名包括有兩意義者，應各互見，如中美外交作外交——中國，外交——美國是。

十九、類名僅標其他二字者，改取實在類名為其標題。如初等教育的商業科，其標題應作商業——教育——初等。

二十、每一類名至多分作三項，如小說——短篇——中國文學。

二十一、每一大類作一分見片。

第六節　標題的排列

一、凡包括有四字以上的類名，一例破開，將名詞排在前面，形容詞排在後面。但九小類之名，及雖有四字而為兩個名詞所組成，其在前一個名稱，更合於學科之名稱者仍舊。如知見書目作書目——知見，哲學概論，文學總集，不作概論——哲學，總集——文學是。

二、類名排在地名之前，而地名排在時代之前。如歷史——中國——明。

三、兩地名並用時，小地名在前，大地名在後，如指南——西湖——中國。

第七節　參照片

在上面，吾人屢次提起過參照片。所謂參照片，就是指引閱者由某一題轉見他題；或參見其他各題。蓋在吾人標題的時候，如華府會議，華會華盛頓會議等，不能一一採取；如有參照片，即可使閱者知道任何一個名義的均可知道。又如有連帶關係的各題，均能聯絡貫串，使讀者因檢一題，就可知道其他各題。因此，參照片可分作二種：見片及參見片。

見片亦名單純參照，是指引讀者由一未採用的名詞，見採用的名詞，其大別亦可分下列各項：一、由一題引見另一題，如邏輯見論理。二、由本題後部引見前部，如犯罪及罪犯見罪犯及犯罪。三、由一題引見數題的，如農林見農業，森林。四、由反題引見正題的，如非戰見戰爭。五、由正題見反題，如甘地主義見不合作等是。

參見片亦名雙互參照，是指引閱者由一採用名詞，參見其他的採用名詞。亦可分為數項：一、由此一標題參見其他標題的，如生物參見動物，植物。二、由標題參見著者，如中國國民黨參見孫文，圖書分類法參見杜威。三、由事物參見其他專名的，如職業教育參見中華職業教育社等是。

關於參照片的編製，除出在編目的規則幾條外，在標題的項目下，亦有幾條可依據：

一、凡用參照片，必須以與本書確有關係者，方可用之，否則即應避免。如古今錢略一書，以錢幣爲標題；錢幣雖與財政學有關，但古今錢略則與財政學毫無關係，故不必云：『財政學參見錢幣』。（附白：本例只以錢幣一類只有古今錢略一書爲限；如有其他錢幣之書而有關於財政學者，即不在此限。）

二、凡參照科目，應由大題參見小題，範圍較廣的參見範圍較狹的。如物理學參見光學，電學。不應光學參見物理學。

三、同等關係的主題，可用參照片相互注明。如物理學參見化學，醫學參見生理衛生。

四、凡同樣之標題參照款目只須一次便足，不須重出。如已有兩淮鹽法志一書寫明『鹽法志參見中國財政門』，兩浙鹽法志中即不須要寫明。

五、編製參照片時，在參見各題之下，必須備有圖書，否則，等於虛設。

六、參照片須直接引見，中間不能有間隔；也不能反復引見。如邏輯見名學，名學見論理；又如邏

輯見論理，論理見邏輯等均屬謬誤。

第八節　標題時的參考書

標題的名字應取何種？吾人在上面已有很詳細的討論。在西文方面，對於標題方面，已有很偉大很詳細的著作了，在中國到現在尚非常缺乏。每一種標題，都要編目者自己去找尋；在這裏著者介紹幾本書給讀者，除出分類法外，下面各書均可作吾人的參鏡。

一、Mann. List of Subject headings for Juvenile Books.

二、L. C. List of Subject headings.

三、A. L. A. List of Subject headings.

上列三書，都是圖書館學專家的著作，上列第一册書是為少年圖書館用的，第二册是在最近出版。吾人可任擇一書作為根據，但為適合中國國情起見，編目者可參用下列各書籍，以編製一比較適當的標題。

一、綜合英漢大辭典　本書係近來編製，譯名妥當，採用博洽。

二、辭源正續篇

三、王雲五大辭典

四、中華字典

上列四書，編製普通名詞作標題時，可作爲根據。

五、英漢對照百科名彙

六、新文化辭書

七、中華百科辭典

上列三書，關於科學名詞已大都規定。

八、教育大辭書

九、動物學大辭典

十、植物學大辭典

十一、地質礦物學大辭典

十二、中國醫學大辭典
十三、數學詞典
十四、理化詞典
十五、政治經濟大辭典
十六、其他專門辭典

上列諸書，編製專有名詞作標題時，可參閱之。

第六章　檢字法的進步

第一節　從前的檢字法

字的分類和排列次第是一切字典辭書的基礎，也是目錄卡片的基礎。字的排列，若不可能，則一切目錄卡片的排列也不可能。字若沒有方便的排列法，一切目錄卡片也沒有方便的檢查法。目錄若不便於檢查，不但本身失了作用，而且看書的人也不願去查，圖書館的功效也跟着減少了。因

為目錄和卡片，人名和地名，都應有一種被公認而又易學的次第，方纔可以一索便得，一引便到。所以必須先把單字的次第排列妥當，方纔可把各種書名人名記上目錄卡片，按照單字次第，安置在一個確定的地位。

古人早已想到這點，所以很早便已發明了種種分類排列法來。

第一種是依古文的來源分類，這是漢末許慎最先發明的。但後人使用時有許多困難：（一）古文的來源不易確定；（二）部首既沒有天然的次第，一部內孳生的字又沒有天然的次第；（三）這法注重研究字的本義，而本義既往往極不重要，又多是一般人所不認得的；（四）這法須用古文篆字，和現行字體相差太遠，所以早已沒有人再用牠了。

第二種依韻分類，是清初佩文韻府時創用的，後來經籍纂詁，紀元韻編，通鑑地理今釋一類的書都采用牠。因為凡字必有音，凡音必有韻，所以可以依照通用的詩韻做次第，一東，二冬，三江，四支，順序排列下去。這法比前法好多了，但亦有短處：（一）漢字沒有字母，字音沒有顯明的符號，所以不認得的字便不能分韻。（二）古韻和今韻不同，韻書或用唐韻，或用洪武正韻，只有少數學者懂

得，決不是人人能用的。（三）韻有地方的差別，廣東人能分別侵眞，而長江流域的人不能分眞蒸，黃河流域的人沒有入聲，更是分不清楚了。（四）韻書上原有許多難辨的韻，如一東和二冬，六魚和七虞，寒和刪，幽和侯，都差不多，不是死記便多困難了，——所以這法早已沒有人採用了。

第三種是依現行字體分部首，並依現行字體的筆畫先後的次第。這是淸初正字通所發明，而被康熙字典所採用的。在今日仍舊風行，一般字典辭書和電報號碼都是一致沿用。牠的最大優點是依字畫的多少定部首的次序，和每部各字的次序。有了這種方法以後，字典的編排和檢查都很方便了。同時，像第一種那許多短處也沒有了。不過時至今日，一切皆要求敏捷的時代，這種方法又漸漸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了。因爲（一）部首太多。（二）某字應入何部，有時很難看出。如公字入八部，而分字卻入刀部，不入八部。仝字在人部，而全字卻在入部。都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又如衆字在目部，與字在臼部，羅字在网部，更是難得查到了。（三）字的筆畫不易分斷，故筆數容易算錯。如子字何以算三畫？弓字何以不算四畫？（四）同部的字太多，有一部多至二千字的，尋找眞不容易。（五）同部而又同筆數的字太多，雖有分畫的法子，但仍舊很難確定各該字的次序。

第四種是依字的畫數分次第，這是康熙字典的檢字門所創用，用來補助部首分類法的。民國近年各書坊編的字典辭典和各地電話簿往往不用部首，祇用筆數，做次第，筆數少的在前，愈多愈在後。這法用作簡單的索引是可以的，但（一）字畫的連續和分斷，有時容易算錯。（二）同畫的字太多時，便極難尋得所需要的字。（三）字畫必須一筆一筆的計算，檢查時不能敏捷——往往算了半天，尋了半天，仍舊找不到眉目。

第五種是依起筆分類排列，這是很早的胥吏發明的，照江山千古的口訣，用、丨丿一為先後，每字的第一筆是、的，排在第一，是丨的排在第二，這是最便於記憶，最易於檢查的一個捷法。近來陳立夫氏發明五筆檢字法，依、一丨丿㇀為次序，而且增加了三筆四筆五筆等法，比較更便實用。但這法亦有大缺點：（一）起筆有時不易規定，例如女字有人先寫一，有人先寫く；如學字有人先寫丿，有人先寫丨。（二）二筆或五筆都不足以包括一切起筆。例如㇀未獨立，併入丿筆。（三）起筆相同的字太多，舊法不能做編字典目錄之用。（四）陳氏新法，雖可用於許多姓名單純的編排，但沒有號碼代替，所以不能和書名合作而加入目錄。

據最近蔣一前氏的統計，近年各種新發明的檢字法竟有九十餘種之多，可見國人對於檢字法需要的迫切，興趣的濃厚。只可惜漢字的構造實太複雜了，所以至今還沒有一種最合用的新法。其中比較最易學而且最易檢的，乃是王雲五氏第二次改訂的四角號碼檢字法。

第二節　四角號碼檢字法的略例

關於如何是良好的檢字法，我人在這裏可以舉出三項標準：

一、立法要整齊嚴謹，簡單明白，使人人易曉，且易記憶。

二、所立標準，務使各字有一定的位置，不容先後互易。

三、須使檢查時一望而知其所在處所，不可有定部數筆等周折，致耗時間。

上列三條，可以說是定檢字法良好與否的標準。那吾人就可將王氏的方法，去比較一下。結果就可知道在三條中均能通行無阻的。關於這點，讀者可參閱王氏第二次改訂四角號碼檢字法之自序中，吾人在這兒將再不加以說明；

現在吾人只把王氏檢字法的略例，舉錄於下：

第二次改訂四角號碼檢字法

王雲五發明

第一條 筆畫分為十種，各以號碼代表之如下：

號碼	筆名	筆形	舉例	說明	注意
0	頭	亠	言主广疒	獨立之點與獨立之橫相結合	0 4 5 6 7 8 9各
1	橫	一㇀乚㇏	天土地江元風	包括橫、挑與右鈎	種均由數筆合為一
2	垂	丨丿亅	山月千則	包括直、撇與左鈎	複筆，檢查時遇單
3	點	丶㇏	宀ネ冖厶之衣	包括點與捺	筆與複筆並列，應
4	叉	十乂	草杏皮刈大猪	兩筆相交	儘量取複筆：如亠
5	插	扌	才戈申史	一筆通過兩筆以上	作0不作3，寸作
6	方	口	國鳴目四甲由	四邊齊整之形	4不作2，厂作7
7	角	㇆⺊亅㇄𠃍㇇	羽門灰陰雪衣學罕	橫與垂相接之處	不作2，⺌作8不
8	八	八丷人𠆢	分頁羊余災系乏午	八字形與其變形	作32，⺍作9不
9	小	小⺌⺍忄⺗	尖糸粦呆惟	小字形與其變形	作33。

第二條 每字祇取四角之筆，其順序

(一)左上角 (二)右上角 (三)左下角 (四)右下角

(例) (一)左上角……端……(二)右上角
(三)左下角……端……(四)右下角

檢查時按四角之筆形及順序，每字得四碼：

(例) 顏 截 顆

第三條 字之上部或下部，祇有一筆或一複筆時，無論在何地位，均作左角，其右角作0。

(例) 宣 直 首 条 累 宗 母

每筆用過後，如再充他角，亦作0。

(例) 千 之 持 排 关 卉 橐 時

第四條 由整個口門鬥所成之字，其下角改取內部之筆，但上下左右有他筆時，不在此例。

(例) 國 開 鬪

菌 瀾

附則

Ⅰ字體均照楷書如下表

正	住 巳 反 羊 户 安 心 卜 斥 刃 业 亦 革 真 執 禺 衣
誤	住 巳 反 羊 户 安 心 卜 斥 从 丗 亦 苹 真 執 禺 衣

Ⅱ取筆時應注意之點

(1)宀 户 等字，凡點下之橫，右方與他筆相連者，均作3，不作0

(2)户 四 門 等字，方形之筆端延長於外者，均作7，不作6。

(3)角筆之兩端，不作7，如 ㄗ

(4)交叉之筆，不作 ，如 美

(5)四 門中有二筆，水 小旁有二筆，均不作小形。

Ⅲ取角時應注意之點

1 獨立或平行之筆，不問高低，概以最左或最右者為角。

(例) 非 偉 疾 浦 帝

2 最左或最右之筆，有他筆蓋於其上或承於其下時，取蓋於上者為上角，承於下者為下角。

(例) 宗 幸 寧 共

3 有兩複筆可取時，在上角應取較高之複筆，在下角應取較低之複筆。

(例) 功 獄 頗 鴨 奄

4 斜撇為他筆所承，取他筆為下角。

(例) 春 奎 雄 衣

5 左上之撇作左角，其右角取右筆。

(例) 勾 鈞 倖 鳴

Ⅳ四角同碼字較多時，以右下角上方最貼近而露鋒芒之一筆為附角；如該筆業已用過，則附角作0。

(例) 芒——44710 元 洋 是 疝 歆 畜 殘 圭 難 霖

毯 拼 鬱 覽 功 郭 瘢 愁 僉 遠 仁 見

附角仍有同碼字時，得按各該字所含橫筆（即第一種筆形，包括橫ㄱ及右鉤）之數順序排列。

例如市 帝二字之四角及附角均同，但市字含有二橫，帝字含有三橫，故市字在前帝字在後，餘照此類推。

索引目片

所有分類著者書名各種目片，皆可一律依第二次改訂四角號碼檢字法編成號碼，計第一字四碼，第二字二碼，第三四字各一碼，不足四字時，以0號補其缺，不止四字時，從第五字起於小數點之下各取一碼，其式如下：

文學研究會	$\frac{0040}{7713 \cdot 8}$
文學總集	$\frac{0040}{7722}$
文學總集——中國—唐	$\frac{0040}{7722 \cdot 560}$
說文解字	$\frac{0861}{0023}$
論　語	$\frac{0862}{0100}$

王守仁　$\frac{1010}{3020}$

司馬溫公　$\frac{1762}{7138}$

物理學　$\frac{2752}{1670}$

漢魏叢書　$\frac{3413}{2635}$

中國哲學史大綱　$\frac{5000}{6057\cdot542}$

第三節　杜氏的著者編號法略評

杜氏的漢字形位法，在圖書館中，亦有好多地方採用；幷且因為他的方法，是由中華圖書館協會發行的，因此在圖書館中亦有相當的勢力。有許多對於檢字法毫無研究的，往往因為杜氏的方法，是圖協會所發行，而加以採用；因此在實行上發生許多麻煩。著者為一般圖書館的應用起見；故

在此略加以一點批評。

杜氏的方法，在計算筆畫的各分類法中，固然最精；但有十八種筆法，對於上列三條標準，就不能符合。對於此點，吾人姑且不加以討論；單以著者編號法來觀察，亦可以發現許多應用時不便的地方。

杜氏的姓氏號碼表是以漢字形位法編製的，如『王』字之號碼，即為『八一七，』但是『王』姓的非常多，而『王』字的號碼只有十三號，（自八一七至八三〇），同類的書籍著者姓同而名不同的，依次取第二個號碼，充其額，亦只有十三人，吾人看中國人名大辭典中，王氏一條，即有一千八百七十人，只十三號當然不夠，因此根據杜氏的方法，是加小數點，如八一七·一，八一七·二以至無窮，於是王氏一千八百七十人，其號碼即應由八一七至八一七·一八五七，吾人試一想，這豈是事實可能！此是杜氏號碼表不妥處之一。

第二，吾人即承認杜氏之方法，自八一七至八一七·一八五七代表『王』字，在實行上沒有困難。但假設有許多圖書館均採用此法，那每一人的號碼，就恐怕各圖書館均不相同。如此，豈非使

檢查時發生許多困難；閱者便於此館的，甚不便於彼館，這是不妥之處二。

第三，杜氏姓名號碼表中沒有的，可取相近的號數。如『清』字在『汪』字之後，『江』字之前，故可取十六號或十七號。依此說法，則又缺乏統一性，於應用上又發生麻煩，這是不妥之處三。

上列這三種弊病，在四角號碼檢字法中，均可避免。

第一，每人均有一定的號碼，如王雲五之號碼，爲一〇一一，則隨處都是一〇一一，則對於編者閱者均有一定的規例可尋，不至互相矛盾。

第二，遇有號碼相同之時，可以附筆表示之；對於檢查時，即不至發生困難。

第三，每一姓名均有一號碼，不至有捉襟見肘之病。

因此，著者在此向讀者推舉採用王氏的分類法，在實際上是確較便利而統一的。這是虛心研究，實地應用的結論，絕非阿其所好啊。



附錄　目錄學的參考書

梁任公師有云：「目錄之書，漢以前無有也。自劉向父子校理秘文，肇造錄略，鄭荀王阮，繼軌有作，唐修隋志，乃創立簿錄一門以收之，得書三十部焉。歷代編校，悉沿其例。清輯四庫提要，其目錄類經籍之屬，著於錄者十一部，存目者亦十四部。……四庫提要所論列蓋十不得一二焉。夫目錄之書，裨學有四：載籍浩博，決非一人之力所能盡藏，所能盡讀，流覽諸錄，可以周知古今著作之大凡，有解題者讀其解題，雖未覩原書，亦可知梗概，爲裨一也。書籍孳乳日出，亦散亡代謝，賴有遺錄，存彼蛻痕，雖器實已淪，尚可識其名冑，又某時代某類書實始創作，或作者獨多，某類書在某時代已寥落罕聞，或散亡最劇，綜而校之，學風見焉，爲裨二也。稀見秘籍，識者知珍，彌微僅存，流傳有緒，博稽諸家著錄，可以稱其展轉儲藏之所在，按圖索驥，或整理流通，或取裁述作，爲裨三也。學術分化發展，著述種類隨之而日趨繁賾，辨析流別，業成專門，門類區分，或累代遞遷，或因人而異，博觀互較，得失斯見，循此以稱學海之派分淵匯，察藝林之孳坼條敷，知類通方，此其跬步，爲裨四也。」略依此志，定下所舉，如

非必要，概不著錄。間或加以附註，聊供採擇；未曾寓目，不敢妄引，進而求之，有原書在。

一、必須閱讀者

漢書藝文志 班固一卷，有漢書本，有商務古書源流本。

漢書藝文志補註 王先謙，漢書補註卷三十，別出，有坊本。

漢書藝文志條理十卷 姚振宗，有快閣師石山房叢書本，浙江省立圖書館有稿本。

漢書藝文志拾補六卷 姚振宗，同上。

漢書藝文志姚氏學 姚明煇，有刻本，有中國書店排印本。

漢書藝文志講疏 顧實，商務本，

漢書藝文志考證 王應麟，有玉海本，有別出本。

七略別錄佚文 姚振宗，快閣師石山房叢書本。

七略佚文 同上

七略別錄輯本 馬國翰，玉函山房本。

七略輯本（同上）

以上四書，係採錄七略佚文而成，以姚書較晚出。劉氏遺傳，所可考見者，除班志外，所賴者此四書而已。（附北平圖書館藏有顧觀光輯鈔本，未見。）

七錄序錄，（阮孝緒，廣宏明集中有四部叢刊本。）

阮氏七錄之編置，較當時諸家均善，惟原本已佚，所考見者，僅此書而已！

隋書經籍志四卷（魏徵，有隋書本，有八史經籍志本，有訪本。）

隋書經籍志考證十三卷（章宗源，湖北崇文書局本。）

本書只成史部一種，內容甚為精詳。

隋書經籍志考證五十二卷（姚振宗，快閣師石山房叢書本。）

隋書經籍志糾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內。）

隋書經籍志於學術源流分類方法，均能自成一家，為中國正史藝文志中之善本，可與班志頡頏。

舊唐書經籍志二卷（劉昫等，唐書內。）

此書係根據毋煚之古今書錄，開元以後之書籍，卻不著錄，唯以「不欲雜其本部」以自解，爲正史中體裁最劣者；惟以毋氏成法，尚多遺留，爲研究毋氏者所必讀。

新唐書藝文志四卷（歐陽修）

通志藝文略校讎略（鄭樵，浙江圖書館本。）

是書對於前人，多所糾繆；對於目錄學亦多發徵，治目錄學者必備之書。

崇文總目輯本十二卷（王堯臣等，四庫全書本，錢東垣等後知不足齋本又輯釋本五卷。）

四庫全書提要謂：「今觀其書，載籍浩繁，牴牾誠所難保，然數千年著作之目，總匯於斯，百世而下，藉以驗存佚，辨眞贋，核同異，固不失爲册府之驪淵，藝林之玉圃也」與鄭志並看，所益尤大。

郡齋讀書志五卷（內附記一卷）後志二卷（晁公武，海昌陳氏原刊本，又二十卷，附記二卷，長沙王氏刊本。）

晁書附志爲趙希弁輯，晁書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三類，子部分十六類，集部分三類。四庫提要謂子部缺五類，（見陳刊本卷三下十五頁）王本間有補入，每書均有解題及著者略歷，每類前並

有小序。二本以王氏刊本較確，至其不同處，可參閱王氏原序。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陳振孫，四庫全書本，浙江覆聚珍本。)

清四庫提要謂『以歷代典籍，分五十三類，各詳其卷佚多少，撰人名字，而品題其得失。』與前書同為治目錄學者要佚。馬氏通考，即據此二書而成經籍考。

遂初堂書目(尤袤，四庫本。)

是書分類較別書稍異，為宋人目錄之較古者，為吾人考訂時所必閱。

文獻通考經籍考(馬端臨，通行本，浙江圖書館本。)

是書係根據上列二書而增廣之，并旁及其他。體例甚屬詳富。

國史經籍志糾繆六卷(焦竑，粵雅堂叢書本。)

是書四庫雖不著錄，然其論說多有發人所未發，亦可供吾人研究。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通行本，萬有文庫本，初刊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通行本，鮑廷博刊本。)

前書有總序小序並有解題，詳述其源流及其存沒，並述及其分併流變。後書總序小序概行刪簡，解題亦較前簡略，間亦有不同處；不但爲治目錄學者所必備，並爲研究國學者所必備。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五卷　亦名揅經室外集，阮元，原刊本，坊刊本。

是書可供前書之遺。

天祿琳瑯書目前編十卷　于敏中，長沙王氏刊本，四庫全書本。

天祿琳瑯書目後編二十卷　彭元瑞，長沙王氏刊本。

上二書對於刊刻時代收藏姓名考證極爲精詳，爲考訂家必備之要籍。

彙刻書目二十卷　顧修，千頃堂本

是書可供吾人編叢書時參考。

經義考　三百卷　朱彝尊，浙江書局刊本。

經義考補正十二卷　翁方綱，粵雅堂本。

古今僞書考　姚際恒，通行本。

上三書對於古書考證頗詳，於吾人編目時應用頗廣。

書目舉要周貞亮李之鼎編，南城宜秋館刊。

書目長編二卷邵瑞彭等，北京實研社刊印本。

書目考十二卷劉紀澤，坊刊本。

書目舉要補正六卷附錄二卷索引二卷劉紀澤

上列四書，爲書目之書目吾人必須備閱者。

校讎通義章學誠，通行本。

是書對於校讎學，甚多有發明，爲過去校讎中之名著。

閱藏知津四十八卷釋法雲撰，寓有文庫本。

是書爲佛教目錄中最易得之書。

道藏目錄詳註四卷白雲霽，四庫全書本。

是書分三洞四輔七部，七部之中又分十二細目，以千字文爲次，一字當一函。每條亦各有解題。

道藏輯要總目（蔣元廷校正本，今守一子刊。）

是書爲檢閱道藏之要籍。

書目答問（張之洞，通行本，萬有文庫本。）

二、可供瀏覽者

補後漢書藝文志十卷（顧懷三，金陵叢書本。）

補續漢書藝文志（錢大昭，廣雅叢書本。）

後漢書藝文志補一卷考證十卷（曾樸，自刊本。）

後漢藝文志四卷（姚振宗，快閣師石山房叢書本。）

補後漢藝文志二卷（侯康，廣雅叢書本。）

補三國藝文志四卷（同上）

三國藝文志四卷（姚振宗，快閣師石山房叢書本。）

補晉書藝文志四卷（吳士鑑，自刊本。）

補五代史藝文志一卷顧懷三，金陵叢書本。

宋史藝文志八卷脫脫等，宋書本，八史經籍志本。

宋史藝文志補一卷倪燦，廣雅本，八史經籍志本。

補元史藝文志四卷錢大昭，廣雅本，八史經籍志本。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一卷倪燦，廣雅本，八史經籍志本。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一卷金門詔，廣雅本，八史經籍志本。

明史藝文志四卷張廷玉，明史本。

讀書敏求記錢曾又校正十一卷章鈺，坊本。

開有益齋讀書志六卷續記一卷朱緒曾，光緒元刊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六卷續記二卷再續二卷黃丕烈，古學本。

百宋一廛書目黃丕烈，原刊本。

四庫簡明目錄標註二十卷邵懿辰，家刊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十六卷（莫友芝，掃葉山房石印本。）

鐵琴銅劍樓書目二十四卷（瞿鏞，家刻本。）

皕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又續志四卷（陸心源，家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四十卷（丁丙，家刊本。）

藝風堂藏書記八卷（繆荃孫，家刊本。）

　是書之條例，係仿汪孫氏書目，分十六類，未入四庫之書，並有解題。

八千卷樓書目二十卷（丁仁，家刊本。）

南洋中學藏書目（陳乃乾，排印本。）

　目錄學書籍，浩如淵海，上所述者，僅為初學，內容淺陋，所不敢辭。